#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7·

綜合類

# 汪精衛集

汪精衛著

上海書店

# 汪精衛集

第二卷

汪精衛著

□論文・下□

# 人類共存主義

「巴黎和議後之世界與中國」緒論

為今日之人類，以立於今日之世界，有一必不可忘之觀念焉，此觀念為何？人類共存是已。所謂人類共存者，謂人類當計己生存，同時復當計及人之生存也。於是則有盡其在我者，獨立自由是已。有喜與人同者，分功合作是已。合此二者，而人類共存之意義，乃得以無缺。蓋自地位而論，則為人我平等。自關係而論，則為人我相維。必如是，然後人類之生活，乃得去苦而就樂，近福而遠禍。夫共存之觀念，果當惟以人類為限乎？否乎？抑當以人類為本位，擴而充之，以及於一切生物乃至一切無生物乎？否乎？此誠未易斷言，然在今日，既為人類，則當共存，無可疑者。

惟人類之眼光，由近而遠，其心量由狹而廣，故共存之觀念，其發達也，以漸而不以頓。證之蒙昧時代，人類但知謀一己之生存；漸進而至於家族時代，則有家族共存之觀念矣；又漸進而至於部落時代，則有部落共存之觀念矣；又漸進而至於國家時代，則有國民共存之觀念矣。然則再進而至於世界時代，則人類共存之觀念，必因以發生，觀於往事，而可以知其必然也。

難之者曰：「世間一切生物，莫不受生存競爭之原則所支配，何獨於人而不然？爭存云爾，何有於共存者。」夫生存競爭，在生物學上，爲自然之一原則，進化之一要素；學者類能言之。今就於自然之一原則之點，留以俟論於後方。先取進化之一要素之點，分析而論之如下：夫謂競爭爲進化之一要素者，其理由，蓋謂競爭之結果，惟優者得以生存，而劣者歸於淘汰，如是不已，乃能有長足之進步也。曾不知競爭之爲物，有其相長之作用，亦有其相消之作用。請任舉一例，以爲之證，甲乙二人同治木工，甲操作勤而藝術良，乙則反之，惰而不良，甲乙競爭之結果，乙必劣敗，可無疑也。乙不甘於劣，奮起而自至於勤與良，甲慮其迫己也，亦益以致

力。如是，甲乙相需，以爲不息之進步，此競爭之有相長之作用者也。吾人可名之爲正當之競爭。設使乙者於劣敗之後，不知自奮，而惟嫉妒甲之所爲，設陰謀以傾之，或挾蠻力以制之，必使之困躓而後已。甲之對乙，亦惟慮其復起，必務所以置之死地者，以卒至於兩敗而俱傷，此競爭之有相消之作用者也。吾人可名之爲不正當之競爭。此例雖小，可以喻大，一切國家社會間之相互關係，乃至於所謂學問戰，經濟戰，皆可作如是觀。世人疾首痛心於競爭之名詞，並正當之競爭而忽之，誠哉不免於過。然崇拜競爭之名詞者，則並不正當之競爭，而亦視爲當然。於是倡極端的人類相斫之主義，以戰爭爲進化之必要。(德國學者尤甚)導一世以入於嗜殺人之慘境，良可歎也。不正當之競爭，如決鬬然。甲乙不能相容，非死此則彼不得生。正當之競爭如競走然，甲乙各盡其力，以向前進，不必有一蹶者而後快於志。人類共存時代，不正當之競爭，自當以次歸於消滅。至於正當之競爭，則可以促人類之進步者，一切精神上之淬厲，與物質上之開發，皆可行之，此不惟無害於人類共存，且將以利之者也。

競爭爲進化之一要素，如上所論。然爲進化之要素者，不止競爭，尤有互助存。從前學者，

多視互助爲競爭之一手段，所謂「爲生存而競爭，爲競爭而互助」是已。至於近日，則互助與競爭爲對立之原因，經衆多之徵驗，已至爲明白。蓋一切之動物，其根本的欲望，大率有二：一爲營養的欲望，二爲蕃殖的欲望。前者導動物以趨於鬥爭殺戮之途，後者導動物於相接近相扶助之途，殆皆有自然爲之驅率者。故自競爭與互助之關係而觀，則見往往對外之競爭之用力愈烈者，其對內互助之用力，亦因之愈固。對外競爭之範圍愈擴者，其對內互助之範圍，亦因之愈恢。誠使人不免有互助爲競爭之一手段之感。然二者之起原，則固對立的，而非附屬的也。既知互助亦爲進化之一要素，則何所據而謂人類祇能爭存不能共存也者？

不寧惟是，於生物進化上，互相扶助之效力，實較互相爭奪，更爲弘大。徵之動物，不能互助之種族，雖爭鬥之力，至爲勇烈，亦無救於衰亡，其能互相扶助者，其類族必日臻於蕃衍。一切動物有然，而人類爲尤然。此其理由，亦有不難知者，如上所述蕃殖的欲望能導動物於互助。夫欲求蕃殖，舍互助外，無他術也。營養的欲望，能導動物於爭奪，而爭奪未必能滿營養的欲望，且營養的欲望亦不必恃爭奪。蓋人之欲得營養，誰不如我，我能爭奪人亦能之。今日我

爲刀俎，而以人爲魚肉；他日人亦將爲刀俎，而以我爲魚肉。孟子有言「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然則非自爲刀俎而自爲魚肉也，一間耳。拿破崙第一時代，法爲刀俎普爲魚肉。威廉一世時代，普爲刀俎法爲魚肉。今則又法爲刀俎而普爲魚肉矣。今日以後，曾謂刀俎有定位魚肉有定形乎？此爭奪未必能滿營養的欲望之說也。知爭奪之術，不可以逞，於是不得不別求所以滿其營養的欲望者。夫爭奪之源在於不均，則必思所以均之。由是而有分配之術，均矣而寡，則不能滿其欲望，等於不均，則又必思所以增益之。由是而有生產之術。近日人地學者之所殫精研思，卽在對於人生需要爲正當之供給。然則營養的欲望，惟有意識的組織，始能滿之，非爭奪所能有効也。此營養不必恃爭奪之說也。由是言之，互助之効能，爭奪不能代之，而爭奪之效能，互助且能代之。其於生物進化上，互助之爲用廣而爲効著，爲何如乎？然則又何所據而謂人類終於爭存，而不能致於共存也耶？

夫競爭與互助，同爲自然之一法則。此二者常雜然並行於一切生物現象之中，然人類

所以能為萬物之靈者，以其有意識也。有意識，則知取舍，知去卸，知利用自然，而不為自然所束縛馳驟。人類之文明史，直人類利用自然與抵抗自然之歷史而已。是故同一自然之法則也，人類則知重互助而輕競爭。同一競爭也，人類則知取正當之競爭而舍不正當之競爭。惟是之故，人類乃能首出於一切生物之上，乃能使進化之程，日以加速，而不至有障礙之慮，與退却之虞。今之論者，乃執粗淺之生物學理，以概人類之進化，見一切生物，皆擾擾然於無意識的競爭之中，遂因謂人種亦必當沈溺於此，而不可自拔。不如是則有戾於生物學理，此其巨謬極戾，洵為可愍。陸謨克，達爾文有知，必為所訶矣。

如上所述，人類共存之觀念，於學理上，可以成立。難之者又將曰：「為此說者卽使於學理無背，而於事實則迂闊而不可行，今日之世界，詎為人類共存之世界乎？為此空想果何為者。」應之曰：此次之世界大戰，人類爭存之結果也。人窮則反本，惟爭存之伊於胡底，而人類共存主義始代之而興。於是由世界大戰，以發生巴黎和議，由巴黎和議，以發生萬國聯盟。萬國聯盟者，雖非可為人類共存主義之模型，固不失為人類共存主義之萌芽也。吾儕之在今

日，對於此萌芽，將熟視而無覩歟？袖手而不爲之所歟？抑將以助其發榮而滋長歟？難者又將曰：「此於我何與者？今日之中國，國家全亡，猶未可知，何有於世界。國民存亡，猶未可知，何有於人類。孟有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左傳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是亦不可以已乎。」嗚呼！是言也，吾聞而悲之。中國之土地，非世界土地之一部分乎？中國之人類，非世界之人類之一部分乎？既爲一部分之人類，以立於一部分土地之上，而曰「世界於我何與？人類於我何與？」此之謂自暴自棄。我既自暴自棄，人卽從而暴之棄之。於是中國之人類，遂爲世界之僇民，猶欲以有靦面目，俛仰於天地之間，吾不知其何爲也。爲是言者，自命愛國，吾不知彼將導中國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乎？抑將措中國於烈火積薪之上乎？如其不然，則必將導中國於光明之路，置中國於安寧之域也。而所謂光明與安寧者，舍人類共存主義，吾苦於不知其將由何道以得之。夫今之有戾於人類共存主義者亦多矣，綜其大要，不外二種。一爲不知自存者，此種人既怯且弱，日惟汲汲然有滅亡之懼。二爲不許他人存在者，此種人既明且強，將永永發達自己之生存，而以他人之生存，爲之犧牲。前者爲今日中國之地位，

後者爲中國今日之遭遇。凡此地位，與其遭遇，皆足激發中國，使努力以向於人類共存主義之途，請得而言之。

一曰，努力於人類共存主義　所謂共存，有必要之條件焉；平等是已。不能爲平等之生活，則不能爲共同之生活。譬者不能與離婁同視，跛者不能與飛廉同走，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處此之法，不外二端。其一删不平等者而去之，其二誘致之於平等。前者如去蔓草然，務拔其本根勿使生長。後者如種竹然，竿竿爭上，以至於齊。近世國家所用以待野蠻之民族，及中落之國民者，皆用前法。所用以待自己之兒童者，則用後法。自歐力之東漸，有引以爲中國之禍者，亦有引以爲福者。苟舉其一而遺其一，則二者皆非也，兩舉之則皆是也。蓋其爲中國之禍者，莫大於軍國主義殖民地主義之侵入，而其爲中國之福者莫大於科學之傳布。我國民甘以中落之國民自居者，則軍國主義，殖民地主義，侵入不已，所謂瓜分，所謂共同干涉，不難一一實現於將來。何則？中落之國民，與方興之國民，初無可以共存之道也。苟不甘以中落之國民自居，則不可不致力於平等之生活，以得共同之生活，爲問今日中國人民之生活狀態，

果已能與各國平等乎？否乎？科學之傳播於各國，各國咸翕受之，以生變化。不特物質上之開化，實受其賜。精神上之文明，亦由科學而得基礎的觀念，所謂博愛平等自由之達德，皆於科學發達之後，始能得其眞像，以身體而力行之。而科學之傳播於中國，其反響何其寂寥也。各國於國際的道德，雖未能修明，而國內的道德，則已如天經地義，不可踰越。故民主主義蒸蒸而日上，而中國則八年以還有共和之名，而無其實，四千年專制之毒，仍澎湃於政海，而莫知所屆也。各國於其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皆有法律爲之保障，深識之士，猶將以法律爲未足，而思有以代之。而中國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憔悴於虐政之下，朝不保其夕也。各國於其人民皆有一定之教育，普通知識，遍於齊民，精深藝術，待於學者。而中國則率獸食人之獸所在皆是，視學問爲仇讎，於一學說之紹介，一思潮之萌芽，輒催殘之惟恐不力，必欲陷全國人心於抱殘守缺之境也。各國於其所領之土地，利用天然，增益之以人力，使之爲充量之開發，寶藏盡與，交通日便，利用厚生之具，與日俱新。而中國則田野不等，道路不修，石器時代之物品，至今猶爲一般社會所適用。以懶惰爲高尚，以苟安爲恬適，日在塗炭

之中而不知所愧怍也。凡此種種，更僕未可以終。夫所謂平等，非徒權利之平等而已，尤必先有義務之平等，未盡平等之義務，而得平等之權利者，謂之僥倖。既盡平等之義務，而不得平等之權利者，謂之寃抑。中國今日於國際上不平等之權利，爲寃抑乎？否乎？其將以不可得之僥倖爲已足乎？否乎？日本前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在美洲之放論，有曰：「吾人不敢予中國以利益，蓋欲以益之，反以損之，中日戰後，日本取得遼東半島，以德法俄之干涉，還之中國，然中國乃以贈之於俄，因是演出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諸租借條約，幾成瓜分之局。美國昔者亦以粵漢鐵路，還之中國矣，今其鐵路工程，爲何如者？中國人之性質，於其欲得一物之時，則搶攘呼號，若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然。及其得之，則委之路隅，任其廢棄，曾不少顧。日本今日不欲以德國日本繼續在山東慘淡經營之所得，還之中國者，誠惜之也。」嗚呼！吾國人聞此放論，殆無不勃然而怒者。請姑勿怒，而一思所以雪其言乎？意國代表在巴黎和會，要求以天津奧國租界，撥爲己有。其理由則曰：「奧國租界關於一切文明之設備，所費不爲不巨，爲時不爲不久，成効不爲不可觀，自中國收回之後，百事墮壞於無形，凡昔日所設

施皆漸以窳朽而不可理，猶以爲未足，加之以鼠竊狗偷，益之以糞穢，吾甚爲歐人之心力物力惜之。今之要求，欲任保全，彙事發揮光大，此各國之利，非獨意國之利也。」嗚呼！吾國人聞此，能不濍然而漸，如駝鳥之被逐，引首入地，惟恐不深乎？則盍亦一思所以雪其言乎？夫既爲人類，以立於世界，能勤其心力，以爲世界之先導者上也。勤其心力，與世界諸人類，齊驅而並進，不然則亦追而及之者，亦其次也。惰其心力，甘居人後，優哉游哉，恬不爲恥，斯爲下矣。此在未進化之種猶或得人之矜恤，而屬望於其將來，若其種本已進化，忽然中落，退化而未已，無有現在，無有將來，惟知仰首伸眉，與人津津然道過去以爲樂。第曰下下，下下及黃泉，無所容於大地之上。中國先哲，勤其心力爲世界之先導，故其文物，被於東洋，環中國而居之諸小國，若朝鮮琉球日本安南莫不資其文化，以爲生存。卽侵入中國之諸民族，如玁狁匈奴柔然突厥五胡女眞蒙古滿洲，亦莫不感受其文化。以由僿野而進於開明，此誠可謂於人類有功，於世界爲無負者。後人不肖，惰其心力，昔也日進步百里，今也日退步百里，以降於下下。欲求與人共其生存，猶不可得。嗚呼！此其無狀，罪萬死。夫稂莠不去，嘉禾不生。芟夷蘊崇，必無所逃於

自然之降罰。此等降罰，至爲嚴酷，亦至爲公允。若猶不甘生爲中落之民，死爲餒而之鬼乎？請自努力於人類共存主義始。欲求共同之生活，請自平等之生活始；欲求權利之平等，請自義務之平等始。

二曰，努力於抵抗人類共存主義之敵　凡上所述吾人之自責，可謂至矣。責善朋友之道，無所於隱，無所於飾也。然而吾人不但自責，而又責人。何則？彼軍國主義，殖民地主義，果何爲者？吾人四千年之歷史，有姑息因循之事實，無貪黷暴戾之事實。有抵抗外侮之事實，無侵略他人所有之事實。故對於軍國主義殖民地主義，自吾人之根性，深惡而痛絕之。夫世界諸人類，其進化有先後，進步有遲速，揆諸人類共存主義，固有待於後者之追而及之。亦有待於前者之誘而掖之。今不惟不加以誘掖而已，且將乘人之敝，以逞其欲。既盡掠其所有，又思以制其死命，使之不得復生。此盜賊之行，而人類共存主義之所不許也。不知自存者，固有罪矣。惟知自存而不許他人存在者，其罪爲更甚。吾人於一面，努力脫去不知自存之罪。於一面，復努力於爲不許他人存在者，祓除其罪惡，軍國主義，殖民地主義，其精神卽在於不許他人存

在，所以爲人類共同主義之敵，而吾人所不可不努力以爲抵抗者也。數十年來，吾國受軍國主義（以下省略殖民地主義等字以軍國主義無所不包也）之荼毒，可謂至矣。在此世界大戰中吾國遂從各國之後，以抵抗德國，所以抵抗德國，在抵抗軍國主義也。難者將曰：「此世界中持軍國主義者，何止德國？何獨於德國而抵抗之。」應之曰：此世界中，爲軍國主義之代表者，莫如德國，蓋軍國主義之制度，以德國爲最堅；軍國主義之勢力，以德國爲最強；軍國主義之傳布鼓吹，以德國爲最力。張綱之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杜牧之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故抵抗軍國主義，必先抵抗德國，目的使之然也。儻使德國不敗，則軍國主義如日中天，其能有人類共存主義之曙光乎？難者又將曰：「不觀於巴黎和議乎？不過以協商國之軍國主義，代中歐同盟國之軍國主義而已。人類共存主義之曙光，果何在者？」應之曰：巴黎和議，不滿人意，誠如所言。然此有其原因焉，協商各國，於肝腦塗地，瘡痍滿目之後，喘息未定，故短時期之內，所汲汲者惟在於損害之補償，與危險之保障，其他所未遑及，此其一因也。凡戰勝之國，短時期之內，恆不免帶保守的傾向，蓋矜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覯。遂沾

沾而不已，此又其一因也。然此不過一時之現象與一部分之現象而已，若合大勢而觀之，則其所趨向，實足以毀軍國主義之存在，而助人類共存主義之發達。請得而言之：俄國之君主專制政體，其黑暗與暴虐，非第俄人之大患，亦世界和平之巨梗也，今則以民主主義之思潮，摧陷而廓清之矣。德軍之軍國制度，帝國主義，其開明與強盛，野心家之模範，崇拜武力者之偶像也，今則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之故，以至於土崩瓦解。卽平日模之倣之，惟恐不肖者，如奧如土，亦隨以俱盡矣。美國大總統威爾遜關於永久和平之十四條件，德奧之所怒駡，世界之人所目爲老生常談者也。今則德奧請和，競競於此十四條件之不克實踐，而和會之中，對此十四條件，雖齗齗萬狀，終不能不以之爲基礎矣。萬國聯盟，前此僅學者所倡導詩人所詠歎，今則公然載諸議和條約，而計日以觀其實行矣。勞働社會之所主張，及其要求，前此政府之所壓抑，資本家之所輕蔑，一般人士之所訕笑者也，今則以大戰之中，工人地位，著著增高，其所主張，及其要求，次第實行，且載諸盟約，以期共守矣。女子參政，頑固者駭爲奇談，輕薄者資爲笑柄者也。今則雖以守舊著名之英國上院，亦不能不使其議案歸於成立，而其風潮且

將普及於各國矣。凡此種種，皆足以證軍國主義之失敗，民主主義之勝利，人類共存之觀念經一度之磨轉，加一度之光明，畢向來人類間之階級與界畫，以漸消融，而歸於盡。雖曰其實現尙遠，其究竟猶未可知，然其趨勢，則固歷歷而可指也。然則人類之努力決非徒勞者。次於德國而爲人類共存主義之敵者，莫如日本。吾人今日，有抵抗日本之決心，不憚公然言之。然吾人之抵抗德國，非抵抗德國，抵抗德國之軍國主義而已。吾人之抵抗日本，非抵抗日本，抵抗日本之軍國主義而已。軍國主義不去，人類共存主義不立，外審世界之大勢，內察自國之危急存亡，吾人之對於人類共存主義，所愈當努力而不懈者也。

準是以言，人類共存主義，非惟無背於學理；即按諸事實，爲世界計，爲中國計，亦惟有立此以爲鵠。而努力以期接近與實現而已。難者或又將曰：「人既以軍國主義臨我，我非軍國主義，無以與爲抵抗。人類共存主義云云，臨河講孝經，終於無濟而已。」夫以軍國主義，抵抗軍國主義，固以爲以毒攻毒也，不知以暴易暴，其流毒於世界人類，厥罪維均。即姑舍是，豈抵抗軍國主義，惟軍國主義能之，而人類共存主義，必歸於無效乎？前此吾人雖知其不然，而苦

於無所資以爲左證。今則左證林立，隨處足以資吾人之徵引。則試以俄法比較論之，如必軍國主義然後可以抵抗軍國主義也，則大戰之初，能抵抗德國者宜莫俄若，顧何以東歐戰線，俄之大奔敗績，不絕於書，而西歐戰綫，法雖大挫於始，終能堅持於後，以久久而不懈也？更以德美比較論之，以美敵德，淺識者固以爲不倫。一般之軍事家，於美之參戰，更持輕薄之口吻，以爲是何能爲者？顧何以西歐戰綫，自得美國援兵之後，遂反守爲攻，節節進步，以得最後之決勝也，俄惟知以軍國主義爲事，故其所汲汲在於整軍經武，而於民德民智民力，皆非其所恤。法則反之，平日不以軍國主義著，然以民主主義基礎已定，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得確實之保障，因得以盡量發揮其能力，又以好學之故，其學術思想之日新不已，與夫科學智識之應於實用，遂足以應變而無窮。故於開戰之始，雖以平日之懈弛，與臨事之倉猝，猶能支拄於一時；而張皇補苴，不虞其不及。於此戰役，所呈狀況，俄似猛鷙，而實枯脆。法似輕躁，而實堅韌，此俄法異效之原因也。德之軍備，並世莫能強焉，而科學之發達，又足以輔之，故雖以無道行之，亦有犛牛僨豚之勢。美於平日亦不以軍國主義著，然其人民，雖不習於軍事之訓練，而體

育之發達，與日俱進；雖不富於軍事之智識，而科學之精實，與時俱新；一旦參戰，舉數百萬有智育體育之國民，以臨於前敵，其勢已不可侮矣。而其所號召者爲和平，所履行者爲正義，不惟民志定士氣固而已，卽敵國人民之愛和平與正義者，亦爲之傾心。此所以在美有掃籜之勢，在德有魚爛之戚也。於此戰役，所呈狀況，美之學問知識，可以幾德，德之軍國制度，可以凌美，然美以公理而得同情，德以暴虐而成獨夫，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昔以爲迂論者，今始知爲至言也。此德美異效之原因也。綜此現象，可得結論如下：

(一)人類之所以自立，在正義，不在强力。(二)人類之所以能抵抗外侮，在學問知識的能力，不在軍事。蓋富於學問知識的能力者，於軍事固優爲之，若夫以軍事爲已足者，其能力將有時而盡，此一義也。同是富於學問知識的能力，然違於正義者，終於不祥，反之則常爲正義所右，此又一義也。然則國民於軍國主義與人類共存主義二者之間將何所擇乎？欲儲國民抵抗外侮之能力，舍學問知識莫由，而等是學問知識，將用以爲正義之盡瘁者歟？抑用以

爲强力之服從者歟？此惟人類之理性，足以決之，固不必代爲之答也。

巴黎和議，爲軍國主義與人類共存主義之過渡時期；在此時期以後，人類共存主義，滔滔進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所莫能外也。於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此誠今日人類之責任，所當黽勉而不懈者也！

# 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何故提出於巴黎和會乎？中日兄弟之國也，兄弟之事，何故不能自了？而至於請求巴黎和會之公斷乎？日本何故於中國參戰以前處心積慮，惟恐中國之參戰？及其參戰之後，又處心積慮，惟恐中國於和會席上有發言之權乎？日本何故一聞中國在和會席上發言，卽老羞成怒，對於中國爲恫嚇脅迫之行動乎？中國何故於和會席上，關於中日問題，痛心疾首而道之有及汝偕亡之慼乎？日本爲五大強國之一，其於和會席上，足以抑中國而有餘，然何故於山東問題決定之後，於中國抗不簽字於和約之後，不獨中國受其痛苦，抑且世界動其公憤，各國輿論皆爲中國鳴其不平，而美國上院且以全力攻擊和約中關於山東問題之規定乎？歐戰以來，日本對於中國以暴力與詐術所締結之種種條約及換文，自其爲爲所欲爲，莫之疵瑕矣。然何故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公然宣言不承認一九一五年五月之二十一

條，及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各種換文乎？此中關係複雜，情緒萬端，欲語其詳：（一）宜知歐戰以前之中日關係，（二）宜知歐戰以後中國中立之時代之中日關係，（三）宜知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請次第論之如下：

第一　歐戰以前之中日關係

中國自交通以來，受各國軍國主義之壓迫，儼然不可終日，而其壓迫最甚，朘削最深，爲中國腹心之患者，莫如日本。日本嘗掠取中國之藩屬琉球，又掠取中國之藩屬朝鮮，嘗勒索二萬萬之賠款，嘗割據中國之遼東半島，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嘗橫行於東三省及內外蒙古，嘗以其勢力深入於中國之各地；日夜希冀中國有釁，其挺戈而前也，必最先；其大掠而歸也，必獨豐；不甯惟是，政治上之宵小，軍事上之偵諜，密布於中國之內，專以挑撥離間爲事，務求中國無一日之安枕，然後快於其心。彼日本對於中國何爲而出此乎？其在侵略派之口，則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質直其辭，吾人固熟聞之。其在和平派之口，則又有說，吾人亦曾熟聞之。其言曰『自歐勢之東漸，日本與中國同岌岌然有覆亡之憂，日本亦既舉國一致，臥薪嘗膽，

以求自強矣。對於中國亦不勝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感，使中國而亦發憤爲雄者，則互相提携以當屏藩東亞之大任，同州遇風，胡越猶相救，况於同種同文之邦乎？無如此老大帝國，既驕且惰，情見勢絀，安南緬甸，拱手讓人，而俄羅斯者，懷囊括四海之志，幷吞八荒之心，方由西伯利亞鐵道南下，席捲蒙古滿洲朝鮮，以西併中國，東蹴日本。當此之時，日本後起而孤立，西望中原，鼾睡沉沉，孰可與攜手以當此大難者。既協力之無望，則不得不以獨力爲之。其最近防禦綫。則朝鮮與遼東也，不恤與中國一戰以取之於掌握之中，而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已如風而至；隱忍退讓，椎心切骨，以爲十年之生聚教訓，孤注一擲，僅乃勝俄。朝鮮與遼東，始得復爲日本之最近防禦綫。凡此所爲，豈有他哉？爲日本之生存計，爲東亞之屏藩計，不得不然也！」

嗚呼，吾人之聞此言，惟有俛首，彼日本何爲而能自強如此乎？我中國何爲而甘於積弱如彼乎？吾人尙有何說？然凡此云云，曰爲日本生存計則或然矣，曰爲東亞屏藩計何其遠也，東亞諸國，苟無日本爲之屏藩，琉球何至夷而爲冲繩縣？朝鮮何至降而爲被保護國，以至於亡國？即曰不亡於日本，亦亡於俄羅斯。夫亡於日本與亡於俄羅斯，有以異乎？即如中國之遼東，

嘗受俄羅斯之蹂躪，中國人之所刻骨不忘者也。然而日本之蹂躪遼東，以視俄羅斯且什伯千萬倍，中國於斯二者，將何所擇乎？然則東亞諸國移對於俄羅斯敵愾同仇之心，以對於日本，事之必然者也。日本曰為日本生存計，俄羅斯亦曰為俄羅斯生存計；俄羅斯為其生存，不恤以東亞諸國之生存供其犧牲，日本為其生存，亦不恤以東亞諸國之生存供其犧牲；同是人類共存主義之敵而已。

是故和平派所云云，不但不能誘起東亞諸國之同情，且將移其對俄羅斯之心以對日本，偽而拙，兼之矣。東亞諸國，對於日本之心，既已如此，日本對之其又何如？彼於琉球朝鮮，草薙禽獮，不遺餘力，必不使死灰有復燃之望。對於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吸精吮血，惟日不足。對於遼東滿洲內蒙，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其旁若無人之態，有如病狂。其對於中國，誠如盧蒲嫳所言，譬之於禽獸，將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惟吾人對於日本之貪得無厭，有不能不歉然者：一則中國之內民氣尚烈，抵抗力尚強，必不以四萬萬人供其一飽也；二則各國之間，為勢力平均之故，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有以杜絕其侵略之野心也。自甲午一役，日本對於

中國而創瓜分之局，於是數年之內，各省之勢力範圍以次畫定，沿海之港口以次租借，呼嘯之勢，將使神州無一片乾淨之土。迨至美國倡保全領土之議，始爲之斂息。日俄戰役之後，日本能乘戰勝之餘以幷吞中國者，職是之故。此日本國民所嘆息痛恨而莫可如何者也。

夫日本之必欲幷吞中國，果如和平派所云，爲日本生存計，不得不爾耶？信如是，則均勢不破，日本終不得幷吞中國，卽終不得生存，卽使均勢而破，而力能幷吞中國者，不止一日本。從前日本對於俄羅斯之南下，猶兢兢然必以遼東朝鮮爲最近防禦綫。瓜分之後，其最近防禦線，縱橫皆是，不待測而後知也。其果可以是而維持其生存耶？否耶？然則幷吞中國固中國之禍，而未必卽日本之福也。是故日本爲生存計，不可不於幷吞中國之外，別求其方法。和平派所謂『中國而能自強者，日本當與之提攜，』殆近之矣。夫人類爭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卽由利害相同之故。淺識者流，每以謂中國日本，大小懸殊，中國而能自強，日本將無容足之地。此其持論，似中日利害相反，無可共存，誠可謂大謬不然者。第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祇有對於他國之侵略而爲抵抗，無對於他國而爲侵略，實不失爲國際之良友。第二，四五

十年來日本已先中國而進步，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苟與之提攜，則關於國民之經濟，可依兩利的方法而得無窮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燦然甚明，固有共存之條件，而無爭存之原因也。嘗觀歷史，凡人類之結合，皆由近而及遠，由親而及疏，故始於家族之結合，繼之以部族之結合，繼之以民族之結合，又繼之以人種之結合，然後乃有世界人類之結合，方今黃種之國，存者幾何？本可立於共存之域，何必強而納之於爭存之域乎？夫中國若不能自強，必無由與日本共存，此義爲吾人所深喻。然而於中國發憤自強之際，日本對之，其將何如？其將助之進步耶？抑將聽其自起自滅，而無容心於其間耶？抑將從而齮齕之，使不得進，既進復退，以返於積弱，而罹於滅亡之運耶？使日本而出於第一之途固中國所深感；卽使出於第二之途，猶中國所深望。無如證以數十年來之已事，日本舍爲封豕長蛇，以相薦食之外，更爲含沙射影，以相中傷，其在滿洲末造，則蠱惑而播弄之，使之醉生夢死，以奄然待盡，其在民國初造，則惡其崛強，嫉其進步，遣奸人豎子，與其敗類，陰相勾結，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務使之連年大亂，民不聊生而後已。然則日本之出於第三之途，可無疑也。於一面則曰「使中國而

能自強，日本當與之提攜；」於一面則務使之遠於自強之途，以至於萬劫而不復，何其心之毒而言之甘也？彼於此時，雖不能遂其幷吞之欲，然乘人擾攘之際，朝染一指，夕嘗一臠，則固甘之如飴，樂且未央，日本之生存，且非所恤，所謂世界和平，所謂人類共存，直等之癡人說夢而已。

## 第二　歐戰以後中國中立時代之中日關係

如上所述，以列國維持勢力平均之故，日本不能遂其幷吞中國之野心：此時中國之情狀，與日本之情狀，蓋有其可痛可憤者。中國之情狀，恰如繩縊其頸，不於其繩偶鬆之際，引刀斷之，而顧冥然求一時之喘息，日本之情狀，恰如手方引繩，倉猝爲人所持，不能遂其操縱。嗚呼，此等情狀，直一刹那間耳！歐戰既起，而中國與日本皆一變其面目。當歐戰之起也，吾人料日本之行動，以爲不出二策：

(一)日本直放棄英日同盟，而與德國締結同盟，出其海軍，略定南洋美島，襲印度而據之，進而至地中海，以與德之海軍爲聲援。其時美國軍事準備，猶未完成，不足以議其後。英國

既困於德，復迫於日，勢必不支。如是則日本與德中分天下，德霸於西，日霸於東，軍國主義，如日中天，而中國之處其囊底，所不待然也。然日本所以不敢出此者，則亦有故，一由於勝氣之未壯，二由於料事之未明也。日俄戰爭之際，日本舉國一致，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故能一戰而勝。至於歐戰則日本萬死不顧一生之氣，已不復存在矣。敵國外患，無足攖其心胸，而各國所不暇顧及之權利，則俯拾皆是。勢緩則意懈，利動則智昏，何能爲遠謀乎？且歐戰之始，合協商國以敵德，德之連勝，與協商國之屢挫，固日本所未料及也。設使最後之勝利屬於協商國，則日本雖跳梁於一時，終匍伏於他日，此亦有所憚而不敢爲者。

（二）日本藉英日同盟之名義以與德國宣戰，然而宣戰之程度，以攘奪權利爲限，竭盡義務，則不與焉。如此則不甚費力，而德國在東方所遺之權利，已納之囊中，且對於中國又可肆其鯨吞而莫之或梗。他日協商國而勝者，日本亦有榮焉。即使怒其吞噬過度，終不能唾而出之。他日協商國而敗者，則勢力墮地，其在東方之遺產，當然日本爲之承受，德方

新勝，經營歐洲，日不暇給，寧能顧盼及之？於此之時，日本可以安坐而囊括南洋羣島，以及印度中國，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果熟蒂落，不必冒險以求，亦不必辛苦而後獲也。持以與第一策較，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日本行之而了無愧怍。

日本之行第二策也，至爲叵測，彼既按兵觀望，始終不以一師一旅參戰於歐洲之前敵，非德所甚憾而正協商國所甚憚也。不寧惟是，且時時將與德攜手之消息，恐嚇協商國，俾不敢讐議其所爲。其手段之詭譎，已歎觀止矣。據近日所發見，則日本於此之時，尤有所謂日德密約，日俄密約者。其密約之內容，固對於中國而行侵略，亦對於英國而加危害。所以待其同盟者，陰謀詭計，至於如此，其國際上之罪惡，實出吾人意料之外。日德密約，日本外交當局極言其無有，而日俄密約則俄羅斯革命政府宣布，世界所傳觀，日本亦惟有於叱咤怒詈之聲中。括然受之而已。

夫歐戰之時，日本舍前述（一）（二）兩策之外，果別無他策以謀發展耶？日本自開國以來，竭全國之力以從事於軍備，曰爲國防計，不得不然。歐戰既起，形勢大變，東亞晏然，無

外侮之足憂，其將於此之時，於內治整頓，民生休養，加之意歟？不然亦將藉千載一時之機會發展工商業於海外歟？其在前者，則凡力征經營之國，例不恤其民之困苦。故雖以俄羅斯革命之變，伏於蕭牆之內，猶必汲汲以勤遠略，況於日本之屢勝而驕者。其在後者，雖所獲不厭其多，然日本夙以德意志爲模範，自命軍國主義之驕子，終覺交易之所獲，不如攘奪之所獲，爲有光榮。且以交易與攘奪，二者固可以並行也。故雖不出於第一策，終出於第二策。且欲以第二策之進行，收第一策之實効。

惟其如是，故先受其害者，卽爲中國，今舉歐戰以後，中國中立時代，日本加於中國之損害如左：

（一） 日本在膠州灣及山東之暴行

歐戰之始，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比利時拒之，世界各國無不疾德國之橫暴，斥爲國際公法之罪人。德國失敗之最大原因，卽在於此。巴黎和議時代堅持懲治罪魁之議，卒定於條約。其最大原因，亦卽在於此。然同時日本之對於中國，侵犯中立，中國不之抗，世界不之問，可

謂非怪事也？日本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之後，遂有與英國軍隊會攻青島之計畫。英國軍隊在德國租借地以內之勞山灣登陸，而日本軍隊則擇龍口爲登陸之處。夫龍口在山東北部海濱，南距青島一百五十英里，完全中國之領地也。日本軍隊於此登陸，橫貫山東半島，以達膠州灣。軍行所過，中國之城鎮，則佔據之，中國之郵便機關電報機關，則收管之，濫行徵發，騷擾居民。使中國之領土以內，忽遇異國軍隊之蹂躪，使中國之中立，完全毀棄。夫中國於日德宣戰之後，亦已自覺參戰之必要，而有所表示矣。當日本則竭力以阻止之，而中國政府無人，亦遂廢然而止，此誠中國之遺憾也。顧日本於一方阻止中國之參戰，於一方又破壞中國之中立，則又何耶？蓋不阻止中國之參戰，則青島不能據爲己有。不破壞中國之中立，則不能肆意於山東。協商國方面以維持公理擁護公法自居，而有蹂躪公法之日本廁於其間，豈惟中國不能維持中立，有莫大之玷辱，於協商國，亦有汚點矣！

吾人嘗謂日本之在東三省，其蹂躪之程度，較俄羅斯爲酷。今茲日本之在山東，其蹂躪之程度，亦較德意志爲酷。試以德國占領膠州灣時代，與日本占領膠州灣時代，比較論之：

（一）德國之政治權，祇行使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內；而日本則設民政署於膠州灣內，復設民政分署於坊子張店濟南，不知日本據何理由乃敢施行民政於中國領土以內？

（二）德國之軍事權，不能出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按一千九百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德所訂膠濟鐵道章程第十六款有云：『倘在百里環界外，有須兵保護鐵路之處，由山東巡撫派兵前往，不准派用外國軍隊。』其第二十六款亦有同類之規定。山東華德煤礦公司章程第十款，規定亦同。間有一次，德國軍隊派往高密膠州二處屯駐，在租借地以外，百里環界以內。旋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德國旋即撤兵。而日本則軍隊縱橫於膠濟鐵路沿線，佔據車驛，侵及內地。據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山東督軍所報告如下，『膠濟全線，日本守備隊共四營，附機關槍隊一連，由濟南至張店博山，分駐一營，營部在濟南。由張店至坊子分駐一營，營部在坊子。由坊子至膠縣，分駐一營，營部在高密。由膠縣至青島，分駐一營，營部在青島。』據此報告，則日本軍隊橫行於山東之腹地，誰能忍之？

(三)德國之警察權，亦不能出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不但租借地之膠濟鐵路沿線，純由中國警察保護，據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所規定者，則德國承認百里環界以內，中國之鐵路警察權，與環界之鐵道無異。並承認中國有施行山東省警察章程於環界以內之權，故中國得於膠州設立警察署，以接管環界內鐵路警察事務。而日本則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其外務大臣後藤新平與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有一種之換文，規定膠濟鐵路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人。

觀上三者，中國所失，不止膠州灣一隅而已，不止膠濟鐵路而已，山東之政治權軍事權警察權，亦并失之，其危急存亡之程度爲何如？其他日本之在山東橫暴無忌，擅理中國人詞訟，擅收中國人賦稅，佔據膠濟鐵路附近之礦產，收管青島之中國海關，凡此種種，擢其髮不足數其罪也。

## (二) 日本二十一條款之要求

日本之在山東，種種暴行，自知爲寇盜之行爲，不可不藉條約之力，以爲保障，故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遂悍然對於中國，提出要求，其內容分五號，第一號，卽關於山東者；第二號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者；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者；第四號，關於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割讓者；第五號，則政治政財軍事警察等，幾於無所不包。延至五月七日，遂以最後通牒，脅迫中國，除第五號委於日後協商外，皆一致承諾之。

由於此二十一條，中國之損失與危害，無可計量。中國人民以五月七日爲國恥紀念日，切膚之痛，刻骨之恨，沒世難忘，無多言之必要。惟吾人不能不憶及日本所謂和平派者，其論日本之經營朝鮮遼東，固曰以此爲對俄羅斯之最近防禦線也。今之經營山東，對於何國以爲防禦乎？舍侵略二字，尙有如何之解釋乎？猶欲持和平之論調，親善之面目，以欺人乎？

歐戰以後，中國中立時代，對於世界，固無罪也。對於日本，亦無罪也。中日之間非有戰爭之發生，非有戰爭之經過，而中國對於日本，所受損害，乃甚於戰敗國之犧牲。中國人雖善忘，其能於此而忘之？而於二十一條交涉之際，尤有一祕事焉，使中國不僅受物質上之損失，且

受精神上之損失，不僅受外交上之危險，且受內政上之危險，此不可不爲天下告也。一月十八日日本駐京公使日置益之面交要求條款於袁世凱也，乘間言曰：「我日本政府及國民，皆以爲大總統向來排日，今將以此覘大總統對於日本之誠意；如能有以慰日本之望，日本盼望大總統之高陞。」袁世凱聞之，始而愕然，繼而渙然，帝制之念，由此益決，然及袁世凱帝制將成，日本公使又聯同協商國公使對於袁世凱之帝制，加以阻止，世以爲日本屈於協商國之公意，故爲此出爾反爾也。殊不知日本之用心固別有在，諺有之曰「過河拆橋，」夫過河之後而始拆橋，亦可謂忠厚之至矣。日本之手段，則過河未半，卽已拆橋，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激起中國之大亂也。日本意中，直以袁世凱爲玩物，袁世凱目中，直以日本爲眦人；吾前所謂「日本遺姦人豎子，與中國之敗類陰相勾結，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者其證據如此。雖然，不如是，則袁世凱之罪惡未至貫盈，其顚覆也，必不如是之易，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吾人於此惟有感謝日本之好意。

## 第三　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

自歐戰以後，中國已有參戰之動議，而日本則竭力以阻遏之。其後屢動議屢爲日本所阻遏。日本所以阻遏之故，不外下述數端：一曰日本以東亞主人自任，不欲於日本之外，尙有其他之獨立國，可以自由行動也。二曰日本欲使中國處其肘腋之下，不令其生對外關係也。三曰日本慮中國以參戰之故，他日將於和會有發言權，不利於其在山東之種種無道之行爲也。中國以力屈之故，隱忍而遷就。至民國六年二月，美國對德絕交，中國遂無所顧忌，而毅然以從美國之後，以至於參戰，夫中國所以參戰之理由，可約言如左：

（一）對於德國之軍國主義，不可不有以抵抗之。軍國主義爲患於世界久矣，爲之代表，厥爲德國。其餘各國之軍國主義，非模倣之，卽附麗之，否亦被迫而出此者也。故德國之軍國主義破，而一切之軍國主義已壞其基礎，此凡爲人類所當致力者。

（二）難者曰：美國對德絕交之際，正德國軍勢方張之時。德旣新定羅馬尼亞，又施行無限制潛水艇政策，以困英國，其前途未有艾也。中國於此不自量度，橫挑強敵，德國而終勝者，能無滅亡之懼乎？應之曰：吾人於此有至大之覺悟焉，卽德國而終勝者，中國卽使中立，

不免於滅亡，是也。此其理由前已言之。日本之日夕觀望，卽在待德之勝，協商國之敗，得以肆志於中國也。德國而終勝者，中立亦亡，參戰亦亡，孰如參戰猶有救亡之希望乎？

（三）難者又曰：設使德國而終敗者，中國以參戰之故，於和議席上有發言權，其必議及山東問題矣，日本甯不知之？甯不知之而豫爲之所？故中國人爲此必於無效，徒挑日本之怒，而更施其不測之威，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應之曰：中國中立時代嘗有一度挑日本之怒乎？日本在山東之暴行，與二十一條款之要求，果因中國挑日本之怒而後出此乎？德國而終勝者，中國對於日本，雖小心恭謹，固無所逃死。反之德國而敗，則強權破滅，公理萌芽，中國之所主張，祇在損失之囘復，非有所取於日本，何由挑日本之怒？卽挑其怒，亦何傷者？

如上所述，爲世界利害計，爲中國利害計，對德絕交以至宣戰，無可非難者。雖然，吾人於此，不能不抱無涯之痛也。莊子有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夫洴澼絖特用之小焉者而已，固未至啓無用，卽使無用，固未至於有害也。干將莫邪，不以之自衞，而以之自戕，

高城深池，不以之自固，而以之自囚，其大愚不靈耶？抑喪心病狂耶？中國政府對德絕交，曾無幾時，卽有與日本祕密締結軍械同盟之事，爲英文京報所舉發，坐是之故，黑幕驟揭，主筆被捕，由是而議院對於政府不能信任，由是而政治上之風潮掀天而至，督軍團之叛逆武人政治之繼續不絕，益使軍國主議張其毒燄。而吾前所謂「日本遣姦人豎子與中國之敗類陰相勾結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者，至此而盛極於一時。於是參戰之目的完全消失，不僅消失，且對於原來之目的，倒戈以相向。噫，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對德宣戰之後，北京之非法政府所持之決心曰「宣而不戰，」曰「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而所以行此決心之手段曰「賣國。」故對德宣戰之後，北京之非法政府，吾人無以名之，名之曰賣國政府。今揭賣國政府與日本所締結之買賣條約如左：

（一）關於山東者

爲山東之存亡安危所繫者，不僅在膠州灣租借地，而尤在膠濟鐵路，此人所能知者也。而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致中國駐日本公使章宗祥文所聲明

者，如左：

(一)膠濟鐵路沿綫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人。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采用中國人。

(六)膠濟所屬確證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

而竟宗祥復文。附以「欣然同意」四字。依此換文，中國之損害如下：

(一)確定留日本軍隊於濟南，濟南非他，山東省城所在地也，噫山東之亡不絕如縷！

(二)確定警察聘用日本人。

(三)中國膠濟鐵路章程，本有中國國家可以收回之規定，而今則確證以後，歸中日兩

國合辦經營。

(四)民政撤廢，不定期限。

而尤喪心病狂者，在『欣然同意』四字。二十一條之承諾，以後最通牒之故，猶可謂爲由於強迫也。今此換文較二十一條中關於山東之規定者，更爲苛酷，而欣然同意焉。不惟使日本在山東之地位，益以確定，且使國民雖有爭回山東之決心，無從着手。

膠濟鐵路如此規定，已足以斷送山東而有餘，然而賣國政府猶以爲未足。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致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文有曰：『中國決定向日本國資本家借款，速行建築左列各地點間之鐵路：

(一)濟南順德間，

(二)高密徐州間，

而後藤新平復文，亦附以『欣然承認』四字。於是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遂以同年月二十八日，訂定於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總裁小野英二郎之手。此爲豫備合

同，所以爲正式借款合同之準備者也。依此合同，債務者爲中國政府，債權者爲日本興業臺灣朝鮮三銀行，其大要如下：

(一)政府認准此兩鐵路建設所需一切費用，由銀行發行兩鐵路金幣公債。

(二)政府對於銀行，提供現在及將來兩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幷其收入，爲兩鐵路公債付還本息之担保，非得銀行之承諾，不得以之作爲担保及保證物提供於他人。

(三)銀行於此豫備合同成立，同時對於政府墊借日金二千萬元。

(四)此墊款以政府所發行國庫證劵貼現之方法，交付之。

觀此合同，精神所注似專在墊款二千萬元，其我草草不復介意。而山東人民自此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江蘇直隸亦復殃及池魚。至於二千萬元，如何浪費？還請國民質諸賣國政府而已。

猶前固言之，日本之蹂躪山東，較德國爲酷，然此爲暴行未受條約之保障。而二十一條中關於山東者，祗限於承受德國之遺產。今依此換文及條約，則軍事警察，拱手讓人，濟順高

徐，爲之輔益，雖以富於侵略野心之德國聞之，猶將爲之駭汗。噫，國恥紀念何時已乎！

## （二） 關於參戰借款及軍械借款

夫既曰宣而不戰，則參戰借款果何爲者？然賣國政府，將質直以答之曰，此以供戰而不宣之用也。

關於參戰借款，亦成於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訂立合同者爲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朝鮮銀行總裁美濃部俊吉，債務者爲中國政府，債權者爲日本朝鮮興業臺灣三銀行，借款金額爲日幣二千萬元，以中華民國國庫證券交銀行承受。其特可注意者，則合同之末附約如下：

依照本日簽字之中華民國政府參戰借款合同第四條，未借款金應交付於直接主管國防軍隊機關所屬之經理主任。

依此規定，故賣國政府得利用此種賣國所得之金錢，爲對內戕殺同胞之用。直至南北和議開始時，其源源不絕如故。雖以南方議和代表之抗議，各國公使之責言，而日本公使猶於八年三月四日派員至外交部聲明；「奉日本政府令，參戰借款因合同成立時，即經交由

中國政府代表存儲銀行，按之商法，日本政府無法令其停付。惟望中國政府勿提此款」云云。掩耳盜鈴之技，欲蓋彌彰矣。

尤可異者，同日又有章宗祥致三銀行代表函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簽約之參戰借款合同，中華民國以將來整理新稅之收入，作爲償還財源，特此聲明。

此種喪心病狂之聲明，令人氣結而不能言，抑亦無可言也！

軍械借款，則以中國政府爲債務者。以泰平公司爲債權者，第一次所交爲日金一千七百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一元九十二錢，六年十一月事也。第二次所交爲日金二千二百四十二萬零七百零二元二十三錢，七年七月事也。皆以國庫證券爲担保品。

張作霖何以能橫行於東三省，及直隸河南一帶乎？參戰軍隊何以能蹂躪陝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諸省，所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渠，使中國人民死傷枕藉於槍林砲雨之下乎？曰軍械借款之賜也。

（三）其他零星借款

據今年財政部所布告者，列表如下，於此有當注意者，此蓋爲中央之借款，而各省不計也。此僅爲公開之借款，而祕密者不計也。

六年九月，日本銀行團第一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担保品國庫證劵。

六年十一月，日本銀行團水災借款日金五百萬元，擔保品臨清多倫廳殺虎口三處常關收入。

七年一月，財政部借日本三井洋行日金二百萬元，擔保品，印刷局所有一切財產。

七年一月，日本銀行團第二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擔保品，國庫證劵。

七年四月，日本銀行團電信借款日金二千萬元，擔保品，全國有線電報之一切財產及收入。

七年六月，日本銀行團吉會鐵路墊款日金一千萬元，擔保品，國庫證劵。

七年七月，日本銀行團第三次墊款日金一千萬元，擔保品，國庫證劵。

七年八月，日本銀行團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日金三千萬元，擔保品，吉黑兩省金礦森

林及其收入。

七年九月，日本銀行團滿蒙四鐵路墊款日金二千萬元，擔保品，國庫證劵。

案所謂滿蒙四鐵路者，(一)開原海龍吉林間，(二)長春洮南間，(三)洮南熱河間，(四)洮南熱河間之一地點起，至某海港間，與濟順高徐同年月而斷送者也。

七年十月，中日實業公司電話借款日金一千萬元，擔保品，電話產業及國庫劵五百萬元。

七年十二月，久原洋行墊款銀元三十萬元，擔保品無。

八年一月，正金銀行遣送敵僑借款銀元六萬二千五百元，擔保品，鹽稅餘款。

八年二月，海軍部與三井洋行訂立無線電臺合同，預算資本金須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磅，由該行出資在中國建造無線電臺，以電臺收入爲担保，三十年內承辦人有管理全權，限滿無償授與中國收管。

右列借款，賣國政府能證明某種目的之借款，果用於某種目的乎？例如滿蒙四路，墊款二千萬元，固未嘗以之爲滿蒙四路之用，而滿蒙四路，則已斷送於日本。電信借款二千萬元，

固未嘗以之為電信之用，而全國有線鐵路，則已斷送於日本。此非所謂萬刼不復者耶？至其用途，與其決算，固不能公之於世，欲尋其迹兆，惟有於賣國者之囊橐與西南戰場荒烟蔓草青燐碧血之中，求之而已。

(四) 軍事協定

統上所述，「賣國廉價部」之名，信而不誣，然彼初不以此為已足更進一步以全國生死所繫之軍事權，拱手而奉之於日本之手。七年五月十六日有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國方面委員長為靳雲鵬，日本方面委員長為齋藤季治郎。五月十九日，有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國方面委員長為沈壽堃，日本方面委員長為吉田增次郎。其全文於歐洲停戰以後，受各國外交當局之諷告，巴黎和議代表之催逼，南方議和代表之責問，全國人民之大聲疾呼，始不得已而決定宣布。日本駐京小幡公使聞此消息，急來詰責，何以不先期接洽？於是兢兢業業，亟將決定宣布之文件，經由日本公使代達日本政府，得其同意，然後於今年三月十三日宣布之。是故今日宣布之全文，與當日秘定之全文相符與否，不可知也。而

其疑竇之最大者，列舉於下：

(一)陸軍協定第九條與海軍協定第六條，有同類之規定如左

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海軍協定作海軍當局)各當事者協定之。

陸軍協定第十條與海軍協定第七條，復有同類之規定如左：

本協定及附屬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據此規定，所謂詳細事項內容何若，誰得而知之？宣布與不宣布，直五十步之與百步而已。

(二)陸軍協定第四條規定如左：

爲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事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

依此規定，則歐洲停戰以後，戰事已告終了。蓋此次歐洲停戰，與尋常作戰不同，尋常停戰兩方戰鬥之力尚未消失，議和不就，仍可續戰。而此次歐洲停戰，則德國繳械求成，已盡失其戰鬥之力也。然而賣國政府，則與日本指定陸軍代表於二月五日商訂條文如下：

對於德奧戰爭狀態終了之時云者，指中日兩國批准歐洲戰爭和平會議所訂結之平允條約。中日兩國軍隊由中國境外及駐在同地協約各國軍隊同時撤退之時而言。以戰爭終了四字，作如此廣漠無垠之解釋，是何心肝，誰得而知之？

觀於軍事協定，有歎息痛恨於參戰之作俑者。然試思之日本蹂躪山東之時代，固中國中立之時代也。卽使中國繼續中立，以至於去歲之杪，日本不能以出兵西伯利亞爲名，而肆所欲爲乎？中立時代對於日本之破壞中立，舍宣言劃出特別行軍區域，不負責任外，無其他之方法，亦中立亦不中立，於理論爲矛盾，於事實爲滑稽。留國際之罪惡，貽天下以笑駡，而終無以免於日本之蹂躪。至於參戰時代，則所以應之者，固有術矣。他不具論，共同防敵者，不止中日之軍隊，尤有協商各國之軍隊。如有協定之必要，則當協定者，不止中日也。如無協定之必要，則何獨於中日之間，有此協定也？卽此以爲抵禦，已令彼無所藉口，無如賣國之政府，早已有賣國之決心，既欲賣國，何施不可？於參戰何尤者？

## （五）結論

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於中國歷史上爲不可滌之恥辱，於日本歷史上亦爲不可滌之恥辱也。一方以國家之生存條件廉價賣出，一方以廉價買入，而此等買賣行爲，皆由兩國宵小爲之媒介，兩國政府爲之交易而遂各得其所，此爲何等之罪惡，何等之恥辱乎？使吾人而低首下心於此政府之下者，則亦當分其罪惡，同其恥辱，然而此政府之所爲，固國民所不容也，列之如左：

（一）此政府非依據中華民國約法而成立，爲國民所不許。

（二）此等買賣行爲，純出於秘密，惟私人實負其責，於國民無與。

（三）國民對於此賣國政府，固已露布以討之，操戈以逐之。

民國八年以來，全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未有甚於此時者。戰事區域延及十餘省，緜亘至於三年，生命財產有形之損失以億萬計。坐是之故，實業凋落，教育廢弛，政治窳敗，軍閥蹤橫，無形之損失，更靡有紀極。問其所以至此之故，一言蔽之，日本以金錢軍械資助中國之宵小，俾努力戕賊中國之生命而已。以上所述，歷歷可以證明，宜乎國民之犧牲，什伯倍於

辛亥丙辰兩役，而效果猶未可見也。雖然，金錢軍械果能與正義戰，與輿論戰乎？請觀之世界之大勢與中國人民之决心。

## 第三　巴黎和會時代之中日問題

觀上所紀，可知歐戰以後，列國在中國之均勢不能維持，日本遂欲乘此機會死中國於一擊之下，中國求所以救其死者，中立固不免，參戰亦不免，危乎殆哉無可救矣。然日本之力，雖足以輕侮中國，不足以控制世界。俄國專制政府之猝倒，已足折其臂助。美國爲人道而盡力，尤足令其膽寒。及至於德國瓦解束手受成，於是帝國主義魚餒而肉敗，軍國主義如已死之蛇蝎，惟有遺臭。日本於此，亦嗒然若喪，對於世界之野心，付之幻夢，對於中國之辣手，亦不得不爲人掣肘矣。

噫嘻！日本軍閥當其援助中國跋扈之武人，腐敗之官僚，一方資以餉械，俾之快意殘殺，使中國陷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絕境，一方則予取予求，莫之疵瑕，幾於席捲中國之所有而去，其意氣之盛，抑何壯也！及聞歐洲停戰，中情崩摧，強顏以賀公理人道之勝利，趦趄

囁嚅，終不得不隨美英法意之後，對於中國南北，勸告和平，出爾反爾，頹唐欲絕，又何饜也！

雖然，國際無不可釋之仇讎，使日本幡然而改，對於中國誠意以希望和平，吾人猶將感之。顧所不可解者，日本於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旣隨美英法意之後，對於中國南北，勸告和平。而軍械之輸送，自秦皇島上岸如故，軍事借款之供給如故，一方助戰，一方勸和，眩人故技，至是又作。不但中國爲之痛心，卽各國亦爲之歎笑，此誠人類歷史上之罕聞也！直至南方議和代表起而呼籲，各國公使出面抗議，世界之內，聞者見者，張目大呼，如被不祥，然後於民國八年三月四日，日本小幡公使傳其政府之命令，謂軍械現已決定停付，而借款已交，無可反汗云云。此等譸張爲幻之狀態，吾人無從加以評論，留以爲研究人類歷史者，探奇索隱之資料而已！

自民國八年正月以後，國內之南北和議，與各國之巴黎和議，同時準備開始，其時中國人民同有一至大之覺悟，以爲日本若不放棄其向來對中國之政策，徵特中國之和平無由可致，卽世界和平亦徒託空言。是故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所提議者，可大別爲二：一爲希望

條件，如關於領事裁判權及關稅等等是已。一爲迫切之要求，如二十一條款之取消，及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暨德國所有他項關於山東權利之直接歸還是已。關於前者及二十一條款，和會以爲非權限所屬，雖充分承認其理由之重要，只允於萬國聯盟行政部能行使其職權時，請其注意。於是和會所討論者，祇限於山東問題，即歐戰以來日本以強力之所攫，而今日中國所據理以爭者也。

據理以爭之結果，所表暴於天下者，（一）一九一四年以來，日本在膠州灣及山東之種種暴行也。（二）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款脅迫始末也。（三）一九一八年之種種換文種種條約之秘密狀態也。言者疾首，聞者變色。嗚呼『國際無道德』一語，其所釀之罪惡，竟至於是。日本於此慚恚躁怒，無怪其然。民國八年二月二日下午三時，日本小幡公使逕造北京外交部，爲恫嚇之詞大略如左：

奉政府訓令，二十八日巴黎會議，中國代表未與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聞記者無論何時可以發表關於山東各項中日秘密文件，此舉認爲藐視日本國際體面，違反外交慣

例。中國所恃之英國，其愛爾蘭方謀獨立，不能爲中國援助。日本軍艦隨時可以往來於中國海面，敢請中國政府於此留意。再交還靑島問題，爲日本已定方針，乃中國代表要求直接交還，欲假借外國勢力，抑壓日本，故日本不能不維持其相當之體面。

此種恫赫之詞，國人聞之，漠不爲動。何則，歷年以來，日本之困苦中國已無所不用其極，恫嚇之詞，直等於習見習聞，無所用其容心也；不惟漠不爲動而已，且益以堅其邁往之志與反抗之力。

日本於恫嚇之技，旣所無施，不得不以狡猾手段施之於和會。彼於曩者英法希望中國參戰之時，曾與有成約。他日和會關於山東問題，須承認日本之主張，然後日本方不反對中國之參戰，至是卽藉以挾制英法，使不得發言，雖有美國之仗義，亦已孤矣。復乘意大利代表要求不遂，退出和會之際，進而要挾，以爲如所求不遂，亦將繼意大利之後。美國於意大利拂衣徑去已感苦痛至是慮和會之遂至於解散也，乃不得不屈從其請，因以有四月三十日之決定。故美人克蘭之言曰：「此次和會，日本不過事實之勝利，中國則道義之勝利，一切勝利，

惟道義之勝利，可以持久。」蓋日本之在和會，得遂其要求，舍敲詐勒索之外，無其他之原因也。

今取中國要求直接交還之理由，與日本要求承繼權利之理由，比較而評論之：

中國之要求直接交還也，其所據理由，以爲德國所以能有膠澳租借地膠濟鐵道暨其他關於山東省之權利者，根據於亡清光緒二十四年之條約也。此種條約，於民國六年中國對德宣戰之時，已歸於消滅，此宣戰布告中所已聲明，而準之國際法例，亦無可疑者。條約消滅，則權利之根據已不復存在，故以之直接交還中國，實爲至當。此種論據，不惟中國主張之，各國亦承認之。徵之民國八年三月駐北京英美法三國公使面交於外交部之照會而可見也。茲舉其大略，如左：

萬國共法，凡宣戰後，與敵國所訂條約，全行作廢。至訂立和約後，非經其國政府批准，不能有效。一九一一年貴國所訂湖廣鐵路合同，中德宣戰，該合同上德國利益，當然作廢。本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說明訂立和約後，不使德國利益再爲有效，並須使德國永與

湖廣鐵路脫離關係。

三公使之照會，其語意相同。可知宣戰以後。舊約作廢，因國際法上之原則，亦英美法三國所遵守者。尤可知舊約作廢之後，物歸原主，任其處分，亦國際法之原則，亦英美法三國所遵守者。然則四月三十日英美法關於山東問題之決定，不從中國直接交還之要求，其將何以自解？

日本之要求繼承權利也，有絕對之論據，有相對之論據，以次評論之如左：

（一）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最後通牒，節錄如左：

膠州灣之地於商業上軍事上實東亞之一要地，日本帝國爲獲取之，所費血與財甚爲不少，既一度置之掌握之中，毫無還附於中國之義務，所以還附，誠爲將來兩國國交之親善計也。

此等論調，純然不根據於理性。如其所言，則今日英美聯軍逐德國於法國北部之外，即當共有法國北部之領土乎？協商國聯軍逐德國於比國之外，即當分有比國領土乎？以軍

事之占領爲領土之獲得，此誠於國際上未之前聞。

(二)民國八年五月東京國民新聞登載法學博士高橋作衞之論文，大略如左：

租借地者，一種之領土割讓也，不因宣戰而受影響。日本取得德國之領土，本無還附於中國之必要。所以還附，出於好意。今中國既不感此好意，則不還附之。

欲闢其謬，當先審亡清光緒二十四年之中德條約，爲租借條約，抑領土割讓條約，按條約第一端、膠澳租界第一款，如左：

離膠澳海面潮平週遍一百里內，係中國里，准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惟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領土割讓條約，有此規定乎？第二款如左：

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與德國，以九十九年爲限。

領土割讓條約有此規定乎？夫租借條約，屈權辱國，何可諱言？能遽謂爲一種之領土割讓，則誠大謬。割讓者，主權之喪失；租借者，主權並未喪失，不過於一定時間之內，潛伏而不動耳。時期一過，則主權之發動，如其固有。時期失效亦然，安可與割讓混而一之乎？此其規定，至

爲明白，不待學者而後知之也。尤不止此，條約第五款如左：

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應許永遠不轉租與別國。

通考旅順大連灣威海衞廣州灣九龍諸租借條約，皆無此規定。（其應依此解釋則不俟言。）其租借之意義，更爲嚴格的，不容疑也。凡此種種，本無問題可以發生。高橋作衞在日本國際法學者中，以曲學阿世著，凡其政府所有舉動皆曲引學說以阿附之，以是恆爲其他學者所訶，不知彼正以此鳴其得意。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德國學者有公然以爲正當者，國見所拘，棄公理而不顧，以致有今日之敗辱，能無懼乎？

以上二者，爲日本絕對之論據，已詞而闢之，今更評其相對之論據，如左：

（一）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條款中，關於山東省者，第一條如左：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此外尚有關於交還膠澳之換文，如左：

日本國政府於現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歸日本自由處分之時，於左開條件之下，將該租借地交還中國：

(一)以膠州灣全部，開放爲商港。

(二)在日本國政府指定之地區，設置日本專管租界。

(三)如列國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設置。

(四)此外關於德國之營造物，及財產之處分，併其他之條件手續等，於實行交還之先，日本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應行協定。

以此條約及換文爲根據，益以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之換文，(見前)故日本代表在巴黎和會得爲兩種之論據，(一)日本承繼德國之一切權利已得中國之允諾，(二)日本自以膠州灣附條件交還中國。此種論據，其用意至爲深險，蓋依換文所規定，則所謂還歸膠州灣者，僅爲空名，而以此空名換得中國承認其繼承德國之一切權利，而膠濟鐵路等，皆爲之犧牲矣。此爲日本計固甚得，無如所謂二十一條款者，以最後通牒強迫而成，凡強迫

之行為在法理上視為無效，證之中歐與俄之布里斯德列多夫斯基 Brest_Litowsk 條約及中歐與羅馬尼亞之布加利斯德 Bucarest 條約，自德奧屈服，即聲明作廢，可以為例。至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之換文，私人祕密之行為，尤無一顧之價值。是故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毅然宣言，不承認此等條約及換文。威氏此舉正直而公平，雖曰四月三十日之決定未滿人意，然固已無愧為國際之良友，無愧為中國之良友矣。

（二）日本小幡公使謂「中國欲假借外國勢力抑壓日本，故日本不能不維持其相當之體面。」此亦為日本人憤爭之故。其意若曰「中國外交手段向有以夷制夷之稱，昔者李鴻章於割讓遼東半島之後，嗾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還之中國，日本國民引為深恨，今又欲以英美法三國干涉之力，強日本交還膠州權利，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噫，日本人之為此言，吾請引左傳之語以為解答。左傳臧武仲對齊侯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而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吾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事之，非鼠而何？」是故日本之受人干涉，正左傳所謂「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者也。抑左傳又曰

「盜憎主人，」盜不惟憎主人而已，並鄉鄰之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亦從而憎之。則日本之憎中國，並憎英美法也，亦固其所。且當日俄德法之干涉還遼，各有其自私之目的，宜日本之不甘受。若今日者，民族自決主義，領土完整主義，爲世界永久和平之要道，各國皆將身體而力行之，甯於日本獨爲例外乎？

以上二者，爲日本相對之論據，其巨謬極戾，與其絕對之論據同也。

持中國所據之理由，與日本所據之理由相比較，其是非曲直明白如此，而和會卒從日本之要求，此不能不於理由之外以爲解釋也。

於理由之外以爲解釋，其最力之說則曰：「凡在和會有所要求，初不能以正當之理由爲滿足，尤必考其參戰時所盡之義務爲何若。中國未嘗盡力於參戰，各國久表示其不滿，今之抑中國而就日本者，職是之故。」夫中國之宣而不戰，固吾人所深憾。然遽謂其未嘗盡力，則可以解答如下：（一）中國自對德宣戰以後，與協商各國同其安危憂樂，德國而終勝者，中國之憂危爲何若？反之，德國既敗，中國獨不得與協商各國同其安樂乎？（二）自中國參

戰以後，德奧在東亞之勢力，始得掃除以盡，使協商各國無東顧之憂，何嘗爲不盡力者？(二)參戰借款軍械借款雖爲非法政府所濫用，然其負擔固課之於國民，國民既因宣戰之故而受重大之負擔，則其欲有以爲償，固情理之所許。準是三者中國固未嘗不盡力，即云盡力有所未至，而其要求固未嘗有過於所盡力者。質言之，不過回復其不當受之損害而已，何爲抑之至於如是？且日本之所謂盡力者又安在乎？彼不過一度以武力占領德國之租借地，此爲其所盡力者，然聽其責償於德國可矣，不責償於德國，而責償於始而中立繼而參戰之中國果何爲也？然則抑中國固非，抑中國以就日本，尤不知所可？不甯惟是，此次之和會，在以美國總統威爾遜之十四條爲根據爲世界謀永久之和平也。故雖以德國之無道，猶不絕其將來之希望，使之有以自立。微論中國之於參戰，未嘗不盡力，即使未嘗盡力亦不當聽其於國家之獨立生存蒙不當受之損害，蓋此非所以保中國之和平也。中國既蒙此不當受之損害，必不得不思所以爲抵抗者，將來戰爭之種子，即伏於是，此又非所以保世界之和平也。進而論之，日德密約成立於對德宣戰期內，日俄密約成立於日英同盟期內，其於世界之和平危害

爲何如？卽曰既往不咎，其可爲虎傅翼以爲患於中國，爲患於世界歟？然則不惟自是非以言，固無抑中國以就日本之理，卽就利害以言，亦未見其可也。

如上所述，則解釋已窮，不得不重言以申明之曰和會所以從日本之要求，舍日本敲詐勒索之外，無其他之原因也。

夫巴黎和議，猶非強權斂迹公理伸張之時期，不過於此時期，強權基礎已被動搖，而公理已茁其萌芽已耳。吾人一聞五大強國之名稱，已知中國在和會之所要求，終於無望，然猶不畏強禦以盡其所欲言者，積年所受之痛苦，所蓄之怨毒，不得不一白之於天下也。故自和會決定屈從日本之要求而後，中國之內，不平之聲有如飈發；士罷於學，商罷於市，工罷於肆，賣國之宵小終不容於衆怒之下，其在巴黎議和代表，始而抗議，繼而保留，終乃不簽字於六月二十八日之條約；各國輿論於是殆一致以袒中國，曾無有一言爲日本辨護者，亦足以見世界人心之所趨嚮矣。美國上院對此問題，激論尤烈，誠無愧人道主義之曙光。英法議院亦將踵其後，吾不知中國人對之，其奮發當何如？日本人對之其愧沮當何如？

不惟輿論與議院而已，英美法之政府，雖不得已而徇日本之要求，猶必先將日本之讓步條件記於會議錄，然後始爲條文之決定，以全其顏面。至於今日關於讓步條件之討論，尙未有已，雖其內容未能遽以公之於世，且中國直接交還之要求，已歸於失敗，今後雖內容有所獲得，亦祇程度之問題，初未能如國民所期望。然而英美法三國對於中國之盛意，固有可感者。而美國之始終主持，與威爾遜於決定條文之際，聲明不以脅迫條約與祕密換文爲根據，尤吾人所欲一再特筆以紀之者也。

六月二十八日之條約，關於山東者凡三條，今譯出之以殿此節:

第一百五十六條

德國爲日本放棄其根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與中國締結之條約，及其他關於山東之規定，而獲得之關於膠州灣之土地，鐵路，礦，海底電線之權利名義及利益。德國將所有之膠濟鐵路權及其他支線權，暨關於此項之一切物料，車驛，棧房，定著物，移動物，礦，及開礦材料，並工廠之權利及利益，皆讓於日本。

第一百五十七條

德國政府在膠州灣所有之動產不動產，暨關於地方已著手之建造或修理，及其所定之費用間接或直接可以估價者，皆免除放棄其責任，而讓與於日本。

第一百五十八條

德國於締結條約後，三個月內，將關於膠州及其附近之內治，軍事，財政，法律，或其他所有之簿籍，年鑑，地圖，文件，契據等皆交給於日本。

同時德國將關於以上兩條之權利，名義，利益，所有之條約協定合同等，通知於日本。

第四　結論

巴黎和會之中日問題，以山東問題爲限；然山東問題，初非根本問題也。根本問題，在於日本放棄其從來對於中國之政策，此根本問題能否解決，有待於各國，有待於日本，尤有待於中國之自決。

吾國民於山東問題之失敗，舉國一致以呼號而奔走，至誠所感，况於同氣，願借前箸爲

一籌之。

挽救山東問題之方法不一，而鐵路問題，其尤要也。膠濟鐵路，德人經營之時，投資八千萬馬克。（內一千五百萬馬克，屬於別用。）近日美人估值謂當有二千五百萬元。濟順高徐兩鐵路，日本先交墊款二千萬元，然則我國民而能集資四千五百萬元，以贖回此三鐵路者，不特交通機關，復歸於掌握，且一切軍事警察沿鐵路線而存在者，亦無所附麗，此不可謂非挽救之方法也。

進而言之，挽救根本問題之方法，莫先於脫日本之箝制；而日本之所以能箝制中國者，以有債權也。如上所述，中央向日本訂借之債，爲國人所已知者，共二萬萬元有餘，然則我國民而能集資二萬萬元有餘以淸償對於日本之債務者，則可以脫離債務之故而脫離箝制，然後有自由發展之可言，此亦不可謂非挽救之一方法也。

雖然集資之方法，則何如？

如曰由於捐輸耶，以吾國民之創鉅痛深，寧能謂無此志願？以吾國之地大人衆，寧能謂

無此能力？雖然民國元年嘗有國民捐矣，民國四年嘗有救國儲金矣，其成效何如者？蓋捐輸之方法僅適用於少數之醵金，而不適用於巨額之集資，人有恆言：「中國有四萬萬人，人出一元，即得四萬萬元。」此以人口之計算爲金融之計算，膚識之單簡，財政學者所不許也。

如曰由於募集國內公債耶？誠然，舍此莫由，然談何容易者？財政學者之言曰，「觀於其國募集公債之多寡，即可知其國機關組織之完備與否？」從可知募集國內公債，必有待於國內機關組織完備之後，以專制黑闇之機關，殘缺不完之組織，而欲募集公債，非緣木而求魚即治絲而棼之耳。曹汝霖於身犯衆怒之後，爲解嘲之言曰：「政府不能無錢，國民既不欲借外債，何不自己出錢？」試問彼有何人格，以何面目，而問國民出錢者？國民惟爾之故，至於不名一錢，即令有錢，其能以之塡爾無底之壑耶？

募集之方法已窮，於是有激宕其詞者，曰「國民相與集資儲之外國銀行，專以爲還債及賄賂之用。政府無從提取，即無從中飽，庶乎其可！」吾聞其言而悲之，國民相與以血汗所得之金錢，儲之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即以之貸於中國政府，而勒取至高之利息與獵取國家

生存條件，以爲擔保品，政府得之以之浪費，甚至卽以之殘殺國民。然而借債者政府，還債者固國民也，國民之金錢儲於外國銀行者愈多，則他日還債之責任亦愈重，至於債無可還，而國民之金錢亦因之而竭，其去爲牛馬也，不遠矣。嗚呼，斯言也，吾聞而悲之！

然則還債及贖路之希望終於絕耶？觀於萬國聯盟約章發端詞，可知非組織的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嗚呼，凡我國民其深念之！其深念之！

# 政治與羣衆

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全國人民，對於國事，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在全國人民裏頭，越是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那些痛苦越是加甚。難道那些痛苦，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越是憂心，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對於國事，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抱着苦痛，還要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去。

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往往不知道需要，不知道需要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承受；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便已是知道承受了。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或是如此，若是複雜些的現象，他的知道，便不能如此貫澈。例如一個人，饑而思食，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需要，及其得食，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然而那些食料裏頭，是否適宜於衛生，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補益的資料，這裏頭剛剛沒

有，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憑忌的資料，這裏頭剛剛存在，如此則食了下去，往往非徒無益，而且生病。他所承受的，未必是他所需要，他所需要的，未必是他所缺乏；換一句話說，他所缺乏的，他不知道需要，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承受，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尚且不容易如道；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你知道了沒有，」那人答道「知道，」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那人畢竟是不知道。如今我舉吃飯這一件事來做個例，已是如此。國事比較吃飯，複雜何止幾倍，所以我們對於國事，要想救治，不能不先問一句道：「他所缺乏的是什麼？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好逸而惡勞，是人類的天性，好生而惡死，尤其是人類的天性，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是必須去做的，」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搖搖頭，不肯去做；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如果賴着不去，那你便要死在眼前了，」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沒了法，也只得搖搖頭，嘆口氣，終于去做了。從前進化學者說，「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有許多人，搖搖頭，不答應；你說是，「有飛機，有汽車，有汽船，交通便利，是人生的幸福，」他卻說是「鄰國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總是人生的幸福；」你拿他怎麼樣呢？如今進化學者卻說「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這句話，無異告訴他道，「人家已經用着飛機，用着汽車，用着汽船，一直闖進了你家裏來了；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用大眼雞的帆船，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過命！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用着機關槍，來攻殺你了；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用大鳥槍，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過命！還怕你不隨着歐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州的棕色人，一齊的等着滅種嗎？」這樣一說，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極可惡的，使我們不能舒着嬾筋，吃太平無事的飯，睡太平無事的覺，然而性命要緊，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着進化那條路走，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脚步卻已是不能不挪動了。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善薩，念念有詞的道「涅槃，」「滅度，」嬾得極了，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偸嬾，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物質方面是如此，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精神方面的進化，和物質方面的進化，原沒有兩樣的形式。人家已經解決了貴族和平民之爭，君主和人民之爭，如今要進而解决富人和貧民

之爭了，我們如果還是在這里，做什麼帝制的夢，復辟的夢，以至於什麼托辣斯的夢。那麼，我們的前途，只有兩步：第一步是亡國，第二步是滅種；我們如果說不怕，那便沒奈何，我們如果還有三分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惟有硬着頭皮，大踏步的向着國內和世界上那些對於貴族的平民，對於君主的人民，對於富人的貧民，大聲吶喊道：「我來參加戰綫！」除了這樣，再也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以上這兩樣，是明明白白的，無可疑的。我們今日，最缺乏的是什麼？和最需要的是什麼？似乎也可以知道了。

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似乎還不大知道。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歡歡喜喜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是「食便宜的米，」這誠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卻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撚着鬍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說是「搗亂，」而且唉聲歎氣的說，「

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極點了；」提起政治，說是「齷齪，」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教育麼？實業麼？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教育實業如果進步，國內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自然也便進步了。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正和方纔所說「食便宜的米」是一樣的話。因爲這已是結果，不是原因啊！沒有政治進步而教育實業是不進步的，也沒有政治不進步而教育實業進步的；自消極方面說，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日積月累得來的成績，壞政治一刻的工夫，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自積極的方面說，壞政治如果存在，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我說這句話，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也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裏，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不要忘了政治。我們最先要明白的，政治是什麼東西？政治二字，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我以爲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便是政治所以爲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在君主專制時代，人

民的生命自由等等，是自己不能保障，而靠君主爲之保障的；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人民便靠泰山一般，安然無事；君主昏暴的時候，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叫苦連天，無所逃命了。人民上了這種老當，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交給人去保障，是危險的，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囘來，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這便是民主政治。若是國體雖號爲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已經不由自主，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不向他們手裏頭一把的奪了囘來，生命自由等等尙且不由自主，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不嫌瑣細的說，一國的收入，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成的一國的收入，全放在官僚軍閥的荷包裏，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物質進化的方面，還有指望麼？至於精神方面，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也不能得着，更不用說實行了。精神進化的方面，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過這一生一世了。教育如此，實業可知，算來算去，除了掛外國的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竟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也不忍多說了。

我們如果知道，教育

和實業，是羣衆所缺乏的所需要的，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使眼前的壞政治，變成好政治；好政治的最少限度，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到那時候，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與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故此教育實業的發展，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

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在民國以前，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已不一致，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這非革命手段，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我們問他道，你的「憲」是要誰去「立」呢？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那麼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你一面要人民立憲，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他始終沒有解答，所以到底革一回命，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然而國人裏頭，用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始終沒有拋卻。所以民國六年夏間督軍團作反，毀棄約法，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北京有一部分政客便

曼聲的說道：「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他們說了這話，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成功了蛆蟲化。他們的用心如何，此時不去說他，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革命又是一件事，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那眞未免過於穩健了。對于國憲是如此，對於省憲也是如此；所以什麼國憲咧，省憲哪，在人民看來，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卻是在人民之敵看來，卻是一種極有興味的裝飾品，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若要想憑藉這麼樣的立憲，來得到好政治，眞眞是風馬牛不相及了。老實一句話，憲法是革命得來的結果，不是革命的替代品，以爲立憲可以替代革命，是絕對的虛僞，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非革命的手段，除了立憲說而外，還有好人政府說。我在此表明一句：主張好人政府說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如今批評這一說，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直說出來。我以爲這一說，比較立憲說，是進一步的，立憲說是祇要有「憲」不管什麼人去「立，」人民不能立，那麼，滿洲政府去立也好，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把持一

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好人政府，卻能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能標明在政府裏的，必須是好人。這不是已進一步麼？只是他所知的，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可憐得狠，他意中的政府，不是以人民爲基礎的，却是以一種特殊勢力爲靠山的。這一種特殊勢力，混名是太上政府，他意中的政府，對於這太上政府，國務總理不過是一個紀綱之僕，國務總長，不過是一個管賬的，或是跑腿的，只怕還跟不上呢。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價值，却要大把的將些好人塞在裏頭。可憐得狠，那些好人塞在裏頭之後，都變成壞人了，至少也變成無用之人了。好人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呢？須知道太上政府，除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將他打破；生息於太上政府之下，以太上政府爲靠山的，却想要矯正太上政府，眞眞是螳臂當車的故智了。而且這太上政府，還有一個太上政府在他的上頭，太上政府對於他，已是一重奴隸，政府對於他，便是二重奴隸，不用說矯正，連趨奉還來不及呢。老實一句話，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比緣木求魚，豈不更難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終

於是壞人政府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

這樣說來，我們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這兩種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會實現的。

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上頭所述，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好政治，欲得到好政治，惟有革命；然則革命兩個字，眞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全國人民，無論是教育界實業界以至等等界，都應該同心一德，向革命那條路，大踏步的走去。如果這樣，我敢信革命早已成功了。只是這不過是一個理想，自有人類以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沒有一次，是全國人民一齊奮起去做革命的。起頭的時候，總是止有少數的人，看準了羣衆的缺乏和需要，奮不顧身的，爲革命的提倡者，其始不惟不能得羣衆的同情，而且反博得羣衆的怨恨和詛咒。爲什麽呢？就是剛纔所說，羣衆的缺乏和需要，羣衆自己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同情何自而來呢？一直到羣衆漸漸的知道了，也就漸漸的有些同情於革命的了。只是在

羣衆裏頭，還是極少數的，在那時候，如果革命的敵人，力量雄厚，立刻將他擊破，他於擊破之後，再團結起來，數量必然加增，這還不必耽心，倒是革命的敵人，力量如果脆弱，一時就被他推倒，他推倒敵人之後，反而自己有些站不住了。何以故呢？那時候的羣衆，知道革命爲羣衆所缺之所需要的，還是很少，同情於革命者，還是很少，爲羣衆而革命的人，得不到羣衆的同情，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還沒有弄得清楚，自然便等量而齊觀，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羣衆的同情，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在那時候，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敵，樣人的包圍，一步緊似一步，而自己的後繼，竟至于踪跡全無，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一場革命的失敗史，也就於此結束了。所以革命的時候，所怕者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羣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卻是原因于羣衆之不了解。我如今將試十三年中國革命之經過，來證明一下。中國的革命，倡始于孫中山先生，經二十餘年之奮鬥，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只是辛亥的結果是什麼呢？三民

主義，在辛亥之役，成就了沒有呢？ 民族主義所要求的，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二是對于世界各國民族之獨立，自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可以說是達到，第二目的，卻還沒有開展呢。 至於民權主義，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便連萌芽卻還沒有，這樣的結果，總算是微乎其微了。 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已經是極不容易的。 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就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這種標語，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根據于這勢力，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滿洲末造，傾注全力于練新軍防家賊，然而他所練的新軍在南方的，都受了「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感化，成爲反正軍的隊；便是在北方的，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以致搖動了軍心；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結果是適得其反，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 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可以得一證明。 然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標語，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的，歷史的留遺，和環境的壓迫，使革命黨人的宣傳，能鑽入羣衆的耳裏，喚起了他的自覺，眞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

醞釀的工夫呢。其他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宣傳，在那時候，比較起來，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試看元二年間，革命黨人的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所動作，不但不能得羣衆的協力，反而惹得羣衆的嗔厭；被袁世凱看出破綻，便利用羣衆的嗔厭，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辛亥之役，革命黨人驅逐滿洲，非常之快；癸丑之役，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也是非常之快，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與袁世凱，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　革命黨所怕的，不敵是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癸丑之役，革命黨人看出袁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所以有討袁之舉；因爲羣衆的不了解，以致於失敗。　三四年間，繼續討袁，都是繼續失敗，直至四五年間，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於是羣衆裏頭，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不但是一種先見，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　辛亥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丙辰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已經是民國了，如何又要做皇帝。」這兩種標語，有同等的效力；前一種標語，能使清帝退位；後一種標語，能使洪憲帝制取消。後一種標語，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

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無數革命黨人的心血頸血，浸漬醞釀而成的。丙辰之役，袁世凱所有的兵力，較之癸丑之役，更爲雄厚；癸丑之役，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丙辰之役，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線上，袁世凱不但不能打破他，反而自己衆叛親離，終於做了塚中枯骨，和他的祖宗袁術地下相逢，做個愁人說與愁人道了。

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辛亥之役，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丙辰之役，社會上以爲袁世凱取消帝制，便完了事，一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必須的工作，都撇在腦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羣衆對於他，表示冷淡和嗔厭，和元二年間，竟差不多，因爲這樣，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無數的小袁世凱，依然存在，宛如董卓死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一齊出來，他們的撒潑，比董卓還要兇些。

他們以爲袁世凱的一生，都沒有錯，所錯的，只是做皇帝一樁事；他們祇要不犯此着，便做什麽都不要緊的。於是亂糟糟的，一直糟到今日，還是沒有個收拾，我們試想他們的力量，能比袁世凱大嗎？他們的手段，能比袁世凱高嗎？

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他們卻居然能生存

至於今日呢？ 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他們何至於此。 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 經過了元年和五年的覆轍，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說元年之役，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五年之役，不應該與一班小袁世凱調和妥協，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澈，而內亂反致延長；這一嚴重的責備，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只是六年以後，護法之役，其結果又何如呢？ 護法之役，起於六年夏間，迄於十一年夏間，時間的經過，比起辛亥之役，延長得多，用兵的區域，比起前兩役，也擴大得多，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 十一年六月之初，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贊成護法，黎元洪入京，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裏頭卻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的用意。那時候，革命黨的態度，該怎麼樣呢？ 諸君總還記得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先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表示欣慰，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之一半，改

爲工人，作爲停戰條件，把全數兵士，改爲工人，另編國防軍，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這篇宣言的意義，非常嚴重，可以算是民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　何以故呢？　剛纔不是說過，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麽？　元年的時候，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歸於統一，南京留守，將所轄的各軍，大裁特裁的，裁賸了第八師的一師；廣東都督，將十餘萬民軍裁賸了二師一旅；而袁世凱呢，卻在北方，招兵不已，還恃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所以未講和的時候，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講和以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交給袁世凱了，袁世凱卻將兩把刀都拿起來，把革命黨殺了下去。五年的時候，也是如此，平和咧，統一咧，無非是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交給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就拿着這刀，來殺革命黨人。這樣的結果，不是革命黨的倒霉，卻是國民的倒霉。　因爲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　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謀一個矯正的方法，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你的

刀如何安放，安放之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這纔眞眞是和平，眞眞是統一。　國人如果想起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　誰知不然，一萬個不然，那時候的輿論，對於這宣言，不是全不理會，便是冷嘲熱諷的說道，『你護法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鬧些什麼呢？　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代表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一班教授，便致電孫先生，說的是：『護法成功，應卽下野；』全國最高的學府，還這麼說，其他可想，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平日還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至此得了題目，便一哄而起的『請孫下野』了。　六年以來，護法軍的根據地，便摧毀無餘了；曹錕的賄選運動，便從此開始了，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便戢戢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其原因在哪里呢？　從前兩次，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這一次，是不調和不妥協了，何以仍是失敗，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還凶慘！　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是失敗於吳佩孚麼？　不是，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　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

兵悍將麼？也不是，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算來算去，除了失敗於羣衆的不了解，沒有第二樣說法。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以上種種，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革命和羣衆的關係，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待羣衆了解，然後革命，不過是一個理想；而羣衆不了解，革命不能成功，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然則革命黨，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一面努力于求羣衆的了解，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後開始，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眞眞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眞眞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不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

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二個方法。關於這一層，一時也解釋不盡，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將宣言和章程，載在上面，還有幾篇論文，附在後頭，都是對於這一層，加以解釋的，我也不用複說了。

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于國事之痛苦呢？在於全國人民，尤其在於全國裏頭有思識有知識的人了！

（編者案：此文爲汪先生十四年二月間在上海『南洋』『同文』『文治』幾間大學的演說詞，經先生詳細修改親自錄出，故將他收在論文裏。）

# 中國國民黨史概論

## 導言

兄弟覺得對諸君講授中國國民黨史，實在有點困難，因爲我們現在還未能夠有一部完全的黨史，而做黨史這件事情，也確實是不容易的，大概總要經過下面三種手續，方纔有個頭緒。第一是蒐集史料，先把一切關於本黨經過的事實，蒐集起來，作爲黨史的材料，所謂材料，決不能單靠着文字的記載，於文字的記載以外，還有許多事實，留在同志的腦海裏，必要假以時日，煩他們將腦裏的記憶，記載出來，纔能把幾十年本黨的事實，得較爲豐富的記載，這件事情，必須速做，否則一個同志死了，他腦海裏記憶的事實，也就隨之埋沒。第二是審定史料，我們一面蒐集史料，一面將蒐集得來的史料，加以精密的審定，纔能分別眞假，這番工作，比蒐集史料，還要繁難。第三是編纂史料，於審定史料之後，必須將審定的條分縷晰，綱

舉目張起來，然後可以做成一部有系統的黨史。以上三種手續，苟缺其一，黨史便做不成。如今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雖經指定專員著述黨史；却因爲這三種手續，還沒完備，所以黨史急切還不能做成。在未有黨史以前，講授黨史的困難，可想而知，何况兄弟在此講授黨史的時間，統共祇有十點鐘，欲在這短少的時間，講授繁重的黨史，實在更是困難。所以兄弟打定主意，不叫做講授黨史，而祇叫做講授黨史概論，所注重的不在各個的事實，而在幾個重要的概念，因爲概念清楚，則於黨史，已得其綱要。所謂幾個概念，第一是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第二是革命的主義及政策，第三是革命黨的組織及紀律。在這十點鐘內能否將這幾個概念解釋明白，尚不可知，但總要儘先將他講完再及其他概念。諸君須要知道，中國最近幾十年來革命的事實，幾乎可以說是本黨的事實，本黨的名稱，有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而本黨的主義，是始終一貫的。始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創做，繼以全國人民之信仰贊成，日多一日，中國革命運動，因以日益擴大。所以本黨的運動，便是中國的革命運動，因爲除了本黨之外，中國沒有第二個革命團體，這是數十年來顯著的事實。兄弟

敢信，諸君明瞭這種關係之後，必然增加對於本黨之信託，同時增加對于中國革命之決心與勇氣。

# 第一章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之時代背景

這一章要分以下幾節來說明

## 第一節　革命何以發生

從科學眼光看來，無論那一樁事實，決不會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須那個環境，需要着那種事實，然後那種事實纔會發生。革命也是人類一樁事實，決不能逃此例外，所以要知道革命何以發生，必要先知道那時代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們知道，如果那時代不需要革命，則革命決不會發生。祇是所謂需要，有兩種必要條件，方纔顯出。一是怎樣知道需要，二是怎樣得着需要。這最好拿一個譬喻來說明，一個人病

了，往往不知道是有病，知道是有病了，往往不知道是什麼病，知道是什麼病了，往往不知道怎樣醫法。這三層知識，一層比一層困難。一個人病了，纔覺得不舒服，覺得辛苦，却往往不知道這就是病，至於知道是什麼病，非醫生不能，知道要怎樣醫法，更非醫生不能。病人是需要醫治的，而對於自己的需要，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得着，具如此。國家之有存亡危急，如人之有病一樣。國家有存亡危急時，需要革命，猶人病時，需要醫治一樣。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尙且不容易知道，何况一國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所以有時國家危急存亡，已在眼前，而一國的人民，尙以爲太平無事。一個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病，尙且不容易知道，何况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根本原因所在呢所？以有時候對於國家危急存亡，雖然知道憂懼，却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完全是隔靴搔癢。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應該怎樣醫法，尙且不容易知道，何况一國的人民，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如何容易知道救治呢，所以有時雖然知道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而於怎樣救治竟和病急亂投醫一樣。人病時須有醫生，猶之國家存亡危急時，須有革命。醫生認定病人的病狀，非用解剖手術，

不能痊愈，便無疑無貳的要施行解剖手術，但於施行解剖手術之先，必要病人明瞭自己的病狀，知道非用解剖手術，不能痊愈，醫生方纔能夠奏刀，這就和革命之必要宣傳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病人不免流血，不免痛苦，這就和革命之必要流血痛苦一樣。施行解剖手術之際，如果不愼，往往使病人的痛苦延長，甚至痛苦增加，這就和革命之際，方法不善，必致延長或增加國民痛苦一樣。醫生的本意，是不要病人受痛苦的，然不施行解剖術，無痊愈之望，故祇能使病人稍受痛苦，以求痊愈，這就和革命之以犧牲爲幸福的代價一樣。所以革命者之於民衆，猶之醫生之於病人，第一要他知道爲什麼要革命，第二要他知道如何革命，這裏頭固貴乎有知識有技能，而尤貴乎有熱誠有道德。

如上所說，可知道革命之所以發生，是那時代需要革命，詳言之，是那時代，國家已陷於危急存亡，除了革命，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所以纔發生革命。不過時代的需要，往往不容易顯出。所以纔須研究怎樣使人得着需要，革命運動之艱難百折，委曲繁重，皆由於此。祇因爲既有此事實，便不得不然。假如沒有此事實，而硬去革命，便和一個無病的人，硬抬入解剖室

一般，那就成了笑話。

## 第二節 中國以前發生革命之原因

中國以前何以會發生革命呢，中國四十多年的歷史，往往有革命的事實。中國人民之能革命，已於歷史上得了證明，至於中國人民之何以要革命，也於歷史上得了回答。

先就民族家說，拿歷史家看，可以說中華民族確是能夠獨立的經過四千多年，他還能巍然存在，國家雖然給人亡過，民族決不曾亡過，對於異民族的壓迫，往往能將他們同化了去，不然便終於把他們驅除了去，如殷之濊貊，周之玁狁，漢之匈奴，都不曾和中華民族鬥爭過，然至多受他的騷擾而已。不但民族沒受影響，國家也沒受多大影響，東晉的時侯，五胡亂華，國家便亡了一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南宋的時候，女眞入寇，國家便亡了一大半，但民族依然存在，及至蒙古入寇，中國整個的國家便都給他亡掉了，但是民族却還是不曾亡掉，及至滿洲入寇中國整個的國家又給他亡掉了，但民族却還是不曾亡掉。中國亡於蒙古九十多

年，亡於滿洲二百六十多年，何以國家雖亡而民族尙存，因爲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和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的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的失敗，我們要知道，政治軍事，是國家所以存在的條件，文化經濟，是民族所以存在的條件，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雖失敗，而文化上，經濟上却沒有失敗，所以國家雖亡，而民族不亡。民族旣然存在，當他們政治軍事勢力强盛的時候，以文化經濟做自己的掩護等到他們政治軍事，勢力衰弱的時候，便起來將他們驅逐，恢復自己已亡的國家，到那時候，他們不是驅逐了去，便是同化於我爲一民族了。

就民權來說，拿歷史來看，中國國家雖沒有民權的制度，中國人民，却不能說沒有民權的思想，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又說：民爲貴，君爲輕，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其他類此的話，在古人典籍中，往往看見，黃梨洲原君一篇，說得更爲透澈。中國人民，因爲有此思想，所以對於君主暴虐無道，民不堪命的時候，人民便會起來革命，好像是天然的道理，和人民正當的權利一般，便是歷史家也承認人民有此權利。對於秦二世，隋煬帝等時代，人民革命，都左袒

人民，不在君主。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中國國家有民權的制度，卻不能不說中國人民沒有民權的思想。

就民生來說，凡是人民要求革命，其最大原因，都是由於生計之壓迫。拿歷史來看，所有革命表面上的原因是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實際上，卻是因爲君主無道，政治腐敗的結果，以致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社會經濟，備受壓迫，一般人民，窮無所之，遂不得不挺而走險。歷朝末造，所醞釀出來的革命，沒有不如此的，試拿明朝來說，明朝之亡，人都知道是亡於滿洲，然使那時沒有李自成張獻忠一般盜賊，擾亂西北，明朝還不至沒有餘力對付滿洲，李自成張獻忠做賊的原因，由於搶米，所以當時有米賊的綽號，當時西北一帶，民窮財盡，於此可見。西北一帶所以民窮財盡的原因，卻因爲倭寇擾亂東南，不能不竭西北之財力，以轉輸軍費。然則東南荼毒，延及西北，以致東北亦受其弊。由此說來革命原因，實發原於民生問題，眞是古今中外，所莫能外，不過沒有民生主義來解决他，大亂一場，得不到長治久安的結果便了。

如此說來，中國從前所以發生革命，完全由於時代需要，不過一般人民，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於爲什麼要革命，既不甚明白，於如何去革命，更不甚講求，自然得不到革命的完滿的效果，祇弄成一治一亂的局面，其實所謂治，不過久亂之後人思甯息，所謂亂，也不過醞釀既久，偶然爆發，需要革命的原因，是無時不存在的。

## 第三節　中國最近發生革命運動之原因

中國以前之革命，其原因已如上述，所以最近之革命，其必要與可能，絕無疑義。就民族來說，中國從前既然能驅除蒙古，自然必能驅除滿洲。就民權來說，以滿洲最近數十年來，君主之無道，政治之腐敗，自然會發生革命。就民生來說，最近數十年來，民生之凋敝，社會枯窘，自然會逼一般人民走向革命那一條路去，這眞是二十四史上，一個依樣葫蘆，絕不會有例外的。祇是最近數十年來，中國之革命運動，和以前之革命，有大大不同的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哩是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是以前所沒有的，上頭說過，中國四千年來，與異民族相遇，祇有政治上，軍事上之失敗，沒有文化上經濟上之失敗。却是

最近數十年來，所遇着的民族，和以前絕不相同，他們有所謂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根據，固在於修明政治，強固軍事，尤在於經濟之發展，而文化之發展，與經濟之發展，互爲因果，例如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因爲工商業發達便勤求製造，發明機器，結果科學發達，使歐洲文化，煥然一新。又因爲文化發達，便出產豐富，交通利便，結果工商業發達，其勢力普及於世界。論起政治修明，軍事強固，經濟發展，文化昌明，本來不是壞事，甯可說，凡是國家，凡是人民，皆當致力於此，無如那時代英國及歐洲各國的生產制度，完全建築於私人土地資本之上；以致生產機關，爲私人所壟斷，生產利益，也爲私人所壟斷，所謂文化與經濟，成爲私人享樂品，所謂政治軍事成爲私人之保障物。少數私人得此憑藉，對於國內，便壓迫一般勞苦民衆，對於國外，便壓迫一般異民族，對於異民族及其居住之土地，創出一個殖民地的名詞，將殖民地人民的能力，及土地的生產，滿他掠奪原料的慾望，同時利用這些原料，製成商品，銷售於殖民地，供他播取利益的慾望。這兩重慾望，向殖民地取夾攻的形勢，眞是威逼利誘，無所不至。從前所謂亡國，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便算了，如今殖民地主義，所謂政治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

其目的乃在於經濟之吸收，經濟枯竭，文化自然也便枯竭，所以其結果，不止亡國，眞是滅種。最先夷爲殖民地的是美洲，其次非洲及印度，其次澳洲及南洋羣島，其次自然是東亞了。中國和這些帝國主義相遇，不但政治上軍事上發生劇烈的鬬爭，經濟上文化上也發生劇烈的鬬爭，不但決國家的存亡，而且決種族的存滅。此種劇烈鬬爭，以鴉片戰爭爲開幕，直至今日劇烈的程度，有增無減。

如此說來，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除了以前革命所有的各種原因，依然存在之外，還添了一種新的原因，比之以前更爲嚴重，更爲迫切，所以中國最近時代需要革命，比之以前，其程度何止百倍加甚。換句話說，從前革命推倒無道君主及異民族侵掠，便算滿足，如今革命，却是要推倒帝國主義。

## 第四節　中國最近革命運動與時代背景

照以前所說，中國最近需要革命，已無疑義，祇是如何纔能顯出這需要呢，換句話說，便是如何纔使人知道需要呢。

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創始中國革命運動之先知先覺本黨總理孫先生，當表敬意。

今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卒於北京，遺囑一句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今年是西歷一九二五年，上溯四十年，是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已四十五年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曾發生過一回革命，是爲太平天國之役，在中國革命史上，雖然放出異彩，但其大體，究竟和劉宋朱明差不多，只能算入中國以前的革命範圍裏。中國最近革命之第一幕，不能不說是一八八五年，那年孫先生立志顚覆淸廷，創建民國，是爲第一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是爲第二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〇五年孫先生成立中國同盟會本部，是爲第三時期的開始。由此十年至一九一五年孫先生統率中華革命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苦鬥，是爲第四時期的開始了。由此十年至一九二五年孫先生遺命中國國民黨繼續國民革命的工作，這可說是第五時期的開始了。以上四十年，劃分做四個時期，每一時期爲十年，幷非有如此明瞭整齊的劃分，不過爲讀者容易記憶起見。然劃分的大體，也還不錯，更有可以幫助讀者記憶的，就是一八八五年的時候，有中法戰

爭及講和。一八九五年的時候，有中日戰爭及講和。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有日俄戰爭，一九一五年的時候，有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一九二五的時候，有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這些帝國主義的侵略狀況，恰恰與國民革命的運動，作一對照，更容易發人深省，使人得明瞭而深刻的印象，還有可以幫助讀者記憶的，今年為一九二五年，歲在乙丑，上溯十年，歲在乙卯，上溯十年，歲在乙巳，上溯十年，歲在乙未，上溯十年，歲在乙酉。整整的四十年，我們知道，這四十年內，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怎樣的，時代背景，又是怎樣的便可知道，那時代怎樣需要革命，與革命怎樣適應於時代之需要了。

## (甲)第一時期

距今四十年前，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時候，也就是中法戰爭的時候，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為取得經濟侵略的基礎，不斷的軍事侵略，

爲達到目的之手段，英法聯軍攻破廣州之役，及攻破天津北京之役，都是用這種手段的特徵。自從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締結以後，滿洲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不敢輕開戰釁，而帝國主義，在中國亦已取得經濟侵略的基礎，覺得不必再用軍事侵略，可以達到目的，於是變換手段，由威逼而利誘，以買收滿洲政府之心，這種攻心政策，較之戰爭，更加利害。英國遣洋槍隊，幫助滿洲政府，打倒太平天國，以致滿洲政府，感激英國，事事順從，這便是最著的例，在那時候，滿洲政府，早已把破北京，燒圓明園一場惡劇，付之九霄雲外了，況且在那時候，太平天國，已被打倒，滿洲政府自命中興，一般君臣，興高彩烈，方以爲子孫萬年之業，從此無憂，須知道革命發生，總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一般人民，憂心宗國，岌岌然不可終日，方纔不惜犧牲涉血，如今旣歌舞太平不暇，又何從感覺革命之必要呢？

二，軍事方面　太平天國，被滿洲政府打倒是由於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練什麼湘軍淮軍，効忠滿洲政府，所以得最後的戰勝。自此之後湘淮諸軍，得了翌贊中興的名譽，一直到乙酉中法之役，這種名譽，還是維持，在此役，中國軍隊，并沒甚敗仗，諒山之戰，還打了勝仗。中

國軍隊的腐敗，還沒有十分暴露，滿洲政府的威信，還沒有十分倒墜。從來革命之發生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人民覺得政府沒有什麼可怕而作惡如故，方纔容易發生反動，如今滿洲政府既然還能維持威信，革命的可能，便沒有十分把握了。

三，社會方面：革命是一件革故鼎新的大事，最近革命，在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澈底改造，尤其是大事中之大事，倘使人民對於改造，沒有極大的覺悟和決心，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中法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的心理是如何呢？先就物質文明來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海禁大開，歐洲一切工藝品次第輸入，至少可使國人對於物質文明得一認識，知道機器製造品，非手工業製造品所能望了。然而異民族間相遇，彼此都不免有排拒的感情，在各有文明的異民族間相遇爲尤甚，在四千年來以文明自負的中華民族，更其特別加甚，所以當時一般國人，對於歐洲之物質文明，竟會不能認識。如今試述一兩件事，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打仗，最得力的是水師，他的水師，是他所手創，有長龍快蟹等等名目，縱橫長江上下，得意非凡。他做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一日在安慶城樓上，憑視水師，正在神遊目想之際，忽然的有一條英國

小火輪，風馳而過，那些長龍快蟹，一霎時便浮沉不定起來，曾國藩看見了，心頭一急，便吐了一口血，這是曾國藩的聰敏過人，他自從見了這小火輪，知道自己幾十年辛勤訓練的水師，全靠不住，所以後來他便派五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在上海和南京設立製造局，提倡格致。曾國藩這個人，算是對於物質文明，能夠認識的。李鴻章因爲曾經利用英人戈登的洋槍隊，打破太平天國的李秀成，所以對於物質文明，也能夠認識，只是當時的一般士大夫，能夠如曾李二人的，實在是最少數。不用說別的，卽如彭玉麟之流，他帶慣了長江水師，他便說長龍快蟹，比小火輪還要便捷，他們不只反對輪船，他們還要反對鐵路，當時吳淞新築鐵路，恰巧上海發生瘟疫，他們便說瘟疫是鐵路惹來的，將鐵路拆了下來，投之江中，以輪船和舢板比較，以火車和獨木輪車比較，這樣簡單的事實，他們尚且認識不淸楚，其他一切物質文明，不能認識，更何待說。對於物質文明，尚且不能認識，則對於精神文明，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其不能認識，越發不用說了。所以當時日本雖然已經全副精神去做維新事業而中國依然糊糊塗塗的，在那裏混日子，男子儘管講究做八股，女子儘管講究纏小脚，此外

什麽事都不管。須知道革命之發生，由於精神生活，生了變動，對於國家社會，感覺得有改造的必要，纔會有破壞的决心，和建設的希望，像那時候社會方面，如此混沌，那裏有革命發生的可能呢。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在乙酉中法戰爭的當時，中國社會實在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雖然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革命的需要，已經非常迫切，而在這般社會裏，實在無從着手。我們論到這裏，不能不佩服孫先生的先知先覺，他在那時候，只有二十歲左右，他看破了中國的情狀，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因中法戰爭一役，知道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侵略的劇烈，萬萬不能坐視，又知道滿洲政府，若不推倒，則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無從做起，他顛覆清廷的思想，是從此得來的。一半是鑒於目前形勢，一半是繼承中國民族固有的思想。他創建民國的思想，却是從幼時在檀香山一帶，看見美國民主政治的模樣，加以研究英文的結果，知道世界的大勢，和民主主義的潮流，又因爲研究中國歷史的結果，知道歷朝革命所費時費力的，不在乎推翻舊政府，而在乎革命之後，羣雄角立，人人抱着爭王爭帝的思想，所以亂個不休，惟

有創建民國，纔可以免此禍患，如此說來，孫先生在當時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確立了。

只是在當時社會中，以何憑藉來實現這般理想呢？明亡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寄存於兩大派人物之中，一大派是讀書人，從前所謂士大夫，如今所謂智識階級，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先生，為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一般讀書人心裏，但是不久便被什麽博學鴻詞科，將一般讀書人都騙了去了，有了翰林進士尚書侍郎，還管什麽民族主義，及至太平天國出來，一般讀書人還抱定了「君臣之義已定夷夏之辯不容再存諸心」的思想，拚命幫助滿洲政府，來打倒太平天國，如今正是歌舞中興的時候，這一大派人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又一派是勞動者，從前所謂下流社會，如今所謂勞苦民衆，陳近南先生為之領袖，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勞動者的心裏，創立了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等祕密團體，以反清復明為口號，他們不是讀書人，沒有翰林進士尚書侍郎等願望。所以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裏，比較能夠固結。二百六十多年來，他們對於滿洲政府，起了不少的反抗，太平天國一役，更是發揮盡致，及太平天國敗了，什麽哥老會等，都被一般所謂中興名臣收買了。論起來，不讀書便

不容易做官，這是他們的好處，而因不讀書，便沒有知識，便容易被人利用，這是他們的壞處，雖然是總比讀書人好得多，然而在那時候民族主義在他們的會裏，已成死灰，又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

照此說來，孫先生在那時候，要做革命，可以說毫無憑藉，縱使免強做去，必至失敗，無可疑的，但是革命的最大本領，便是不顧目前的失敗，以求將來的成功，所以孫先生在那時候，明明知道失敗，却偏要拚命做去，他在士大夫社會和勞動者社會。用了不少的力去做革命的宣傳和組織，他落得了一個瘋顛神經病的徽號，能贊成他的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人。他在這時候，除了在香港澳門廣州祕密運動之外，他還周歷長江一帶，直至北京蒙古，實地觀察中國大勢，和社會情狀，以儲蓄他革命的勢力。所以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這十年之間，只能名爲革命醞釀時期，在這時期之中，孫先生的著作，只有一篇給李鴻章的信，有人看見了這一封信，便以爲孫先生當時的政治思想，還不過是一些富國強兵的政策，還不會有顚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其實這些不過是孫先生表面的文章，他既然要周行內地，深入北京，

自然不免要有這外交手段，不但致李鴻章的信是如此，便是當時所謂興中會的章程，也深藏革命的色彩，這是祕密結社祕密行動應有的事。要知道孫先生當時眞正的志向，當以他所自著的孫文學說第八章爲斷。

在第一時期，卽革命醞釀時期，雖沒有什麼顯著的實事可記，然却有顯著的意義，可以使我們認識的，一是革命的人應該有極銳利的目光，看出時代的需要。二是看出之後，便要領着羣衆向前去做，這叫做適應時代，也叫做促進時代。

## (乙)第二時期

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那年是歲在乙未，正是有名的甲午中日戰爭的翌年，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乙酉中法戰爭之役，中國的外交方面，雖然是隱患潛伏，還沒有到爆裂的時候，由此十年，至於甲午，中日戰爭，外交上的形勢，便不同了，滿洲政府之腐敗無能，已

完全暴露於世界。而且甲午中日戰爭之役，日本以一戰而得了賠款二萬萬及割讓臺灣澎湖列島，種種權利，使各國輕視中國之心，和貪得無厭之欲，一齊並發，於是始而瓜分海港，德國占領膠州灣，俄國占領旅順大連灣，英國占領威海衛，法國占領廣州灣，英國又占領九龍。繼而預備瓜分，各省劃定所謂勢力範圍，英國要求揚子江各省不割讓於他國，法國對於兩廣雲南，日本對於福建，也有同樣的要求，俄國於東北各省，德國於山東，雖沒有要求的形式，而事實已經存在，及至庚子之役，八國聯軍，打破北京，辛丑議和，締結了空前恥辱及喪失權利的條約，又因爲俄國在東三省不撤兵的原故，引起了日俄戰爭，中國對於人家在自己領土裏戰爭，却宣佈中立，中國的沒有能力，可以自主獨立，已經成爲不可掩的事實。總而言之，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十年間中國的外交，可說是倒霉至于極點，在這種外交情勢之下，無論中國人民平日如何自尊自大，至此也覺得創鉅痛深，不可終日，人民既然有此心理，對于革命需要的感覺，比第一時期自然較爲容易了。

二·軍事方面　在第一時期裏已經說過，從來革命之發生，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

乙酉中法之戰，中國還沒有甚敗，所以滿洲政府的威信，尚能維持，甲午中日戰爭之役卻不然了，湘淮諸軍，望風奔潰，如秋風之掃落葉，即所謂北洋新軍，及北洋艦隊，亦大敗虧輸，滿洲政府之威信，從此掃地，以後索性連海軍衙門都裁去了。德國占領膠州灣之後，對于各國之任意宰割，吞聲忍受，不敢稍有抵抗，庚子之役，想以練拳念咒抵禦大砲機關槍，以至京城打破，連夜西奔，自此以後，全國人民都知道滿洲政府不是東西，並且知道若不將他驅除，整個中國必然被他斷送。及至日俄戰爭，直接將他的老家作爲戰場，他也毫不在意，更使中國人民看他不起，在這種情狀之下，革命之發生，比第一時期，自然覺得可能了。

三．社會方面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沒有幾年，便發生戊戌的維新變法，這種不澈底的革改，與中國的前途，固然不會發生什麽影響，然而這也是時代的過程上所不能免的。雖有己亥的一番反動，卻于庚子之役，使維新變法得了必要證明，在那時候物質文明上和歐洲比較，自知不如，已不必說。便是精神文明上，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對于舊有的，都起了懷疑，同時對於歐洲輸入的，便生了接受的傾向了。在這時候，發生革命，比起第

一時期的確容易得多，在這時候，所需注意的便是不要給不徹底的改革，牽絆住革命的進行。因爲革命的進行，如能不受牽絆，則此種不徹底的改革，對於革命的進行，實是無意之中，與以不少的援助的。

照以上所說，可知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十年之間，是中國受極大的打擊，毫極大的損失的時候。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受極大的激刺，生出極大的變動的時候，孫先生在這十年之間，先後起過兩次革命軍。第一便是在廣州，正是甲午戰爭之翌年，第二是在惠州，恰與庚子聯軍之役，同在一年，第一次革命軍在廣州起事未成，損失了陸皓東一般同志，因爲正在甲午戰爭之後，一般人民，雖然不懂得革命的意義，却已經懂得中國的危急。所以孫先生的革命行動，不復如等一時期，目爲瘋癲神經病，而另換了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等徽號了。第二次的革命軍在惠州轉戰數月，滿洲政府的軍隊，望見革命軍的旗幟，便心驚膽破，加以那時史堅如在廣州省城謀爲惠州革命軍的響應，埋伏地雷，攻擊兩廣總督衙門，事雖未成，已經使德壽一般人喪失魂魄，這第二次的革命軍，論勢力比第一次的革命軍大得多，

論影響，也大得多。那時候正值滿洲政府迷信義和拳，將京城鬧得昏天黑地，而他們人民對於滿洲政府，輕視憤恨，已經到了極點，所以對於孫先生的革命行動，由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等徽號，而變爲救國志士等等徽號了。

這第二時期，可名爲革命萌芽時期，比起第一時期，的的確確，是得了一些進步。我們推究所以得了這一些進步的原因，可以說是時代促進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促進時代，因爲社會受了激刺，生了變化，使革命發生，得所憑藉，故叫做時代促進革命。因爲革命黨人，猛向前進，努力不已，使社會覺悟得快，同時使時代進步得快，這叫做革命促進時代。兩者比較，還是革命促進時代更爲重要。假使革命不去促進時代，而等時代去促進革命，則革命的進步，必然遲慢，而進步時所遇着的種種障礙，也必然不能立時掃除。阻誤了革命的進步，同時也就阻誤時代的進步。

試看孫先生在第一時期，絕無發生革命可能的時候，而努力革命，因以有第一次的革命軍之發生。在第一次的革命軍失敗以後，努力不已，因以有第二次的革命軍之發生。我們

估量革命之進步固然，不要忘了是受時代的進步之援助，然而試想在那時代，如果沒有革命運動，做中堅骨幹，如何能使泄泄沓沓的人心爲之振足，更如何能使不澈底的改革，失了牽絆時代的進步之効力，更何能以革命供給時代的需要呢。所以革命黨人，認清楚了時代與革命之關係，要以決心與勇氣進行革命，無稍間斷，這是對於革命之責任，也就是對於時代之責任。

## (丙)第三時期

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本部，舉孫先生爲總理，那年是歲在乙巳，正在有名的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那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鴉片戰爭以後，庚子聯軍之役以前，滿洲政府，對於各國，雖不免有媚外的行爲，然大體却是仇外，庚子以後便由仇外一變而爲媚外了。滿洲政府既然專以媚外爲事，所以各國的武力侵略政策，已用不着，完全以經濟侵略，達到帝國主義之目的，所以庚子

以後，數年之間，中國的外交形勢似乎是風平浪靜，然而英德法的三國銀行團英德法美的四國銀行團，已在中國樹立了經濟侵略之最大基礎。民國以後，加入日俄成爲六國銀行團，既而美國退出，成爲五國銀行團，侵略政策旣由武力而移經濟，所以各國對於中國的口號，乃由瓜分而移於共管了。

二・軍事方面　庚子以後，滿洲政府汲汲於練新軍，有人問他道，練新軍做什麼用呢，他答道，所以防家賊的，這一句話，可以代表滿洲政府末造的心理，總而言之，在那時候，滿洲政府的軍備，非所以對外，乃所以對內。換句話說，非所以對付帝國主義，乃所以對付革命黨，滿洲政府之情見勢絀，革命黨祗勇往直前，於此可以槪見。滿洲政府之練新軍，說所以防家賊，誰知因爲練新軍的結果，將無數革命黨人參入行伍中去，於是軍隊反正，遂爲滿洲政府之致命傷，這是滿洲政府所不及料的。

三・社會方面　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十年之間，社會方面，所發生的是維新與守舊的問題，一九〇五年以後，守舊不成問題了，替換了革命與君主立憲的問題，在那時候，

革命派與君主立憲派之激戰，宛如從前維新派與守舊派之激戰一般，終之君主立憲派不徹底的思想，敵不過革命派澈底的思想，理論上既說不過革命派，實行上，又不如革命派之勇猛精進，所以幾年之間，滿洲政府，還沒有倒，君主立憲派，已經聲嘶力竭了。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一九〇五年以後，革命運動，已由萌芽時期，入於進行時期。就一九〇五年來說，革命運動，已樹立一個堅固偉大的基礎，便是中國同盟會之成立。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前，如與中會，雖是以革命爲目的的團體，但是黨的組織，還沒有完備。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方纔有所謂黨。除了孫先生所手創的與中會一派之外，還有黃克強所手創之華與會，蔡孑民所手創的光復會，以及十七省的革命分子，一齊加入，結爲一個團體。舉孫先生做總理，各個黨員，本於通力合作的精神，分頭做事，於本部之外，並成立了多數的支部。黨的組織，日益進步，而黨之宣傳，也隨以俱進。宣傳的總機關有民報，其餘海內外各報，無論是日報，是旬報，是月報，都是將黨的主義，向民衆極力宣傳。所以自一九〇五年以後，革命事業，成爲有條理，有系統進行。一九〇六年，便有萍鄉醴陵之革命軍，接着又有潮州黃崗惠州

欽州廉州鎮南關河口等處之革命軍。此外還有軍隊反正，如廣州新軍，安慶新軍等。又有暗殺的組織，如徐錫麟之刺恩銘，吳越之刺五大臣，熊成基之刺載洵，汪精衛等之刺攝政王，溫生才之刺孚琦，陳敬岳之刺李準等等。可以說道，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幾年之間，革命黨人所流血，連續不斷的，灑遍於中國各處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事雖未成，而其精神實足以感動民衆。所以同年八月十九之役，武漢起義，全國各省，次第響應，數個月的工夫，便造成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的大業。這是決非偶然的之革命促進時代的功效，於此大見了。

(丁)第四時期

民國元年以後，至於今日，時代背景，是怎樣的，試述如左。

一・外交方面　辛亥革命以前，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似乎不大注意，似乎以爲中國革命運動，是不會成功的。及至辛亥革命，始猛然吃了一嚇，最先是日本政客，極力主張中國橫分爲二，南方共和，北方帝制，以期減削中國革命的勢力。跟着便是英國在國會

提議，從前已讓日本在東方出頭，如今不可讓中華民國在東方出頭。恰好在那時候，孫先生卸任臨時大總統，在上海租界裏外國人的歡迎會演說，劈頭一句，便是收回租界，於是一般帝國主義者，恍然知道中國革命之目的，不僅在驅除滿洲，而尤在對抗帝國主義了。於是一般帝國主義者，相約起來，一致行動，其惟一目的，便在扼此新生嬰兒中華民國之吭，而制其死命。六國銀行團，於以成立，一方面定出極嚴酷的借款條件和担保品，使中國經濟之權，歸其掌握。一方面利用這些借款，資助軍閥，養成反革命的勢力，以阻革命的勢力，從這兩條政策，民國元年，定了下來，至於今日之絲毫無改，袁世凱於民國二年以後，何以能將國內的革命黨趕盡殺絕呢？是因為有五國銀行二萬五千萬的大借款，段祺瑞之民國六七年來，何以能將國內的革命黨殺得四分五裂呢，是因為有日本三萬萬的大借款，曹錕吳佩孚於民國九，十年來，何以能悍然自命，要殺盡革命黨的種子呢，是因為有英美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其數目至今還沒有算清，段祺瑞於民國十三四年間，何以能死灰復燃，又與革命黨為敵呢。是因為有日本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以及金佛郎案等等。民國以來的外交現象，一言蔽之，

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現象而已。

二・軍事方面　民國元年以後，袁世凱擁着一部分殘餘的兵力，藉着帝國主義的幫助，日復一日的擴充起來，成就了所謂北洋軍閥。及袁世凱死了，手下一般家將，支解了袁世凱的勢力，宛如董卓死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蜂擁起來一般，這筆爛帳，直至今日，還沒結算，北方既然如此，南方當初，雖然是革命的根據地，然而因爲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兩重壓迫，一時支持不住，倔强的或死或逃，柔懦的便不免降服了。從此以後，北方反革命的成爲大軍閥，南方變節的革命黨人、成爲小軍閥。大軍閥志在把持中央，便倡言統一，小軍閥志在割據地方，便倡言聯省自治。十四年來，窮兵黷武，日有所聞，驕兵悍將，觸目皆是，生生的把一個中華民國做弄得暗無天日。

三・社會方面　民國元年之初，中國社會確是有一種朝氣，倘使這種朝氣，日蒸月上，仍然可以做出種種改造事業，無如這種朝氣，一剎那間便被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現象，掩蓋住了。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手工業，漸漸爲機器工業

所破壞，加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工業，更沒有振興的機會。於是出口貨日少，入口貨日多，全國以內，土貨日少，洋貨日多，這些現象是祇有愈久愈深。起初的時候，還沒覺得，最近數年，便不由得不覺得了了，民窮財盡，已經成了急轉直下的趨勢，再加以軍閥縱橫，政治黑暗，財政割裂，越發民不聊生。古人說得好，富然後教，如今生計上既受這般壓迫，一切精神上的文明，從何說起哩。祇有窮奢極侈舶來品，向奄奄垂盡的人民，不絕的引誘，和瘵病的人，偏重淫樂一般。社會方面的受病，幾於不可救治了。

照以上所說，可知道民國成立以後，十四年間，革命運動，反由進行時期，入於頓挫時期。在這時期，革命運動，所受的壓迫，所遇的障礙，比民國成立以前，困難何止倍蓰。在這頓挫時期中，革命黨人，恍如孤軍入了重圍，除了力戰而死的，能保存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餘或是潰圍而去，落荒而走，或是屈了雙膝，向敵人投降。在這頓挫時期中能堅持着革命的旗幟，始終不變的祇有一個孫先生，和他的極少數信徒。他起初與徐世昌為敵，始敗而終勝，繼而與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為敵，也是始敗而終勝。至於始為同志，繼為敵人如陳炯

明等等，更不用說了。然而以上的敵人，都不是他眞正的敵人。他眞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以上敵人，不過是帝國主義之工具而已。看了四十年奮鬥的歷史，便可明白，看了四十年的時代背景，便更可明白。他積了四十年奮鬥的經驗，和看破了四十年的時代背景，知道欲以孤軍制勝此敵人，第一着手，就整頓內部，所以他始組織興中會，繼以組織中國同盟會，極力做整頓的工夫。至於民國元年時代的國民黨，原不是他所願意組織的，所以二年以後，便改組爲中華革命黨，八年以後，又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十二年以後，中國國民黨名詞，雖沒有改變，而其組織與紀律，却大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使內部益加嚴密，同時又益加擴充，就嚴密來說，他陶汰了一切反革命的分子，使內部純爲革命的分子，就擴充來說，他注意於接近民衆，和世界上革命的先進，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級階，聯合戰線，以上種種，整頓內部的計劃，無非欲使此革命團體，能適應時代，能促進時代，以求革命最後之成功。我們於此，可以說道，民國元年以後，革命運動，雖然由進行時期入於頓挫時期，而民國十二年以後，革命運動，已由頓挫時期，而入於激進時期了。

# 國民會議國際問題草案

## 代序

國民會議促成會各省代表大會國際問題委員會諸先生同鑒，兄弟於三月初旬，受大會聘任爲國際問題委員會顧問，旋又被委員會公推起草國際問題議決案。兄弟當時因爲孫先生病得很重，沒有起草的工夫。孫先生旋於十二日逝世，料理喪事不遑。至二十日兄弟自己又病倒了。直至四月十日以後，方纔漸漸向愈。迴念起草責任，荒廢日久，深爲慚歉。孫先生遺囑有云：「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如今諸先生同時著手這兩件事，兄弟雖在病中，敢不竭其思力，以爲芻蕘之獻。茲謹草成國際問題議決案，附具理由，呈候裁定。一來時日短促，二來學問荒陋，三來還在病中，所有疏漏錯誤，必然很多，還望原宥，是所至幸。專此敬請

台安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汪精衛謹啓

## 第一　帝國主義的定義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有許多人弄不明白。就望文生義來說，帝國二字，容易解做有皇帝的國家。其實不然，英國是君主國，其對於印度，固是帝國主義。法國是民主國，其對於安南，何嘗不是帝國主義？所以在這裏所用帝國字樣，不是指他的國體，是指他對於殖民地所用的目的和手段。簡單一句話，帝國主義的對象，便是殖民地。帝國主義之對於殖民地，其手段之毒辣，比起國內君主之對於人民，利害得多。

什麼叫做殖民地？凡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地方一個民族，被人在他那裏隨意施行帝國主義的，便叫做殖民地。例如南洋英屬殖民地，其星加坡、麻喇甲、檳榔嶼、稱為英國的屬地，固是殖民地。然而大小霹靂、吉隆坡、芙蓉、彭抗等，稱為英國的保護國或保護地，雖然還有馬拉人做酋長，一樣也是殖民地。又如法國的安南，其西貢等處，稱為法國的屬地，固是殖民地。然而東京河內等處，稱為法國的保護國，雖然還有安南人的國王，一樣也是殖民地。因為不問

他名義上有亡國沒有，只要他在事實上被人施行帝國主義的，便都叫做殖民地，

帝國主義者爲什麼要這些殖民地呢？說來話長，然而就最近和最顯著的事實來說，是原因於十九世紀以來工業先進國的資本制度。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因爲機器發明和工廠制度發達的結果，生產力驟然膨脹。卻又因爲資本制度的結果，資本操在少數人手裏，跟著生產機關如機器工廠等等也操在少數人手裏。在國內釀成少數資本家和大多數勞動者兩階級。有資本的便做機器工廠的主人，資本愈大，做主人的勢力也愈大。沒資本的，便只好做機器工廠的奴隸了。鍋爐裏燃燒著的煤炭，發出熱力，及其熱力已盡，便撥出鍋爐以外，叫做煤渣。勞動者的血汗，便和煤炭的熱力一樣，同是資本家絕好的營養品。勞動者的身體，便是和煤渣一樣，等到血汗出盡，便驅出工廠以外，絕不會有人顧恤的。資本制度在國內既做成功了這種現象，同時因爲生產力過於膨脹，機器工廠製造出來的商品，在國內消售不了許多，因此急於在國外廣覓市場，以爲消售商品之地。而且製造商品，是需要原料的，國內的原料，供給不了許多，因此又急於在國外廣覓天然寶藏，以爲供給原料之地。這便是尋求

殖民地的最大目的了。消售商品，是要換取他人血汗得來的金錢，或是價值相當的貨物。供給材料，是要將他人所有的地方一切土產，都囊括了去，還要將他人所有的勢力，當做牛馬般使用。他人如果乖覺，不肯上當，那便怎麼樣呢？即使一時愚蒙，上了老當，不久必然覺悟的，覺悟以後，想出種種方法來抵抗，便又怎麼樣呢？帝國主義者早已打算及此，所以對於他所認定的殖民地，第一要緊的，便是扶植他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在上面。利用他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使他所認定做殖民地的人民，眼睜睜的受他束縛，而且束縛之後，還要結結實實的，永遠不會掙脫，然後帝國主義者方纔能為所欲為。所以他有時硬將他人的地方，圈做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時竟老老實實的，歸入自己的屬地。有時變些花樣，做出保護國保護地等等名色。有時更變戲法似的，祇要和他人結些不平等條約，權利盡量的歸入自己荷包裏頭，義務盡量的加在他人身上，以後便拿「尊重條約」的大題目，將那擠負片面義務的締約國，長枷大鎖的，永遠監禁著了。當那利於獨占的時候，便做出些「維持已得權利」及「維持優越地位」的名色。當那利於分贓的時候，便做出些「最惠國條款」「利益均霑」

的名色。種種名色，眞眞是層出不窮，然其作用，無非要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他爲著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有時用些欺騙籠絡的手段，便可以成功，那是最便宜不過的事。萬一欺騙籠絡的手段，有時而窮，那就不能不訴之於武力了。橫豎機關槍毒氣砲，是他的特產，正所謂以無道行之，誰也沒奈他何。由此說來，武力是要來達到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的，而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是要來達到覇佔市場壟斷原料之用的。換句話說，經濟侵略是目的，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是經濟侵略的保障，而武力是扶植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的前鋒或後盾。

照上所說，可知帝國主義，和從前歷史上所稱的窮兵黷武，大有不同。從前窮兵黷武，其目的祇在使他人的國家或民族屈服於我權力之下，便算滿足。如今帝國主義，卻是以經濟侵略爲目的。所以從前窮兵黷武的結果，不過亡人宗社，如今帝國主義的結果，卻是滅人生計。亡人宗社，謂之亡國，國雖亡而民尚存，將來尚有復國之機會。滅人生計，謂之滅種，生計既滅，無術足以自存，國亡而民亦隨以俱亡。常常聽得有人說過：「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立國

已四千餘年了，中間亡於蒙古九十餘年，亡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在四千餘年當中，不過一瞬間，而且亡而復存，究竟和不亡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必憂亡國，外國人也莫想亡中國。」哼，這是何等的風涼話？中國從前亡於蒙古，亡於滿洲，只是武力的失敗，政治的失敗，經濟上並沒有失敗，所以國雖亡而民尚存，徐圖武力與政治之恢復，因以有復國之機會。如今與帝國主義者相遇，他的目的在經濟侵略，武力與政治，不過一種手段，中國若不能抵抗經濟侵略，經濟上便失敗了，經濟失敗的結果，便是生計滅絕，生計滅絕，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生存？所以中國若不能抵抗經濟侵略，不但會亡國，還會滅種。今日的中國人，要小心些纔好！

綜括以上所說，可以對帝國主義下一定義，凡是一個國家，利用自己政治上軍事上優越的勢力，對於別個國家或地方或民族，施行經濟侵略者，便叫做帝國主義。

## 第二　帝國主義在世界上的勢力

帝國主義的性質，看了定義，已可明白。至於他的勢力，是如何呢？我也不知道如何纔形

容得他出來，勉強的可以說道，帝國主義勢力之大，已經把世界上五大人種，滅亡或奴隸了三大人種有半，把世界上五大洲，變換了三大洲有半的顏色。試看看啊，美非澳三大洲，不已都做了歐洲人的殖民地麼？澳洲早已有白澳洲之稱，爲的是不許別色人種闌入，美洲如今也在限制別色人種入口了，中亞和西亞如印度等處，一律也做了歐洲人的殖民地了。所謂把世界上五大洲，變換了三大洲有半的顏色，這話確不確？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的棕色人、和中亞西亞的黃色人，都蟄伏於歐洲人勢力之下，做了奴隸。究竟奴隸的命運，也不見得長久，那些奴隸的死亡率，漸漸的增多，而生殖率卻漸漸的減少。歐洲人對於那些奴隸，雖然時時有虐殺的情事，卻是經濟侵略的無形虐殺，比起槍砲刀劍的有形虐殺，利害得多。而且時時刻刻，繼續不斷，直令那些奴隸，沒有法子，可以偷生苟活於人世。試看看啊，馬來半島一帶地方，最先是馬來土人瀕海而居的，自從英國人來了之後，因爲海濱地方，交通利便，天氣涼爽，最先便占領住了，那些馬來土人，只好搬入腹地去了。漸漸的商場廣闢，連那些腹地，也被英國人用種種方法收爲己有，那些馬來土人便只好再搬入山谷裏去了。那便離野

番生活不遠了。然而山谷裏有鑛山要開，有森林要種，英國人又漸漸的來了，那些馬來土人，連山谷裏也安身不牢，便只好投靠在英國人肘腋之下，討些鑛工做，或討些森林的苦力做，拿血汗換飯吃。血汗出盡，便和筋疲力盡倒斃在路上的老牛瘦馬一樣，再也不會有人憐恤的。試想想啊，他們如何能生？如何能不死？馬來半島的馬來土人是如此？其他各處的土人何莫不如此？所以美洲的紅人，已經要勞白種人費心，想把他保存著，為人種博物館裏留著些紅人的活模型了，其他各色種人眼看着也要走這一條路了。所謂把世界上五大人種，滅亡或奴隸了三大人種有半，這話確不確？他們要想脫離滅亡或奴隸的厄運，除了抵抗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個方法。如今土耳其人等，已在那裏拚命死鬥，吉凶未卜，存亡未定，印度人也已在那裏準備着開始死鬥了，從前額勒登保說得好：「官兵條條生路，惟有打仗是死路，賊兵條條死路，惟有打仗是生路。」這句話恰恰的可以移贈在帝國主義勢力下的奴隸，他們真真是條條死路，惟有抵抗帝國主義是生路。

## 第三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

如上所說，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把世界上五大洲，變換了三大洲有半的顏色，已經把世界上五大人種滅亡或奴隸了三大人種有半，難道對於一塊肥肉的東亞，和一頓饅頭餡的東亞民族，獨獨的容他做例外不成？所以便風馳電掣的由印度南洋一帶席捲過來了。說也慚愧，在這時候，只有一個日本，剛剛將他抵抗得住，然而精神上已被他降服，投入地的隊裏，將大和民族成功了帝國主義化了。至於中國，便已被他趕入滅亡和奴隸那一條路上去了。

我知今要敘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若逐件的敘起來，便成了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史，這不是本論的範圍和職務。本論所要敘的，是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至於今日，他的趨勢，是些樣呢？他的變遷，是怎樣呢？是否有系統可見？有條理可尋？這正是本論的範圍和職務。

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至於今日，約可劃分爲五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由鴉片戰爭以至中日戰爭。這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取得利權的時期。他用軍事的勢力，壓迫中國，以取得種種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來扶植經濟侵略的基礎。第二時期，是由中日戰爭至庚子聯軍之役。這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爭權利的時期。各個帝國主義者爭先恐後，倚着軍事的勢力，向着中國，或用恫嚇的手段，或用戰爭的手段，來奪取種種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以扶植經濟侵略的基礎。第三時期，是由庚子聯軍之役以至歐洲大戰開始。這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行使權利恣意經濟侵略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國對於各個帝國主義者已一律降服了，再沒有抵抗的決心，和勇氣了，各國也不必再用軍事的勢力來強壓中國了，種種政治上優越的勢力在中國已根深蒂固了，經濟侵略便可以暢行無忌了。可憐的中國人，卻以爲已脫離了瓜分的驚濤駭浪，可以在均勢局面之下，風平浪靜的，過些日子。第四時期，是由歐洲大戰開始以至華盛頓會議。這是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單獨侵略的時期。在這時期，歐洲各國疲於相斫，不遑顧及中國，日本卻乘這機會爲所欲爲，再也沒有人可以掣他的肘了，

對於中國，或用軍事的恫嚇手段，或輕輕描淡寫的，拿着中國一兩個軍閥來做傀儡，一般可以增加種種政治上優越的勢力和經濟侵略的種種利便。第五時期，是由華盛頓會議以至今日。這是各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采取共同步調，以施行經濟侵略的時期。因爲各個帝國主義者在歐戰期內，學了些乖，知道彼此競爭權利，徒然躭誤了侵略的工夫，反釀成了彼此間的不利益，所以一面要日本將已得的權利嘔些出來，一面把英法美意日本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諸國連合起來向於中國采取同一的步調，以施行經濟侵略。可憐的中國人，看見各國逼着日本將已得的權利，嘔些出來，和漁人向鸕鶿喉裏探出魚來似的，不禁拍着手叫痛快，卻忘了自己已陷入共管的培坎裏頭了。

劃分了這五個時期之後，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在中國的趨勢和變遷，及其系統條理，已經約略可以明白，如今再分述於後。

（一）由鴉片戰爭以至中日戰爭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各國的關係，於北方有俄國，於南方有葡萄牙等國。一六八九

年中國和俄國所結尼布楚條約，還算平等。葡萄牙占領澳門，中國固然上了老當，還有對於各國其他上當等事，不一而足，然而這都不過是事實的上當，還沒有被條約將中國自己牢牢縛住。自從一八四〇年（前清道光二十年，以下省略）和英國開始鴉片戰爭之後，卒至於一八四二年七月和英國締結南京條約，這是中國對外戰爭失敗的第一幕，也是中國對外締結不平等條約的第一幕，也便是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的開宗明義第一章了。鴉片戰爭的起源，極爲簡單，便是中國不准英國輸入鴉片，英國卻硬要輸入鴉片，是非曲直，無須解說。在外國人方面，還要文飾其辭，說什麼鴉片戰爭是泰西各國對於中國要求外交商務之平等。試問中國連禁止毒物入境的自由，還不許有，所謂平等者安在？最可歎的，連我國人所編的講義或教科書，還歸咎於中國之停止與英國通商。我更無他話，只能說道，我國人中帝國主義之毒，甚於鴉片了。

由鴉片戰爭，生出南京條約，由南京條約，生出翌年的虎門條約，因此美國也來了，法國也來了，中美條約成立於一八四四年六月，中法條約成立於同年九月。這四種條約，是一個

系統的。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是中國戰敗於英國的結果，這和法美有什麼相干，他們也要來一樣的受用呢？一半是乘中國新敗之後，沒有勇氣，再和他們開戰。一半是乘滿洲政府的昏憒糊塗，他所用的宗室耆英等，正是第一名賣國好手。除這兩層原因之外，尤其是英法美等國，於取得權利之初，是共同行動的，因爲互助幫忙，纔能取得贓物。須等到取得權利之後，方不免競爭起來，因爲分贓不均，纔會打架啊。試看看啊，虎門條約第八條規定道，「將來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國人一體均霑。」中美條約第二條規定道，「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合衆國人民應一體均霑。」中法條約第六條規定道，「法國商民一如厚愛之國無異。」以後各國，紛紛援例，同此規定。這便是所謂「利益均霑，」所謂「最惠國條款」我們要記得清楚，中國若喪失權利於一國，同時便喪失權利於各國。

以上所謂四種條約，中國所喪失的權利，至如何程度，約舉如左。

（一）割地　依南京條約，將香港全島割讓與英國，這是中國喪失屬地的第一回。英國從此利用香港，來控制中國的死命。

（二）賠款　依南京條約，納賠款二千一百萬元於英國，分四年交清。英國軍隊俟第一年賠款交清，卽行撤退。惟舟山鼓浪嶼兩處，俟償金全清五口開放之後，始行撤退。這是中國賠償軍費的第一回。自此以後，單賠款一項，已足使中國永處於債務國之地位。

（三）設定外國居留地　依南京條約，中國將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開爲通商口岸。有人說道，『中國本不應采取鎖國政策，故此開港亦是常理。』殊不知因爲開了通商口岸，同時准許外國人在該處取得自由居住貿易的權利，而所謂居住貿易，又要解釋做包有得於該處取得土地或租借土地以建築房屋，得購買或租借建成之房屋，及得爲禮拜堂等等。久而久之，便變成租界，一步一步的將中國的行政權，屏出租界以外，而租界以內完全爲外國行政權所支配，不但外國人在租界內不受中國的管轄，甚至在租界內的中國人，也要受外國的管轄。所謂租界，無異是外國的領土，中國境內有若干租界，便是中國境內有若干外國領土，帝國主義者不但可於租界內，行使他的軍事警察以及民刑裁判權，還可以利用租界，做侵略中國的策源地。

（四）取得領事裁判權　什麼叫做領事裁判權呢？簡單說來，便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不受中國法律的裁判，而受他本國領事的裁判。就一方面說，中國的主權，不能行使於中國境內。就他一方面說，外國的主權，却能行使於中國境內，這是什麼勾當？帝國主義者，侵略別人的國家，所用的第一武器，便是領事裁判權。從前已施行於土耳其等處，如今輪到中國來了。試看看啊，英國的國外裁判法，明明的規定道，「皇帝行使領事裁判權，和對於依割讓或征服所得之領土，同其方法。」領事裁判權所到之處，即是主權所到之處，故此容許他國在自己領土內行使領事裁判權之國家，便不能算是完全主權國，祇可叫做半主權國了。關於領事裁判權，南京條約，雖未規定，而中法條約第二十七條，關於刑事裁判權，中美條約第二十四條二十五條，關於民事裁判權，都已明白規定，援利益均霑之例，英國自然一同享受，其後各國，也就一同享受，不用說了。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者侵略別人的國家所用的第一武器，上頭已經說過。他的利害，不僅僅在有關乎國家體面，而在外國人有了領事裁判權的保障，便看得中國主權，如同無物。中國從前限制外國人在境內通行，外國人往往指爲野蠻，

其實外國人如果服從中國法律，便在中國境內，隨意通行，亦無妨礙。惟其有了領事裁判權，所以外國人所到之處，便是領事裁判權所到之處，也便是中國主權受損害之處。而且外國人不但可以拿領事裁判權來做他個人的保障，並可以拿領事裁判權來做侵略中國的工具。中國眼睜睜的，看着外國人在中國以內，施行帝國主義，來侵略中國，竟沒奈他何。舉例來說，外國人在中國以內，設立銀行，發行紙幣，操縱金融，中國的財政機關，不能約束他。外國人在中國以內，設立學校，傳布他對於殖民地的教育，中國的教育機關，不能約束他。外國人在中國以內，設立報館雜誌通訊社等，宣傳他的帝國主義，謀不利於中國，中國的民政機關，不能約束他。外國人在中國以內，開設商店，壓迫中國的小商人，組織工廠，虐待中國的工人，中國的農工商機關，不能約束他。外國人在中國以內，利用傳教名義，左袒教徒，包庇詞訟，魚肉良善，中國的司法機關，不能約束他。以上種種，就法理上來說，外國人原沒有這般大權柄。無奈領事裁判權，在他手裏，以上種種，雖不能說理所固然，卻已是勢所必至。所以領事裁判權侵略中國的程度，較之租界，更爲凶猛。因爲租界是固定的，領事裁判權卻是流動的。至少也

可以說道領事裁判權和租界二者，帝國主義者得之，如鳥之兩翼，在中國以內，翺翔自由，可以制中國之死命，而不爲中國所制了。

（五）協定關稅　凡是一個國家，如果有了對外貿易，便必然要有關稅制度，而關稅制度，必然要由國家自主。因爲國家有了關稅自主權，至少可以做到以下的兩件事：一件是規定稅率，以增加國庫之收入。一件是對於某種的入口貨，課以高額的稅率，以保護自己國內的工業。就第一件來說，各國的關稅制度，都是一樣的用意。就第二件來說，有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政策之爭論。其實世界上采用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只有英國，亦只有英國可以做到，因爲英國本國的工業，已經發達，不怕和人自由競爭。其他各國關於關稅制度，便沒有不采用保護政策的，因爲保護政策，所以抑制外國貨之入口，卽所以助長本國貨之振興，尤其是工業後進國，視保護政策，更爲切要。因爲工業後進國的機器工業，資本制度，工廠組織，比起先進國，樣樣幼稚。若不用保護政策，將他培養起來，便驟然的要他和先進國的工業競爭，豈不是和驅使嬰兒與壯年人鬥力一樣？所以保護政策，在工業後進國，無異是抵禦經濟侵

略的深溝高壘。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關稅權，是自主的，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各國關稅權，那有不是自主的呢？卻是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依南京條約，關稅自主權，一變而爲協定關稅了。南京條約第二條規定道：「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居住通商口岸，專理商賈事宜，和各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照下條開敍之例，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這是開外國領事官監視我國關稅的先例。後來漸漸的竟由外國領事官向外國商人徵收稅餉，然後由外國領事官繳交於中國收稅官吏了。第十條規定是：「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出口進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卽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各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加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這是將課稅公平的義務，加在中國身上。並且對於子口稅也已經用協定的制度，使中國無自主之權了。南京條約締結之翌年，賣國好手滿洲宗室耆英等，又和英國於五月在香港議定五港出進口應完稅則協約，及通商章程。並於八月議定虎門條約。依照以上所議定，凡屬進口貨物，除紅木紫檀木

黃楊木白銅黃銅及香料等貨例未賅載者，即按價值若干，每百兩抽銀十兩外，其餘皆值百抽五。於是協定關稅，遂告成功。自此以後，中國失了關稅自主權。莫講不能斟酌世界經濟及國內財政現狀，增加稅額，以增加國庫之收入。並且不能施行保護政策。於是中國的手工業，遂爲外國的機器工業所征服。中國的家庭工業制度，遂爲外國的工廠制度所征服。而且一度征服之後，要想恢復振興，也沒有機會。只有日復一日的，向經濟落後的塌坎裏墮落下去了。可憐的中國人，還在那裏說什麽「提倡國貨，挽回利權。」這不和被人束縛住手脚，卻在那裏說要練體操以增進健康，一樣的可笑麽？更可憐的，是自命爲智識階級的人，還在那裏說通商是兩利的事情。須知道公平的通商，纔可以說是兩利，如今他們在自己的國裏，是關稅自主的，而對於中國，卻要關稅協定，不公不平，孰甚於此？如何可以說到兩利的話？在通商條約裏中國擔負片面義務很多，而最大最危險可以把中國送到民窮財盡的一條路的，莫過於關稅協定了。

以上割地賠款設定外國居留地取得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五項，便是四種條約內容

的犖犖大者，其他不能細述。祇就這五項而論，中國的權利，已受重大損害。馴致在國際上不能得平等的地位。因爲割地賠款，雖然是戰敗國常有的事，至於設定外國居留地取得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這三項，都是歐洲各國對於他們心目中所謂野蠻人而設的。他們在自己的國內，決不容有這等喪失主權的事情。他們爲對於他們心目中所謂野蠻人，要施行經濟侵略，纔做出這等花樣，以取得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爲要取得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不恤訴之於武力，或是單獨侵略，或是共同行動。故此由鴉片戰爭生出來的中英中美中法四種條約，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始。

以上四種條約，各個帝國主義已是把中國牢牢縛住了。誰知貪心不足，還要得寸進尺。英法聯軍，於一八五七年又向中國開仗，結果廣州陷落，於是英法軍艦，會同美俄軍艦，長驅北上，至白河口，攻陷大沽砲台，卒於一八五八年十月締結天津條約。及至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再開戰釁，天津北京相繼陷落，又於同年九月締結北京條約。這兩種條約，比起南京條約，中國的痛苦，更深一層。就割地來說，將香港對岸之九龍一角，讓與英國。就賠款來說，英法

各八百萬兩，總數償清。英法始撤退分屯中國各處之兵。就開通商口岸來說，除南京條約五處之外，增開牛莊芝罘台灣潮洲淡水瓊州南京鎭江九江漢口天津各處。而天津漢口和南京條約的上海，各國租界，於以劃定，有些是各國共管的，有些是一國專管的，其繁榮爲各處租界之冠。天津是中國北部的咽喉，漢口是中部的咽喉，上海是南部咽喉，這三處咽喉之地，變做了外國行政區域，中國的危險可想而知了。就取得領事裁判權來說，比之南京條約，更爲擴大。試檢中英天津條約第十六條的規定：「英國人民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案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會審制度，由此確定。又因爲漢文字句含混的原故，民事刑事，看做一律。而且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國法庭對華人被告之裁判，外國方面，是要會審的，而外國法庭對外人被告之裁判，中國方面，卻不能會審；這是什麼道理？還有一樣，因天津條約之結果，外人苟持有己國領事發給之護照，無論內地何處，皆許其游歷。因北京條約之結果，許法國以傳教自由，並其教士無論在內地何處得爲傳教租買土地建造房屋，法國既得此權利，他國當然援例均霑。故

此領事裁判權已是通行於中國全境，再也沒有限制了。就協定關稅來說，依南京條約，對於一切進口貨物，定爲值百抽五的稅率，而天津北京兩次條約的結果，於此項進口稅外，再繳納子口半稅值百抽二·五，即沿途照驗放行，概不重征。於是內地釐金，只能騷擾中國商人的國貨，絕不能騷擾外國貨了。試想想啊，外國貨因爲外國機器工業資本制度工廠組織各樣發達的緣故，他的貨品，成本及質量，都已非中國手工業家庭工業所製造出來的貨品，所可同日而語。再加以中國貨沿途關卡釐金重重抽剝，而外國貨除繳納子口半稅外，便了無牽累。在這樣的環境裏，郤希望中國工業能和外國工業在中國以內相競爭，豈不是夢想？在中國以內已是夢想，在世界上更是夢想所不到了。

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是中國戰敗於英法聯軍的結果。所以英法兩國所得權利大略相等，除英國多得了九龍一角外，沒有什麼大差異的。郤是此役除英法外，還有周旋其間上下其手的俄國和美國。所以美於賠款割地兩項，雖然沒分，而於增加居留地擴充領事裁判權及修改海關稅率等等利益，也就所得惟均。其他各國，也就老實不客氣，援利益均霑的例，

一同享受了。只有俄國，更爲狡獪，除了共同得贓之外，還得了些特別的贓物。他玩弄滿洲政府，如同小兒。竟於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和滿洲政府訂定條約，規定兩國沿烏蘇里江松阿察河與凱湖白琳河湖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爲界，以東爲俄國領，以西爲中國領。還有西疆未勘定之界等等。由此條約，中國所拋棄的領土，東西廣及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及十餘緯度。俄國從此得在該處建立阿穆爾州沿海州。不但咄嗟之間，平空得了這般廣大的新領土，而且在中國北部，樹立侵略的基礎，得以發揮他力征經營的能事了。

自從天津北京兩條約締結以後，中國巳屈服於帝國主義勢力之下。這兩條約把中國束縛得結結實實，直至今日，還繼續進行。這兩條約是帝國主義扶植勢力於中國的中堅骨幹，是不平等條約之總樞紐，中國人千萬不要忽視纔好。

天津北京兩處條約締結之後，各國還趁著太平天國的戰事，任意在勢力所及之地方，攫取權利，以及種種利益。這些權利及利益，絕不是根據條約得來的，只是連偷帶搶得來，以後便成爲慣例，視爲固然了。例如上海居留地，極力擴張行政範圍，及司法範圍，使上海租界，

變爲外國領土。又如上海自經劉麗川占領之後，滿洲政府所派遣的官吏逃散一空，以致管理稅關事務無人，英法美三國，便各派稅務司一名，適管理關稅，本來一時的創例，後來竟變爲定制了。又因爲英國勢力最大，便以英人威妥瑪爲總稅務司，從此稅關管理之權，便落於英國人之手，至今不能收回。雖然名目上總稅務司是隸屬於理藩院，而且各關皆有關道做監督，後來還沒有稅務處，但 些不過都是定名，專以爲位置官僚之用，實權仍操在總稅務司手裏，於是總稅務司遂隱然有操縱中國財政的大權了。關稅已經協定，而管理稅關之權，又奉之於外人，不但中國政府財政在他掌握，便是中國國民生計也被他扼制住了。可歎自命爲智識階級的人，還說「中國自己不能管理稅關，還是讓外人管理，可以興利防弊。」照這樣說，何止稅關？整個中國，交給外人共管，豈不更爲澈底麼？

在太平天國戰事期內，趁勢撈摸利益及利權，各國皆然，而英國尤甚。加以英國曾將他的洋槍隊幫助曾國藩李鴻章等，打倒太平天國，從此滿洲政府忘了南京條約及天津北京條約的奇恥大辱，反當英國做恩人了。英國便也乘此機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占得了無限便

宜。所以一八六四年的貿易額，合各國的總數，還不及英國的十分之一。英國這樣，也可以心滿意足了。誰知於一八七六年還要向中國締結芝罘條約。他的藉口，不過因為雲南視察員馬俄利被中國人殺害。而他所要求的，一是調查雲南大理府或其他適宜之地，為將來通商之處。二是增加蕪湖宜昌溫州北海等處為通商口岸。三是得在重慶設商業視察員調查四川經濟情形。四是得送探險隊於甘肅青海一帶，並西藏，中國還須擔任保護。除以上四項之外，還要於一八九〇年三月芝罘條約追加條約裏頭，規定重慶為通商口岸。於是英國的勢力，由長江下游的上海，一直貫澈到長江上游的重慶，而西藏經營，也從此開始了。

以上所述，還不過是南京條約以來割地賠款設定外國居留地取得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五項範圍內的事情。如今再要舉出一項事情，和以上五項，同其重要的，便是「攘奪藩屬。」在鴉片戰爭以後，中日戰爭以前，中國共喪失了三處藩屬。一是安南，為法國所攘奪。二是緬甸，為英國所攘奪。三是暹羅，為英法兩國所攘奪。分述於後：

（一）法國攘奪安南　安南本為中國的藩屬，其親密關係，不但遠過暹羅緬甸，且過於

朝鮮。自從法國硬來攘奪，遂致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生出同年五月的講和條約。及至戰爭復起，又生出一八八五年六月的講和條約。其後還有一八八六年四月的訂定細則，和一八八七年六月的界務專約，及商務續約。依照以上各種條約，中國對於安南，拋棄其向來之宗主權，而承認安南爲法國之保護國。此外中國還要將龍州蒙自蠻耗開爲通商口岸。並聲明將來於南數省建築鐵道時，雇用法人，及采用法國材料。於是中國所犧牲的，不祇安南而已。

(二)英國攘奪緬甸　法國占領安南之後，英國恐怕他由安南窺伺緬甸，以危及印度。遂向緬甸借端開釁，虜其國王，而滅其國。中國因爲緬甸向來是中國的藩屬，故此向英國抗議。但是英國不惟不退讓，還要向中國加以恐嚇，說要由印度進兵西藏。於是中國便不得不拋棄緬甸了。一八八六年，和英國締結緬甸條約，承認英國之攘奪緬甸。

(三)暹羅爲英法兩國所攘奪　法國既攘奪安南，英國又攘奪緬甸，暹羅介於英法之間，不但暹羅自身不能自保，英法勢力亦容易因接觸而生衝突。於是英法遂於一八九三年

分割暹羅所轄南掌地方，而許暹羅獨立。廢止其向來入貢中國之事例。而英法同時將暹羅作為緩衝地，彼此相約，不得派兵入暹羅境內。自此以後，暹羅稍稍得圖自立，以努力之結果，竟獲撤除領事裁判權。不但安南緬甸無此厚幸，中國現時還做不到呢。

我於敍述中國喪失藩屬之際，要附帶聲明一句。將別人的國家，來做自己的藩屬，本是一件不平等的事。我相信現時中國人民的意思，并沒有要求恢復已喪失的藩屬，祇有盼望他們能和帝國主義者奮鬬，以做成平等獨立自由的國家，至於他們做成國家以後，願意和中國做聯邦與否，也屬於他們的自由意思，中國祇有這般期待，決不肯施以强迫。

自鴉片戰爭以後，至中日戰爭以前，各個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其犖犖大者，已如上所述。由此可知帝國主義之於中國，其勢力之深入，已至若何程度。此後所取的方策，惟有二途：一是急進的，即是急於分割中國的領土，在所分割得來的領土內，施行經濟侵略。一是緩進的，即是不急於分割中國的領土，以緩和各個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與迷惑中國人民的視聽，而以既取得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為基礎，在中國的領土以內，施行經濟侵略。

## (二)由中日戰爭以至庚子聯軍之役

中日戰爭以前，在中國獲得利權最多，勢力最大的，首推英國。法美次之，俄國於北方，在軍事政治方面，可與英國抗行，經濟方面，則不如遠甚。此是大略情形，已如上述。及中日戰爭以後，驟然之間添了一個日本，駸駸乎與英俄抗衡，法美已望塵不及了。當帝國主義東漸之始，日本與中國陷於同一的命運，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兩條鐵鏈，各國也曾以之加於日本。日本急於掙斷這兩條鐵鏈，故此發憤圖強。一方面修明內治，一方面確定對外方針，其對外方針的步驟，約分爲三。第一是壓服附近諸國，如琉球朝鮮等，以清除肘腋之隱患。第二是壓服中國，以取得廣大之富源。第三是對抗歐美，以維持國際之平等地位。以上三者，是日本對外方針，懸爲國是的。一八七一年十月，爲臺灣生蕃問題，已經要藉口向中國開釁。自此以後，滅琉球，改爲冲繩縣，便專心致志於朝鮮事件了。卒於一八九四年六月，開始中日戰爭，於一八九五年四月，訂定馬關條約，其計二十一款，其內容之最重者如左：

(一)中國認朝鮮爲獨立國

(二)賠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三)割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

(四)對於日本臣民，與以最惠國待遇，且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埠。

其後因爲俄法德三國聯合，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於中國，而增加中國賠款三千萬兩以爲抵償。中國在這一回戰事的損失，除大宗賠款大批割地之外，因爲日本得了最惠國待遇，於是南京條約以來，各國在中國所取得的權利，日本也一體均霑了。於是除了歐美帝國主義之外，又多了日本帝國主義了。不但這樣，各國看見日本，因此一戰，而獲得許多權利，於是爭先恐後的，采取急進的侵略方策，紛紛向中國要求租借地及劃定勢力範圍。所以自中日戰爭以後，至庚子聯軍之役以前，是瓜分中國論最熾烈的時代。今分述於左：

(一)關於要求租借地者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有德國教士二人，爲游勇所殺。德國藉此，使派遣軍艦占領膠州灣，隨即派遣極東巡洋艦隊，脅迫中國，於一八九八年三月，訂立條約。其內

容是：以膠州灣兩岸之地域租借與德國，以九十九年爲期。中國政府在租借期間，對於租借地，不行使統治權，而以之委付於德國。此外德國還取得膠濟鐵路的建築權。沿鐵路百里內的鑛山，德國得自由開掘。並且約定，中國如在山東省內，經營新事業，要仰給外人的資本及其他補助時，德國有優先權。依此條約所規定，中國所喪失的，不止膠州灣，直是將山東全省斷送。然卽以膠州灣而論，各國之在中國，又開了租借地的新例了。

德國既開此例，俄國繼之，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向中國訂立旅順大連灣租借條約。其內容是，規定租借期間爲二十五年。此外還承認俄國得以與東清鐵路之敷設同一條件，在遼東半島沿海之地敷路支線，以與東清鐵路相連絡。同年七月，又補約鐵道支線得延長至吉林。

於是英國以中國租借旅順大連灣與俄國爲口實，於一八九八年七月，向中國訂立威海衛租借條約。其租借期間與旅順大連灣同。

於是法國也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向中國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其期間爲九十九年。

此外還承認法國得在赤坎安鋪間敷設鐵路及架設電線。

於是英國又以中國租借廣州灣與法國為口實，要求租借九龍半島全部，以為抵制。於中法結約之翌月，向中國訂立九龍租借條約。將九龍半島全部，及香港附近大小島嶼四十餘處，並兩海灣，及附近水面，均租借與英國。亦以九十九年為期。

租借地和割地，法理上雖有分別，而事實上則完全一樣。而且各國之於租借地，其最大目的，在設備要塞及軍港，中國至此，不但是開放門戶，直是讓人占領門戶，以踏進堂奧了。

(二)關於劃定勢力範圍者

劃定勢力範圍之說，起於歐洲帝國主義者之對於非洲。當時歐洲各個帝國主義者，對於非洲，或欲爭先占得，或欲防避衝突，遂各自劃定勢力範圍，而互相承認之。當時已沒有非洲人民在其心目了。勢力範圍劃定之後，便所謂物各有主，故此劃定勢力範圍，可以看做準備瓜分。各個帝國主義者之於中國，在當時事實上已各自認定勢力範圍。例如揚子江流域各省，英國已認定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兩廣雲南等省，英法兩國同時認定，便不免有所爭執。

又如蒙古新疆滿洲及中國黃河以北，俄國認定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日本崛起之後，關於滿洲等處，便不免要與俄國衝突。至於日本之於福建，德國之於山東，則直是視同禁臠了。以上雖然是事實如此，卻沒有明文規定。俄國的外交，專尚狡猾，祇要事實做到，不必見之文字。至於法國於中法戰爭後所締結的條約，有『南數省將來如建築鐵道時須雇用法人及采用法國材料。』德國於膠州灣條約，有『中國如在山東省內經營新事業要仰給外人的資本及其他補助時，德國有優先權。』這等規定，就意義解釋，已含有勢力範圍的意味。及至一八九八年，英國公然與中國約定，揚子江沿岸各省之地，不得以租借抵當及其他名義，讓與他國。法國於前一年間，已與中國約定不得以海南島割讓於他國。至是更進一步，與中國約定，不得以廣東廣西雲南割讓於他國。於是日本亦要求中國承認不得以福建割讓於他國。於是各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明白劃定．中國隨時可被瓜分了。

以上所述，租借地及勢力範圍兩項，都是中日戰爭以後新發生的事情。就此兩項的意義觀察起來，可知道其時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已決定采用急進的侵略政策，要在中國發

揮軍事的勢力，急遽的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政治領域，以施行經濟侵略了。

## （三）由庚子聯軍之役以至歐洲大戰開始

庚子之役，是中國對於帝國主義者之態度變遷的一個重要關鍵。由鴉片戰爭，以至於庚子之役，中國對於帝國主義者，至忍無可忍的時候，也還有決心與勇氣，以出於一戰。如鴉片戰爭，如英法聯軍之役，如中法戰爭，如中日戰爭，如庚子聯軍之役，中國雖然一敗塗地，但至多不過是戰敗國而已。庚子之役以後，中國自己承認再也沒有抵抗帝國主義的能力了，出於一戰的決心與勇氣，完全失掉了，卽使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也只有偷生苟活的，便混過去了。如日俄在東三省地方作戰，如日德開戰，日本在山東地方破壞中國中立，如日本以哀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若照庚子之役以前的中國態度，終不免出於一戰。然而中國在那時候，卻吞聲忍氣的，惟有逆來順受。眞可說是前後態度，若判兩人。這些所在，固然前有滿洲政府，後有袁世凱政府，媚外自存，實使之然。然而中國人民，也不可不知恥的。

至於帝國主義者之對於中國，也是以庚子之役爲變遷態度的關鍵，上頭說過，中日戰

爭以後，各國對於中國，都采用急進的侵略政策。卻是自經庚子之役，各國忽然急轉直下的，一變而爲采用緩進的侵略政策了。這裏頭原因複雜，而最重要的，不過兩端。第一是各國在中國的利害衝突，本來已是處處潛伏，時時可已觸發，自從采用急進的侵略政策之後，這些利害衝突，更來得急激了。中日戰爭以後，中國已不能過問朝鮮的事，俄國都要橫加干涉起來，日本對於俄國，近之在朝鮮，遠之在滿洲，都有不能并立的形勢。自從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之後，早已處心積慮，以俄國爲第二次大戰之目標。及至俄國乘庚子之役，進兵東三省，明示囊括滿洲控制朝鮮之態度，日本遂與俄國開戰。結果兵連禍結，俄國固然吃虧，日本也幾乎瀕於危境。英國因爲英日同盟的關係，法國因爲俄法同盟的關係，都不免有波及之虞。其他各國也就不能坐視。由此更可證明各國若對於中國采用急進的侵略政策，徒然促進了各國間的衝突。在這種強權的世界，強者與弱者遇讒得意的說「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強者與強者遇，便不得不懷「兵凶戰危」之戒心了。這是各國一變而采用緩進的侵略政策一個原因。其次是庚子之役的結果，各國在中國雖然得了勝利，然鑒於中國人民的抵抗之

烈和憤恨之深，知道是中日戰爭以來采用急進的侵略政策之結果。如果經濟侵略除了急進政策，別沒有第二個方法，那自然的便只好一直幹下去。如果還有第二個方法一樣可以達到經濟侵略之目的，那又何必一定的用急進政策呢？這是各國一變而采用緩進的侵略政策的又一個原因了。所謂緩進的侵略政策是什麼呢？便是上頭說過的，「不急於分割中國的領土，以緩和各個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與迷惑中國人民的視聽，而以既取得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為基礎，在中國的領土以內，施行經濟侵略。」我們看了這定義，便可知道緩進和急進的分別，只在手段，不在目的，詳細的說，經濟侵略之目的，是一樣的，所不同的，一是急於分割領土，一是不急於分割領土而已。急於分割，各國便各自於所分割得來的領土內，施行經濟侵略。不急於分割，各國便憑藉著既取得的政治上優越的勢力，共同於中國的領土以內，施行經濟侵略。前者的至極是瓜分，後者的至極是共管，可憐的中國人，聞說急進政策，還知道提心弔膽，聞說緩進政策，便安心樂意了。這是無異說急性病纔是病，慢性病不是病。又無異說霍亂病纔會死，肺癆病不會死。

以上是綜括的敍述，由庚子聯軍之役以後至歐洲大戰開始以前，各國對於中國之態度。如今再分別的敍述如左：

（一）庚子聯軍之役

義和團事件，起於一九〇〇年夏間。依會黨向來歷史的觀念，是「反清復明」的。而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受帝國主義的激刺，是「滅洋仇教」的。所以義和團起初的觀念，原是「反清滅洋」。隨後不幸爲滿洲太后王公所利用，便一變而爲「扶清滅洋」了。因爲樹起了滅洋的旗幟，所以惹動八國聯軍，打破北京，於一九〇一年和中國締結辛丑議和條約。其內容之重要者如左。

（一）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從前英法聯軍之役，賠款英法各八百萬兩，卽由海關指撥，至同治四年，纔能清償。中日戰爭之役，賠款與贖遼共二萬三千萬兩，也是以關稅爲主要抵押品。此次賠款，自然也要關稅撥付。每年關稅，對於以上賠款，須儘先支付。餘剩下來的，名爲關餘，交還中國。如此看來，我國關稅，除了關稅協定，和外人管理稅關之外，關稅所得，還要先讓

外國人吃飽，中國不過嘗些餕餘罷了。

（二）中國將大沽砲台和北京天津間之軍備，悉數撤去。而外國爲保障北京天津間之安全計，得於北京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等處駐屯軍隊。而於天津二十里以內，中國軍隊不得駐屯及接近。試問這樣和虎狼屯於堂奧，有何分別？

（三）劃定北京公使館區域。在此區城以內，警察權全屬於公使館，並得駐屯軍隊及爲種種軍事設備。所以北京公使館區域，不但是外國的行政區域，而且是外國的武裝行政區域，在南城架設大砲，隨時可以紛碎北京。於是北京政府遂爲各國所得隨意操縱。東交民巷的各國公使館，駸駸的變成北京的太上政府了。

辛丑議和條約，中國的喪權辱國，事類甚多，以上三項，不過是最重要的舉例，如此看來，中國還能算做自由獨立的國家麼？

（二）庚子之役以後各國相互的關係

俄國藉口義和團事件，進兵滿洲，意圖佔據。這種突飛猛進的態度，不獨沒有中國在他眼裏，便對於各國也就旁若無人，所以各國不能不驚心動魄了。第一個是英國，他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的貿易額，占絕對的優越，如何能容俄國獨行其志？只是他的陸軍勢力，苦於不能和俄國在中國爭衡，從前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的得意態度，已經是過去了。於是手忙脚亂的，於一九〇〇年十月，和德國締結協約，以防止德國在山東與俄國串成一氣。隨又於一九〇二年一月，和日本締結同盟條約，倚賴日本陸軍的勢力，以抵抗俄國，果然便發生一九〇四年二月的日俄戰爭了。

美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雖然援利益均霑之例，關於租界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等等權利，與各國一同享受。卻沒有單獨和中國開過仗，沒有得着分割領土等等利益。當一八九八年，各國紛向中國要求租借地及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恐怕瓜分勢成，自己沒分。而且美國的國勢，對於中國，以緩進的政策爲尤有利益。因爲美國所優的是財力，所絀的是兵力。故此對於急進的政策，不能贊成。一八九九年，從九月起，至十二月，國務卿赫氏通牒日本英法俄

德奧意七國，主張對於中國要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機會均等。那時候各國表面上是一致贊成的。自經庚子之役，和日俄戰爭，便變爲實際上也一致贊成了。自上頭說過的英德協約，英日同盟條約，以至一九〇五年第二回英日同盟條約，一九一一年的第三回英日同盟條約，一九〇七年的日法協約，一九〇七年的日俄協約，一九一〇年的第二回日俄協約，一九〇八年的日美協商，一九一七年的第二回日美協商等等，無不將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機會均等做口頭禪。這緩進的侵略時代所產出的三個名詞，恰恰與急進的侵略時代所產出的租借地勢力範圍兩個名詞，後先輝映。如今不能不將這三個新出產的名詞，下些解釋。

什麼叫做保全領土呢？這是對於分割領土而發的。詳細說來，不要將中國切成零零碎碎的小塊，分與各國，各自享受，而要將中國整個的大塊，把與各國，共同享受。

什麼叫做門戶開放呢？各國要中國歡迎他們來施行侵略，不許有一些阻礙，不許有一些抵抗，不許有一些遮攔，不許有一些隱蔽或躲閃。讓各國得以稱心如意，爲所欲爲。

什麼叫做機會均等呢？換句話說，便是所謂「大家有分。」無論那一國，在中國以內，已

經設定勢力範圍也好，利益範圍也好，只要在範圍以內，對於其他各國之既得權利及利益，不加妨害。而且將來對於中國如果有要求權利及利益機會，各國要均等的，不得或厚或薄，或是畸輕，或是畸重。

有人問道：「保全領土，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於中國何至有如此大害？」我們可以無疑無貳的答道，因爲各國對於中國，已經締結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可以行使種種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以遂其經濟侵略，故此保全領土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結果，使此等侵略範圍日益擴張，程度日益增進，是不是中國的大害？舉一個例來說，沒有領事裁判權，多些外國人在中國也不妨，有了領事裁判權，中國以內，多一個外國人，便多一害。再舉一個例來說，沒有關稅協定，多些通商口岸也許不妨，有了關稅協定，多一通商口岸，便多一害。其餘可以類推。

(三)各國相互的關係協定以後，對於中國大行投資。

各國相互的關係，如上所述，已經逐一協定。於是各國間的利害衝突，便緩和了許多。而

中國自經庚子之役，對於外國的侵略，沒有抵抗的決心和勇氣，也被各國看出來了。於是各國放下心來，對於中國，大行投資，以滿其經濟侵略之欲望。

什麼叫做投資呢？簡單說來，便是各國對於中國之有利事業，投下資本，以取得利益，同時扶殖本國的勢力。所謂有利事業，種類不一，最重要的，便是鐵路事業了。

各國經營鐵道事業，並非於這時候方纔開始，卻是於這時候，方纔盛行。約略計來，如俄國的東清鐵路，日本從日俄戰爭以後得來的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名義上和事實上，鐵路皆屬於外國，而鐵路卻在中國境內，是無異外國之領土，延長於中國領土之內，而且以保護鐵路的名義，得設置警察和駐屯軍隊，還又劃出沿鐵道兩旁的地方，叫做鐵路附屬地，駸駸的便變成外國行政區域，中國在實際上和喪失領土差不多了。此外如法國的滇越鐵路，德國的膠濟鐵路，雖沒有這般行政的權限，而鐵路屬於外國所有，則與東清南滿安奉無異。以上的鐵路，不但外國對於中國有了經濟侵略的便利，便是軍事行動也容易得多。舉一個例來說，中國如果和日本開仗，日本便可由南滿鐵路輸運軍隊，佈滿東三省，同時便可以鐵路

附屬地，做軍事的策源地。

至於鐵路的所有權，屬於中國，而由外國投資者，如京漢粵漢川漢京奉津浦滬甯等鐵路皆是。以上的鐵路，雖然沒有將所有權屬於外國的危險，然某條鐵路由某國資本所建築，則某國在這條鐵路上，自然得著種種便宜，不特經濟的勢力，由此擴張，卽政治的勢力，也由此扶植，所以投資於鐵道事業，不但是外國資本家所爭先恐後，便是外國政府也隱隱在那裏發縱指示，或出頭露面，來做保鑣呢。

還有一件至重要的事，便是因爲投資鐵路的問題，引起銀行團的組織，結果各國聯合，向於中國，施行財政的束縛，馴致監督財政，這是我國人千萬不要忘記的。在一八九八年的時候，美國合興公司，取得粵漢鐵路之建設及管理權。及一九〇五年，中國備價贖囘。當時決定，廣東的部分由民辦，湖南的部分由官民合辦，湖北的部分由官辦。其後兩湖因沒有資本，遂於一九〇九年六月，向英法德借款，因以有三國銀行團之成立。繼因美國的抗議，於一九一〇年三月，容許美國加入，因以有四國銀行團之成立。借款總額，爲六百萬磅。跟着美國發

起幣制借款，總額爲一千萬磅，勸誘英法德三國加入，依然是四國銀行團操縱一切，於一九一一年四月成立。及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三月，日俄兩國正式加入四國銀行團便一變而爲六國銀行團了。數十年來，以帝國主義臨我之英俄德法美日六國，至是乃協同步調，以對付新產生的中華民國。不幸而那時擔當中華民國政府的重任者，適爲袁世凱。於是六國銀行團包圍勸誘，無所不至。美國因爲這樣的干涉中國內政，是違反於美國的國是的，於是命令美國銀行團退出。而五國銀行團依然老實不客氣，於二年（一九一三）四月，成立大借款，總額二千五百萬磅，償還期限四十七年，以鹽稅爲主擔保品，以海關稅爲增擔保品，以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的分擔經費爲臨時補充擔保品，此外還取得公債優先權。這一批的大借款成立，在各個帝國主義者方面，自然高唱凱歌，不必多述。而在中國方面，除了外患侵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之外，還平添了國內無數危機。第一是大借款合同未得國會通過，開政府違犯約法蔑視國會的惡例。第二是袁世凱得了這一批的大借款，遂用以和國民黨宣戰，以造成帝制自爲的張本，開政府媚外賣國的惡例。說起來，這銀行團，眞是害人不淺

最奇怪的，銀行團的成立，起源於鐵路借款，而元年以後，由英國提議，銀行團所担任的，以政治借款爲限，實業借款，及鐵路借款，皆爲除外，各國便也一律贊成。這是什麽意思呢？帝國主義之目的，在於經濟侵略，而經濟侵略的憑藉，在於政治上優越的勢力，所以政治借款，各國必須共同行動，不得有所軒輊，其他借款，便可放鬆些，予各國以單獨自由行動啊。

以上所述，名國之投資於中國，論事業以鐵路爲最大，而且因爲投資鐵路，惹起三國四國六國五國的銀行團，結果將鐵路借款，變爲政治借款，其關係重大，一至於此。此外還有幾件事實，也要附帶的說明如左。

一是礦山採掘權。如煤礦鐵礦等。此等權利或隨同鐵路一齊斷送，或單獨斷送，

一是森林采伐權。如鴨綠江沿岸等處將伐木權送給外人等等。

一是牧場權和漁業權。如俄國在北滿洲三姓等處設立廣大之牧場等等。

以上幾種權利，不僅是經濟關係，伴著政治關係（如領事裁判權等等）的結果，往往與鐵路權利相同，成爲各國割據的狀態。我們須要牢牢記著，不要被「開發天然富源是彼

此均有利益」等話頭，蒙混過去。

還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實，便是內河航行權，也於一八九八年，承認爲外國船舶而開放。於是如揚子江等，自下游至上游，外國船舶，如梭織一般。陸有鐵路，水有汽船，縱橫上下，無不如意。這樣的門戶開放，眞眞是特爲中國而設的。試問世界各國有這樣的類例沒有？

以上所述，種種權利，還是帝國主義者，用強迫或欺騙的手段，向中國以條約合同等等形式，取得來的。還有些連條約合同等等形式，一概沒有，只是糊裏糊塗的，便撈摸過來的。如郵政權等等。中國也沒過問，外國也就居之不疑。直至華盛頓會議，方纔承認撤消，還當作一件破天荒的大恩惠。這樣的糊塗賬，我們也沒甚麼說的，只可付之一歎了。

以上所述，各國投資於中國的事實，雖然在庚子之役以前已有萌芽，卻是於庚子之役以後方纔發達的。尤其於各國相互的關係協定以後，方纔以一日千里之勢而進行。而且進行之中，各國尤其注意於采用同一之步伐。這樣的緩進政策，自軍事上看來，固然是緩，自政治上尤其是自經濟上看來，只怕比瓜分論極熾烈的時代，還要急激些啊。

各國對於中國，在這時代的特色，固然是投資事業。然分割政策，也並非絕對放棄。遇有機會，能不多費力，而又不致惹起各國彼此間的衝突，則亦未嘗不猛烈進行。例如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八月，駐京英公使朱爾典突然對外交部，提出照會，關於西藏問題，要求如左。

一、英國政府不許中國干涉西藏之內政。

二、英國政府反對中國官吏在西藏擅自行使行政權。反對中國以西藏與內地各省同視。

三、英國政府不願許可中國軍隊駐紮於西藏境內。

四、以上各項，與中國約定之後，英國可承認民國。

同時並要挾中國政府，如不承認，則英國自與西藏直接交涉。英國覬覦西藏，已非一日，至此野心盡露。最可恨的，是以此為英國承認民國之交換條件。民國何須他來承認？而且民族革命，以漢滿蒙回藏平等結合為職志，如果開國之初，便斷送了西藏，又何貴乎有此民國？無如那時候的袁世凱，正想媚外自重，以摧鋤異己，於是和英國心心相照。竟於民國二年（一

一九一三）一月以後，承諾和英國正式交換文件。因以有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之中英藏會議。翌年四月二十七日，便共同署名於條約草案及交換文書了。

英國對於西藏，既用出這等手段，俄國對於蒙古，也就照樣進行。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九月，駐京俄公使赴庫倫，與各汗王公會議，於十一月締結俄蒙協約如左。

一、俄國爲使蒙古保持其自主權，及爲使蒙古保持其拒絕中國軍隊暨中國人駐屯蒙古之權利，與蒙古以援助。

二、蒙古政府對於俄國人與以商業並附屬議定書所列記之權利及特權。

三、如蒙古政府與中國或其他之國有締結條約之必要，若不得俄國之同意，不得違背本協約及附屬議定書。

那時候袁世俄對於英國之西藏交涉，已如上頭所述，則對於俄國之蒙古交涉，豈能例外。於是有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一月五日之中俄宣言。及翌年九月中俄蒙三國代表者會議於恰克圖。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七日中俄蒙協約二十二條成立。五年（一九一

六）以後，俄國疲於對德作戰，沒有餘力顧及蒙古的事。六年（一九一七）以後，俄國革命。對外態度，方纔一變。

由此可知，各國當投資時代，並沒有拋棄瓜分的企圖。若不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秋間，歐洲忽然起了一場大戰，則中國今日情形，當又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四）由歐洲大戰開始以至華盛頓會議

歐洲大戰，開始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秋間，至七年（一九一八）冬間，方纔停息。當大戰的開始，祇是同盟國方面德奧等國，和協商國方面英俄法等國對抗。其後兩方面各自裹脅其他各國，捲入漩渦。於是歐洲大戰，變成世界大戰。在大戰期內，歐洲各國，救死不遑，自然沒有餘暇和餘力來顧到中國。於是日本便成了獨食者了。不但武人政客，磨拳擦掌，現出涎流三尺的樣子。便是文人學者，也不斷的吶喊着，『快些快些，不要錯過了千載一時的機會。』自然這樣機會，日本斷不會錯過的，試看下文。

（一）日本對德宣戰破壞中國中立

當歐戰開始，中國政府如卽刻和德國交涉，收回膠州灣租借地，或以兵力恢復之，未嘗不是先發制人的一個要著。只是那時候中國政府爲袁世凱所盤踞，他那裏能有這些眼光和膽量呢？於是日本於八月二十三日向德國宣戰。他宣戰之目的，在攫取膠州灣租借地，和承繼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所不待言。日本在日俄戰爭後，依據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日俄講和條約，俄國放棄在朝鮮的勢力，並聲明旅順大連灣租借地，及由長春至旅順大連灣間之鐵道敷設及管理權，以中國承諾爲條件，讓與於日本，日本隨於同年十二月，和中國訂立北京條約，強迫中國承諾以上的條件。並將朝鮮作爲被保護國，不上幾年工夫，索性夷爲屬地，在中國東北一帶，已算可以橫行無忌了。於今更進一步而攫取了德國所經營的膠州灣租借地，和承繼了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則日本在中國的勢力，不但席捲東北，直欲問鼎中原。所以日本之對德宣戰，其目的不僅在對付德國，而尤在對付中國。試觀其一面對德宣戰，一面破壞中國中立，便可以知其用心了。例如濰縣是在戰爭區域以外的，而日本卻於九月二十五日派遣軍隊行抵該處，佔據車站，旋卽沿膠濟鐵路，繼續前進，所至佔據車站，竟於

十月六日，佔據濟南車站，並分兵騷擾旁近諸地。從前德國經營膠濟鐵路，並未駐屯軍隊，如今日本以占領膠濟鐵路爲名，趁勢派兵，深入山東省城。這樣的野蠻舉動，較之德國軍隊硬要通過比國，豈不更甚而中國政府依然吞聲忍受。於是日本更進一步，而爲二十一條的要求了。

(二)日本要求二十一條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日本遣駐北京公使日置益面遞二十一條要求於袁世凱。據確實的消息，日置益當時所對袁世凱說的是，『日本朝野上下，都以爲貴大總統是排日的，當懷疑慮，如果貴大總統能答應這項要求，則日人甚盼望貴大總統高陞。』袁世凱聽了『高陞』兩字，自然心領神會。從此表面文章的，磋商了幾個月，到五月七日，日本便發最後通牒，九日，袁世凱便答應簽字了。

二十一條的內容，分爲五號。第一號，關於山東的，共四條。第二號，關於南滿洲東部內蒙古的，共七條。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共二條。第四號，關於沿岸港灣及島嶼的，一條。第五

號，關於普遍的，共七條。其原案如左。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平和，並期將現在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烟臺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奉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第二款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采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第五款　中國政府應允關於左開各項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爲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

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願於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接關係且願增進兩國共同利益，茲議定條約如左。

第一款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采。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茲訂立專條如左。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

第一款　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第二款　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第三款　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第四款　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之鐵路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第六款　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

先向日本國協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許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以上五號，共二十一條。雖然彼此磋商結果，有所更改，但大體已經成立。最可恨的是，緊要條件，不便於條約上公然答應，却改作用照會聲明。如第二號的第六款，和第三號，都是用這種手段來承認。

第五號各款，除關於福建的一款，修改承認外。其餘各款，日本於發最後通牒之際，聲明脫離此次交涉，俟日後再商。

人人都知道中國若承認第五號各款，便等於宣告亡國。但祇就已承認者而論，山東是斷送了，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是斷送了，漢冶萍公司是斷送了，全國沿岸港灣及島嶼，與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以同一文字規定道，「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試檢一八九八年各國劃定勢力範圍的條約，便可知其意義所在，然則全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也斷送了。這樣斷送國家生命的條約，日本將一紙最後通牒，便輕輕的換過去。迴想一八九四年

的中日戰爭，眞是多費手脚。

然而這條約中國和中國人民自始至終何嘗承認過呢？這不過是袁世凱和日本的私相授受，中國和中國人民是沒有關係的。就法理上說，這條約並未經國會通過，當然不能發生效力。就事實上說，那時候的袁世凱，早已成了中華民國的罪人，他的行爲，沒有代表國家的效力。而且那時候，全國人民對於日本，深惡痛絕，如發起救國儲金團，及對於日本經濟絕交等事，都足以表出中國人民的意嚮所在。故此我仍敢說道，二十一條中國和中國人民始終沒有承認的。

(二)日本之借款及軍事協定

日本和袁世凱私相授受的結果，日本得了二十一條，自然袁世凱便也得了「高陞」了。然而民國五年，依然繼續洪憲元年，忽然夭折，袁世凱的生命，也就做了「高陞」的犧牲於是日本不得不手忙脚亂的用盡種種的方法，來保持二十一條，俾不致於失墜了。統計他所用的方法，約有二端，一是對於各國的，一是對於中國的。

對於各國，是怎樣呢？日本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三日，和俄國訂立新協約，內容是，（一）日本不加入敵對俄國之政治協定或團體，俄國不加入敵對日本之政治協定或團體。（二）如值締盟國之一造，所有在遠東之一切領土權利及特殊利益為彼造所承認者見侵逼時，日俄兩國當商互關於幫同防護此等權利利益應取之手段。這也可算得道明目張膽了。誰知同時還有一密約，認定於中國排除敵視日俄之第三國勢力。為日俄兩國利益而承認達此目的之共同行動。如值第三國取敵對行動，日俄兩國相約一致動作，講和亦共同行之。這新協約和密約，一方面是日俄兩國承認及保護在中國所得的利權。一方面是日俄兩國互相約束，以防制第三國之嫉妬行動。他所防制的，祇是第三國，至於中國，久已不在他的眼裏了。及至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二月以後，中國有一部分人，主張和美國一致，對德絕交，馴致對德宣戰。其用意所在，雖不一端，而比較近理的，是想借助美國來抵抗日本。其實這已是無聊之極思，宛如溺人在海裏拾着一條水草，便當做救生帶一般。然而在日本看來，已是大逆不道了。於是請求英國，以同意於日本之處分山東，為日本容許中國參戰

之交換條件。英國在那時候，正渴望中國參戰，便只得慌忙的答應道，『日本政府請求英國政府，將來在平和會議，關於山東之德國權利之處分，及關於赤道以北諸島之領土，英國當維持日本之所要求，並於此時與以保障。英國政府，欣然承諾。』日本既得了英國的答應，便挨次向法俄意三國，一樣的請求保障。俄國不用說，法意兩國見英俄已經答應，便也一樣的答應了。於同年五月，一切公文，交換停當。日本於是一變其阻止中國參戰之態度，而爲容許中國參戰了。日本的處心積慮，細密如此，可驚不可驚呢？

日本對於各國如此，對於中國又怎樣呢？中國自從二十一條以後，紀念國恥，旦夕不忘，日本是知道的。而中國一部分人主張參戰的用心，日本又已知道。所以日本在這時候，看着中國，宛如將死的蛇一樣，除了重重的一根將他打死，是不免復活的。既向各國安排妥當，使各國對於山東處分，一致保障。便開始對於中國攔頭一棍了。他從前曾經諷示中國政府，對德絕交宣戰，要慎重從事。又曾諷示中國政府，如要對德絕交宣戰，須得日本允許，至此却慨然的道，『你要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都來問我。』噫，這一來，中國一部分人主張『對外宣

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的正中下懷。而那一部分人主張參戰之原來目的，不但失了作用，並且適得其反了。參戰不惟不能借助美國，以抵抗日本，反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了。借款及軍事協定，便滔滔進行了。「將計就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日本正用的是這一著。而中國却偏偏的中計。可痛不可痛呢？

就借款來說，由參戰起至歐洲停戰止，中國何嘗出過一兵呢？而除了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的參戰借款二千萬元之外，還有同年九月的滿蒙四鐵路借款和山東兩鐵路借款。所謂滿蒙四鐵路，（一）開原海龍吉林間，（二）長春洮南間，（三）洮南熱河間，（四）由洮南熱河間之一地點達於海港間，共長一千餘里，借款二千萬元。所謂山東兩鐵路，（一）濟南順德間，（二）高密徐州間，共長四百餘里，借款亦二千萬元。其他如軍械借款以及零星借款，不可悉計。

就軍事協定來說，由參戰起，至歐洲停戰止，德國何從飛渡一兵至中國呢？而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五月的陸軍軍事協定，和海軍軍事協定，相繼成立。當時嚴守祕密，至民國八

年（一九一九）三月，方纔公布，是否當時祕密文件之約，已不可知。就其所公布者看來，是藉口於防備德國的勢力，由俄國蔓延，以至中國。其實當時德國方在歐洲悉力苦戰，有何餘力顧及遠東？這眞是不值一笑的。而協定內容，竟至許容日本軍隊駐屯中國境內。還又訂明關於共同防敵所需之軍械及軍需品並其原料，兩國相互供給。相互兩字，眞說得肉麻。老實的一句話，二十一條的第五號第三款，當時最後通牒所稱爲俟日後再商的，如今已實行了。

有人說道，「中國若沒有內亂，參戰或不致有名無實。」殊不知當日本擔任借款和供給軍械的時候，參戰早已有名無實，另成了「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的局面。日本一方面破壞中國參戰的原來目的，一方面煽動中國的內亂。這種嶄新的侵略手段，眞是日本軍閥政客的一大發明。當時若沒有西南半壁苦苦撐持，以反抗日本的侵略行動，中國的生命定然葬送於日本閥棍之下。

## （四）日本之於巴黎和會

日本對於中國之單獨侵略行動，既然因歐戰而開始，則歐戰結束的時候，便也是日本

單獨侵略行動停止的時候，這是當然的理論和事勢。所以當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歐戰告終巴黎和會將開的時候，久困於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都以爲這是中國轉危爲安的一個機會。於是全國以內有知識有血氣的人民，都集注視線於巴黎和會，尤其集注視線於中國專使團在巴黎和會的行動。

中國所提出於巴黎和會的是什麼呢？（一）以參戰國的資格，主張收回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及利益，及收回膠州灣租借地。這名是對於德國，實對於日本。故此歷述日本當對德宣戰時破壞中國中立之事實，和日本在沿膠濟鐵路之橫暴行動，以及二十一條之簽字，出於強迫，以期動各國之視聽，而得其同情。（二）以公道和正義爲根據，對於各國，提出希望條件，其內容爲舍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綫無線電報機關，裁撤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及關稅自由權。以上諸項，都是關係中國生死存亡的，僅僅說是希望，已經可憐。所用的文字，語氣力求雅馴，不失紳士風度，尤其是可憐之至。

巴黎和會對於中國所提出的是怎樣的決定呢？（一）對德和約中第一百五十六條

至第一百五十八條，明白規定，德國依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和中國締結的條約，及關於山東省的其他一切之協定，而取得之權利及特權之全部，爲日本而放棄之。德國在膠州灣的國有動產及不動產，和德國關於該處直接間接的各種建設或改良，以及因爲負擔費用而得以主張之一切之權，都無償無條件的，由日本取得保持之。德國須於本條約實施後三個月內，將膠州灣地域內關於民政軍政財政司法及其他一切記錄登記簿圖面證書以及各樣文書，都交割於日本。（二）以和會議長法國首相克里蒙梭的名義，對於中國希望條件，給中國專使團一封回信，說道，「本會議充量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不能認爲在平和會議權限以內，擬請俟萬國聯合會行政部能行使職權時，其注意。」以上便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中國在巴黎和會中所得的結果。

中國何以會得著這樣的結果呢？這裏頭有幾個原因。

一是關於各國的。在歐戰中，協商國方面所唱道的，什麼「正義」「人道」，都是一種瞞人耳目的假文章。我不敢說各國的人民沒有眞是主張「正義」與「人道」的。至少當

時各國的政府，完全還是『正義』與『人道』的公敵。他們對內，正想乘著戰勝的榮耀，來眩惑國民，使之向後倒退，歸於腐敗保守的原位。對外正想以甲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乙帝國主義，以領受他的遺產。似這種的思想，如何能容得中國希望條件實現呢？至對於日本和中國，拿他們的勢利眼光來看，何至於為一個弱小國來得罪一個強大國？就算沒有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五月日本和英法意各國關於山東處分之約束，他們也自然左袒日本的。

一是關於美國的。威爾遜的十四條，當發布之始，竟能使一般弱小民族仰首徼呻，含了無限的希望。誰知到了巴黎之後，和各國的專使一混，昏頭塌腦的，將十四條忘記得一條不賸了。對於一般弱小民族如此，對於中國，何獨不然。所以中國的希望條件，是不會記在他心上的。至於他對於日本，因為美國和日本利害衝突的原故，他還沒有忘記。初到巴黎的時候，和克里蒙梭商量，西方德意志已打倒了，如今還要打倒東方的德意志（日本）。克里蒙梭回答他道，法國如今打得筋疲力盡，除了戰後休息和永遠的拴縛住德國，其他不暇過問。他碰了這個冷釘子。再和英國首相路易喬治商量。路易喬治卻大表同意，他高興得了不得，誰

知路易喬治祇於借此買他歡心，好等他在和會幫英國的忙，其他一切，皆可拉倒。日本和英法意所秘密締結的關於山東處分的約束，他還在睡裏夢裏。及至知道的時候，也只好假裝糊塗。聽說他還勸中國專使團簽字於對德和約爲有利呢。

一是關於日本的。日本自知在歐戰期內，所攫得於中國的權利太多了，各國必然嫉妒的。好在這時候，各國方忙於對德對奧對土耳其，還沒有閒工夫來和日本算賬。而且關於山東處分，早已得著英法意等國的承諾。有了這般把柄，只對付一個美國，就覺得容易了。

一是關於中國的。「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的結果，在和會裏自然要討沒趣。而且二十一條雖然可說由於強迫，而滿蒙四鐵路山東兩鐵路的換文，都有欣然同意的字樣。這不但要討沒趣，直頭要討侮辱了。

以上種種，都是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原因。在這時候，差強人意的，是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運動，接著全國學生的運動。揭着內除家賊外保國權的旗幟，以後逐漸凝成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爲國民革命指出一條道路。而對德和約簽字之際，中國專使團鑑

於國內學生的激昂，和巴黎中國留學生的憤怒，也就順從民意，拒絕簽字。這可算得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值得稱許的。

（五）日本之於新銀行團

與巴黎和會同時，尙有一件重大的事，便是各國銀行代表者，在巴黎開會，决議對於中國之借款方法，這是新銀行團成立之起點。本來美國銀行團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已經退出六國銀行團的團體，歐戰以後，英俄德法四國，又都已無力他顧，所以實際上只賸日本一國單獨的借款於中國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八月，已成立了第一回的前貸金契約，金額爲一千萬元。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一月，又成立了第二回的前貸金契約，金額也是一千萬元。美國看見日本如此的自由行動，不得不於同年十月，發起美日英法四國的新銀行團了。那時候美國財力最富，英法都仰其供給，自然一惟美國的馬首是瞻，日本豈有不知道的。所以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各國銀行代表者在巴黎開會之後，日本銀行團代表者，便向美國銀行團代表者，提議滿蒙除外。所謂滿蒙除外是什麽呢？便是於日本有特

殊利益之滿蒙地方，應該除出於新銀行團範圍之外。換句話說，滿蒙地方，應該還讓日本獨食。美國自然也就針鋒相對的，不肯退讓。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五月，日本銀行團代表者，向美國銀行團代表者，表明撤回去年六月滿蒙除外之提議，以無條件加入新銀行團。於是同年十月，四國銀行團代表者在紐約開會，議決新銀行團的規約。這一番交涉，在日本實是苦不堪言，較之歐戰期內的極端自由，眞眞相形見絀。然而日本的讓步，畢竟也還不多。試舉出如下。（一）南滿洲鐵道，及其現在之支線，和該鐵道附帶事業，如鑛山等，不屬於四國銀行團之範圍。（二）洮南熱河鐵道，及由洮南熱河鐵路之一地點至於海港之鐵道，包含於四國銀行團規約之條項內。（三）吉林會寧間，鄭家屯洮南間，長春洮南間，開原海龍吉林間，吉林長春間，新民屯奉天間，及四平街鄭家屯諸鐵道，在四國銀行團之共同活動之範圍外。由此看來，日本所讓步的，僅是第二項，其他依然如故。在美英法三國方面，民國八年五月在巴黎所決議的「關於一切企業，尤其是鐵道，應認是不可分之共同事業，不宜以部分的而處理之，」究未完全達到。我們把新銀行團的成立經過，仔細考量，於美英法之繼續

經營投資之用心，和日本據滿蒙爲己有之用心，都可以看出來了。

（五）由華盛頓會議以至今日

如上所述，各國在歐戰期內，以及巴黎和會前後，都還不能抑制日本對於中國之單獨侵略行動，這是各國所不能甘心的。帝國主義的國家，爲公道正義，固然不肯出力，爲自己的利益卻不能不出力的。所以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十一月，便由美國發起所謂華盛頓會議了。

華盛頓會議，由美國發起。參與會議者，爲美比英法意日本荷蘭葡萄牙及中國，共九個國。這會議所討論決定的，不祇關於中國的事。然關于中國的事，卻也是這會議中的重要部分。有人說道，「美國上院既拒絕批准巴黎和會所締結的和約，故此另開這會議，以爲中國帮忙。」這可算是完全看錯了。這會議的精神和目的，不是以「公道」與「正義」爲根據，祇是以各國自己的利益爲根據，不是帮中國的忙，祇是抑制日本在歐戰期內對於中國之單獨急進的侵略政策，而復歸於歐戰以前各國對於中國之共同緩進的侵略政策。不但這

樣，歐戰期內，各國所受競爭的教訓，也不少了，所以覺得彼此衝突的原因，更要避開，而共同行動，更要密切。所以這會議的結果，使各國對於中國之經濟侵略，更入於共同行動的軌道，何以見得呢？請看這會議的結果。

中國對於這會議的希望，以爲在巴黎和會所得不到的要求，至此可以相償，然而會議的結果，卻把中國自巴黎和會以來所始終堅持的「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張，完全拋棄。還要掩飾其詞道，「英美諸國，居中紹介」。其實不過是從旁逼迫罷了。須知道膠州灣租借地的交還，日本早已於要求二十一條約時候，提出照會。日本明知道膠州灣租借地，日本雖然權時占領，萬無不交還之理。卻偏要將交還的照會，和二十一條的要求同時提出。他的照會原文是：「日本國政府於現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委於日本國自由處分之時，以左記條件之下，還付該租借地於中國」中國因爲不承認二十一條，並不承認此照會。且以參戰國的資格，主張在巴黎和會裏，直向德國收回膠州灣租借地等等。如今既逼迫著和日本直接交涉，那便是承認日本在巴黎和約裏已取得了德國的權利，再由日本交還

中國了。這不但和中國拒絕簽字於巴黎和約的初心，大相刺謬，便是於美國上院拒絕批准巴黎和約的理由，也解人難索了。還有一層，日本於巴黎和約承認日本取得德國權利之後，志得意滿，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一月，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公文，以巴黎和約爲二十一條之保障，而以交還膠州灣租借地的照會，爲二十一條之交換品，以要求中日直接交涉。中國若承認直接交涉，不但無異承認巴黎和約，而且無異承認當時的照會和二十一條。所以日本全權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二日在華盛頓會議極東總委員會裏，狠得意的說道，『無論何國，以領土權或其他重大之權利，讓與他國時，固然不可不躊躇。但既經一度由條約而讓與，則無廢棄之理由。故二十一條，當維持如舊』。這種論調，日本固然得意，中國只有痛心。所以這次交涉，中國在二十一條的解釋上，和交還膠州灣租借地的條件上和手續上，雖略得了些便宜。而承認全國所拒絕的巴黎和約，甚至承認全國所痛心疾首引爲國恥的二十一條，卻眞眞是莫大的損失和恥辱。各國何以逼迫著中國這樣的做法呢？因爲各國的本意，祇要日本嘔出些已吞下去的權利，以平各國的嫉妬，彌各國的缺望，至於正

義咧，公道咧，帮助中國咧，完全沒有這一回事。

對於中日交涉，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不過如此。至於中國的希望條件，在巴黎會議，只向萬國聯合會一推，而在華盛頓會議，却還討論了一些。其中如取消勢力範圍問題，誘爲已成往事。如撤退外國軍警問題，落得一個授權於各國駐在北京外交代表。並保留各國承認或拒絕的自由。如裁撤外國郵電問題，僅僅承認取銷在中國的郵政代辦所，但租借地或條約特別規定的，仍在例外。這已經是敷衍辦法了。最令中國失望的，莫過於歸還租界歸還租借地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權四項。這四項都是中國生死存亡所繫的。歸還租界一項，絕對的叫做不消提起。歸還租借地一項，日本老實的說，膠州灣早已決定交還的，旅順大連灣休想，英國老實說的，威海衛可以交還，九龍休想，其實後來威海衛還是落空，法國對於廣州灣的交還，含含糊糊的，便拉倒了。取消領事權一項，諉之於各國政府所組織之委員會，考察一切，再定漸進或其他的方法。中國代表團請各國定一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日期，結果仍舊一個扯淡。似此空空洞洞的話頭，我們在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中英條約第十二條裏，已見

慣了。何取乎要這一囘會議呢？收囘關稅權一項，更是豈有此理，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辦法，既聲明不變更現在的海關行政，（卽是照舊用外國人代辦）又主張用漸進的方法，來達到關稅自主的地步。這已是我們國民所不能承認的。誰知各國還聽不入耳，一面說著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行政完全，一面卻要爲中國代訂關稅。這是何等的言不顧行？中國既不能爭囘關稅自主權，不能撤消關稅協定，便是中國的主張失敗。至於裁釐加稅等話頭，我們在馬凱條約裏，已見慣了，便是裁釐以後，實行加稅至値百抽一二·五，也無非是些枝節，何況連這些枝節，也向特別關稅會議一推呢？如此說來，中國的希望條件，究竟得著了些什麼？須知道外國行政地域如租界如租借地等，以及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正是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所挾持的利器，正是所謂在中國取得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以施行經濟侵略的重要條件，與虎謀皮，中國也可廢然思反了。

綜觀華盛頓會議，中國所得，眞眞是不償所失。最可恨的是中國所要得的，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恢復國家的平等與自由。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如故，而

且各國原有之讓與權專占權經濟優先權，反因九國條約，而得了一番正式承認。中國是九個國裏頭的一個，中國是自己制限自己，各國卻是自己保障自己，和互相的保障了。這一個當，眞眞是上得不小。而中國還有些人說道，「中國總算得些便宜」。我從前看見英國一張滑稽諷刺畫，畫一個中國人，被一個外國人，揪著辮子，按在地上，而中國人卻偸眼把外國人衣袋裏漏出來的有孔錢，摸了過去，攫在手內。唉，這便是華盛頓會議裏中國的寫照。唉，這不但可憐，而且可惡。

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中國脫離了日本的單獨急進的侵略政策，而復歸於各國的共同緩進的侵略政策。於是凡遇著中國的問題，各國都是共同一致的，來對付中國。舉例來說，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的臨城案，本沒有十分大事。土匪刼去的外國人，祇二十餘，而刼去的中國人，共一百餘。不見得中國人的命，格外比外國人賤？也不見得外國的鐵路上便沒有土匪出沒的事情？然而英美法日意等國公使，便立卽向北京政府嚴厲質問。一時使館的消息，和商會的議論，以及外國報紙的紀載，什麽監督財政咧，全國水陸交通要隘派外兵駐

防例。援庚子例援軍入華例，各鐵路出外人辦理警務例，要說便說。隨後外交團提出正式要求，一是每人賠償八千五百元。二是特別編制護路警隊，管轄於外國軍官之下。三是山東督軍田中玉以下均免職。及至曹錕所選成功，想求公使團承認，公使團便要挾，以應允臨城案要求，爲交換條件，曹錕便連忙答應，祇於將第二項略爲修改。似這樣的尋常劫案，卻共同一致的，拿出這些手段。又如同年三月間，駐泊長江之英美日本各國海軍軍艦，聯合開會，討論組織長江聯合艦隊特別警備方法。至八月，日美兩國海軍司令繼續提議，并由美國海軍司令代表各國到北京和公使團接洽。這般的封鎖中國內河的野心，早已將華盛頓會議對於撤退外國軍警問題的眞意，完全暴露出來了。又如同年冬間，廣州政府主張廣東海關關餘應歸廣州政府所有，不應交付北京政府，俾得取以爲侵犯廣州政府之用。理由本極正當。乃駐京英公使，據廣州總領事及海關稅務司的報告，遂請北京外交團，調遣六國軍艦二十隻，進泊廣州城外之白鵝潭，向廣州政府，加以恫嚇，又如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夏間，廣州商團蓄意作亂，先向英國秘密訂購軍械，英國便也秘密售與，而且所過口岸，概不檢查。及至

運械入廣州政府所轄境內，爲廣州政府查辦，商團仗着英國，向廣州政府，公然反抗。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便也公然致類似哀的美敦書的公文於廣州政府，稱廣州政府如果攻擊商團，英國海軍便發砲攻擊廣州政府。似此蠻橫無理，干涉中國內政，各國對之，都不開口。又如同年冬間，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因不堪資本家的虐待，和工人的窮困無告，相約罷工，租界各捕房，同心合力的拿捕工人，盡法懲治，同時對於主張公道的報館，也做出蹂躪出版自由，和拘傳主筆的酷烈手段。又如同年冬間，因中國人民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北京外交團一致行動，向著臨時執政，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之交換條件。諸如此類，指不勝屈，尤其以摧殘中國新發生的國民運動，和農工團體要求解放的運動，爲其特色。

我們仔細觀察之後，可以下一斷語道，由華盛頓會議以至於今日之時代，各國對於中國所用的侵略政策，比之由庚子聯軍之役以至於歐洲大戰開始之時代，更進一步。因爲他們的注意點，專在於干涉內政，禁止中國民族的復興，我們若不能與以充分的抵抗，中國的存在，便無望了！

## 第四　中國國民革命抵抗帝國主義

當鴉片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雖然還沒有眞切，然而抵抗帝國主義的意志和感情，卻極其強固，極其熱烈的。回顧當時，兩廣總督林則徐，督同人民，嚴守虎門一帶。英國的海陸軍見廣東有備，計不得逞，遂分兵侵擾廈門定海，以至大沽。糊塗的滿洲政府，不去嚴飭兵備，反歸咎於敵不敢犯的林則徐，換一班糊塗蟲如琦善等，來應付英國，以致一敗塗地。然其後英國要求入廣州省城之役，英國的兵艦，已闖入省河，要拘留兩廣總督渾稱薯莨頭的徐廣縉爲質。廣州附近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夾屯兩岸，呼聲震天。英人惶懼，不敢復言入城事，并請仍修舊好。假使當時徐廣縉和廣東巡撫渾稱大冬葉的葉名琛，能團結兩廣人民，實行防備。英法聯軍之役，未必就這樣得志。縱使得志，也沒有這般容易。

太平天國之役，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雖然借助英國以打倒太平天國，然而太平天國

寧可敗亡，不求助於外國的強毅精神。他還沒有失却中國民族的本色。

自從中法戰爭之後，孫逸仙先生便從事於國民革命的運動。及中日戰爭之翌年，孫先生便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從此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便有了統率的領袖，和指引的導師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就一方面說，是革滿洲政府的命，以求國內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就又一方面說，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只看他從事革命運動，起於中法戰爭之後，第一次革命軍，起於中日戰爭之後，便可以明白了。

庚子之役，北方數省的義和拳，因憤恨各國的侵略而起反抗。他的動機是不錯的。可惜所用的方法，是以拳頭敵機關槍，未免太拙劣了。同時又建了什麼扶清的旗幟，足使國民革命運動，爲之迷惑。所以孫先生便起第二次革命於惠州，使國民革命運動的意義，更爲明顯。

自經第二次革命軍之役，國內外的會黨團體和智識階級，逐漸加入國民革命運動。至日俄戰爭時候，國民革命的團體，已遍於十七行省。自此之後，不斷的和滿洲政府奮鬥，卒以造成辛亥革命。當時雖因顧慮滿洲政府又效借助英國以打倒太平天國的故智，未敢公然

宣布廢棄鴉片戰爭以來一切不平等條約，以防止各國之扶助滿洲政府。然而孫先生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就職臨時大總統之際，曾宣言「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他的推翻片面義務的條約之決心，已明白的表現出來了。

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之後，孫先生便專心致志於抵抗帝國主義，以期完成國民革命的事業。所以他在上海外國人歡迎會的演說，主張收回租界。接着又發表他的鐵路政策。于是帝國主義者，曉然于孫先生的用心，不是僅欲取滿洲政府而代之，乃是欲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以樹立平等自由之中華民國。於是帝國主義者認定孫先生是他們前途的障礙物，以後便盡力破壞無所不至了。

中華民國，剛纔產生，六國銀行團，便告成立，六國一齊出其辣手，以扼住此新產生的嬰兒之咽喉，接着於民國二年借款二千五百萬磅於袁世凱，供其反革命之用。這是帝國主義者破壞國民革命運動的第一次成功。

民國六年以後，日本對于北京政府，不斷的供給借款及軍械，以資其掃除革命黨之用。

這是帝國主義者破壞國民革命運動的第二次成功。

民國十二年以後，英國爲首，各國爲從，派遣軍艦，在廣東省河，爲種種示威運動，以脅迫廣州政府。同時英國並唆使商團，資以軍械，使之反抗廣州政府。這是帝國主義者破壞國民革命運動的第三次成功。

然而帝國主義者的成功，都是假的。何以見得呢？一面國民革命運動的領袖和導師孫先生對於帝國主義者，始終奮鬬，從民國六年他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以後，以至于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他在北京身死，他始終沒有借過一文的帝國主義者的外債，沒有要過毫厘絲忽的帝國主義者的助力，而且隨時隨地都表示出他抵抗帝國主義之目的和精神，臨到他身死的三個月前，他還提倡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他的宣言，普及於中國國民的心目之間，臨到他身死的前一日，他還囑咐他的同志，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他始終沒有放鬆了抵抗帝國主義的使命。一方面全國內外加入國民革命運動的，一日多一日，五四運動以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傳

遍於全國內外，尤其是學生農夫工人等，感受最切，認識最深，都已知道帝國主義和國民革命是不能並立的了。這樣看來，是帝國主義成功的終結呀？還是帝國主義失敗的開始呢？

當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抵抗帝國主義最激烈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極有力的聲援，這便是俄國革命。俄羅斯帝國，本是對於中國急進侵略的一員猛將。自從日俄戰後，雖然其鋒稍殺，然侵略政策，仍舊不斷進行。例如加入六國銀行團，以及和日本締結種種協商和密約，都是上頭已經說過的。還有民國以來，用種種方法，勾結外蒙古，脫離民國，和英國對於西藏，眞是並駕齊驅。歐戰以後，因爲屢戰屢敗，纔沒有餘力在中國北部興妖作怪。及至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俄國革命之後，對內將君主專制政體，摧毀無餘。對外不但拋棄了自己向來的帝國主義，而且還反對他國同樣的帝國主義，及至革命基礎穩固以後，更進一步，向於世界上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民族，來抱不平，要帮助他抵抗帝國主義，解除壓迫，以恢復平等自由的地位。對於中國已屢屢表示這番意思。卒于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夏間，和中國締結中俄協定。今試將這協定的重要內容，列出如左。

第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條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三原則，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約協定等項。

第四條　蘇聯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立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爲無效，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

以上兩條，是這協定的原則。一方面將以前和中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完全廢止，一方面重新締結平等條約。此外還有列舉的幾條，都是根據着原則而來的。列出如左：

第十條　蘇聯政府允予拋棄前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根據各種公約條約協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權及特許。

第十一條　蘇聯政府允予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

第十二條　蘇聯政府允諾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

第十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約第二條所定之會議中訂立商約時，將兩締約國關稅稅則，采取平等相互主義，同時協定。

以上幾條，都是從前不平等條約中的重要內容，故此特別的列舉出來，宣告廢止。此外如關於中東鐵路，（即從前的東清鐵路）關於外蒙古，所定辦法，都是和原則精神的，沒有歧異的。

蘇聯政府所以和中國締結這協定，完全因爲要貫澈他革命的宗旨淸楚明白，沒有疑義。我們試將這協定和鴉片戰爭以來的條約相比較。再將這協定和華盛頓會議的議決案相比較。便可以立刻看出，那個是實行帝國主義，那個是實行革命，那個是對於中國實行侵略政策，那個是對於中國實行平等互助政策了。

最可惡的，有些輕嘴薄舌的人說道，「蘇俄自革命後，國力已不如前，橫豎不能維持在中國的霸權，索性做個人情。」這些話不但輕薄，而且糊塗。慢講蘇俄國力，現時比從前更爲強盛，即使蘇俄國力，果不如前，他至少也可援利益均霑的例，與各國一樣的享受不平等條

約的權利。荷蘭西班牙葡萄芽等國，他的國力，何能以霸權施之中國，爲什麽他也能在中國享受不平等條約的權利呢？從來强盜成夥，帝國主義者創出利益均霑的例，便是這個意思。蘇俄入夥，各國定然歡迎，各國正因爲他不入夥，恨他至于刺骨呢。若謂蘇俄急於求中國的承認，蘇俄或者果有此心，但他若要維持不平等條約的權利，只消向各國入夥，不怕各國不爭先恐後的，包圍中國，要承認蘇俄，他又何必將從前帝國力征經營幾十年所獲得的特權及特許，一齊拋卻，以換得中國的承認呢？從來輕薄的話，必是糊塗，他自以爲伶俐聰明，其實入在糊塗蟲裏面。如以上的話，便是一例了。

還有些人說道，「蘇俄這般舉動，便是過激主義之一端。」哼，過激主義，原來是這樣解釋的，無怪乎各國對于中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目爲過激主義了。鴉片戰爭以來一切不平等條約，不算過激主義，這樣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中俄協定，卻算過激主義，怪道中國眞是生成的命要永遠做帝國主義的奴隸麽？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四月袁世凱在參議院的宣言，內中有幾句話道，「邇來外人對我態度類皆平和中正

表示贊助之誠，固徵世界之文明，更感友邦之睦誼，凡我國民，務當深明此義，以開誠布公鞏固邦交爲重，凡從前締結之條約，均切實遵守，其已締結而未辦之事，迅速舉辦」一呼，這纔是反過激主義，這種宣言，北京政府果然切實遵守，以至今日，所以帝國主義者同聲歡呼道，「不平等條約萬歲」。

只是中國國民決不會爲過激主義所駭倒，而不會拭眼細看誰是維持不平等條約誰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所以自中俄協定以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更加激烈。孫先生遺囑說得好，「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是國民革命成功的不二法門。

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已成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而打倒帝國主義，較之打倒軍閥，尤爲根本之根本。因爲是近曆史上種種事實，已證明軍閥賴帝國主義而生存，軍閥不過爲帝國主義之傀儡，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軍閥決不會打倒，卽使打倒一個傀儡下去，第二個傀儡又上來。反之帝國主義打倒了，軍閥自然也就打倒了。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

命一切根本之根本。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便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最大工作。

有些人說過，「以現時中國的國力，要打倒一國的帝國主義，尙做不到，何況要打倒各國的帝國主義呢，這不是義和團第二麽？」我們誠實正當的答道，義和團是排外的，國民革命不是排外，祇是打倒帝國主義，如果各國能自動的將帝國主義廢止，那麽，便是我們最親愛敬重的朋友了，方平等互助之不暇，還有什麽外可排呢？現時各國雖都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卻不都是帝國主義的國民，帝國主義的流毒，直接受之者，是中國國民，間接受之者，是各國國民。只看經濟現象，便可明白。故此各國國民打倒帝國主義的心事，較之中國國民，不相上下。中國國民如果和他們通力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正是各國國民所切望的。因爲帝國主義打倒以後，受其益的，不但是中國國民，便是各國國民也同受其益。然則國民革命所引爲對象的，祇是各國帝國主義的政府。以中國國民的力量，合之各國國民的力量，來打倒他，有何做不到呢。

又有些人說道，「從來對外問題，是要內力充實之後，方纔可以解決，如今中國所需要

的，是充實內力，如整理財政經營實業修明政治振興教育等等，都是刻不容緩的事，若不先從這些着手，而汲汲於解決對外問題，所謂先後倒置了。」我們答道，上頭已經說過，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之根本而打倒帝國主義，尤爲根本之根本。如果不信，請舉個例，來說明白。整理財政，豈不是充實內力之第一條件。然因軍閥窮兵黷武把持割據貪贓枉法等等結果，使財政日益紊亂，何從整理呢。所以整理財政的先決問題，是打倒軍閥了。然而軍閥和帝國主義相勾結，一任全國人民，深惡痛絕，設法抵制軍閥，而帝國主義者，卻大把的借款給他，軍閥得了這大把的借款，一任人民抵制，他招兵買馬，依然揮霍自如，而且倚仗着勢力，來壓迫人民，便連抵制也做不成，只好吞聲飲恨的，聽其爲所欲爲了，結果軍閥縱橫日益加甚，財政紊亂日益加甚，還說什麼充實內力，所以打倒軍閥的先決問題，是打倒帝國主義了。這樣說來，是誰「先後倒置」啊？整理財政是如此，其他經營實業修明政治振興教育等等，也可類推。古人說得好，「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我們還是以對外問題爲先呀？還是以爲後呢？

又有些人說道，「廢除不平等條約，各國並沒有十分不肯，只要中國有相當的準備。例如撤消領事裁判權，各國不是要等待中國改良司法養成法官人格，便肯撤消了麼？中國不從事相當的準備，而徒然高叫撤消不平等條約，不但無以服人，而且沒用。」我們答道，這可被帝國主義者瞞過了。即以領事裁判權而論，中國一方面固然要改良司法，養成法官人格，然這都是伴着政治清明而來的，照帝國主義者操縱軍閥的情形，政治清明，如何能做得到。況且所謂改良司法養成法官人格，都是程度的問題，如果帝國主義者眞願意放棄領事裁判權，也就無須於目前鰓鰓過慮。試看俄蘇已放棄了領事裁判權了，德奧因戰敗的關係，領事裁判權也不復存在，然以上幾國，何嘗因爲沒有領事裁判權而失了安全的保障。反之帝國主義者如果沒有眞願意放棄領事裁判權，那就無論中國司法如何改良，法官人格如何養成，他也不患無所藉口。故此我們對於領事裁判權的撤廢，不但要於司法改良及法官人格養成做相當的準備，尤其要於國民革命加倍的著力。例如土耳其的安哥拉政府，因爲能戰勝希臘，能將土耳其國家致於獨立自由，便能在洛桑會議爭得撤消領事裁判權的期限。

這都是土耳其國民黨及國民軍奮鬥的結果。這纔是撤消領事裁判權的根本辦法。我們要於此著眼，不要被帝國主義者什麼相當準備的話頭，輕輕瞞過。

又有些人說道，「照國際公法的原則，條約是雙方同意來締結的，不能以單方的意思，而輕言廢除。」我們答道，這些話真是大錯而特錯了。自鴉片戰爭以來，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都是帝國主義者以威力及詐術種種手段取得來的，中國國民，何嘗有過一些同意。例如南京條約，由鴉片戰爭所造成，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由英法聯軍所造成，馬關條約，由中日戰爭所造成，辛丑議和條約，由八國聯軍所造成，明明是以武力掠奪得來的，何嘗有中國國民的同意？又加一八九八年的種種租借地條約，及劃定勢力範圍條約，以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的二十一條，都是以武力脅迫得來的，何嘗有中國國民的同意？又如濟順高徐兩鐵路和滿蒙四鐵路的換文，中國公使有「欣然同意」字樣，似乎可算是同意了，其實這是用一種詐術，利用中國不成材料的政府，偷偷摸摸得來的，中國國民連做夢也不知道，又何嘗有什麼同意？還有一層，滿洲政府的媚外自私，爲中國國民所不能忍，故起而革命，滿洲

政府手裏所締結的條約，中國國民不能同意，已可瞭然。革命以後，北京政府，手裏所締結的條約，多是在北京政府違犯約法，北京政府自身在約法上失了資格之時，中國國民，早已起而革命，宣言不能承認他所締結的條約爲有效，其不能得中國國民同意，更無待言。如此說來，所謂雙方同意，眞是欺人之談。還有一層，國際公法是什麼呢？不過是保障強國對於弱國之權利的一種工具罷了。強國既以威力及詐術向弱國取得權利，還要以公法來做所取得的權利之保障，這不是狠和羊講理一樣，只有狠的理，沒有羊的理麼？照現時帝國主義者的貪黷情形，要得他同意，來廢除不平等條約，眞眞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試看看啊，日本全權在華盛頓會議極東總委員會席上，關於二十一條的一番說話，便是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明白答覆了。

## 第五　在國民會議關於國際問題的提案

我們根據以上種種事實和理由，所以準備在國民會議提出國際問題的議決案如左。

自鴉片戰爭以來所有一切不平等條約概行廢除，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條約。

以上是原則，根據原則，列出條目如左：

（一）收回一切已失的領土。

（二）從前中國的藩屬，如朝鮮安南等，皆恢復其已失的國家，並其國家之獨立平等，其願與中國爲聯邦與否，聽其自由。

（三）收回一切租界。

（四）收回一切租借地。

（五）收回在中國領土內屬于外國所有之鐵路並鐵路附屬地。

（六）廢除現在北京公使館區域制度，撤消其軍事設備及駐屯軍隊暨警察權。

（七）撤消一切勢力範圍之規定。

（八）撤消外國軍隊警察駐屯中國領土以內之許可。

（九）收回外國船舶航行內河之權。

（十）撤消領事裁判權。

（十一）關稅自主。所有從前關稅協定，及以外國人爲稅務司，暨民國以來，關稅所入，由各稅務司以稅款逕交匯豐銀行，存入總稅務司名下，按月由總稅務司分配用途之種種荒謬制度，一律掃除。

以上十一條，都是關於領土之完整主權之獨立，極其重要。其他各事，悉可類推。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整理外債，分別何者當還，何者不當還，及如何還法。並且還要聲明，各國對於中國不得再用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機會均等各字樣，以侮辱中國。我們於提出此議決案之際，高聲大呼道：

廢除不平等條約！

打倒帝國主義！

中國國民革命成功！

中華民國獨立平等自由萬歲！